

橡皮
VOL. 10
中国先锋文学

特

刊

张羞 诗歌特辑 (2002-2024)

主 编 杨 黎

特约编辑 林东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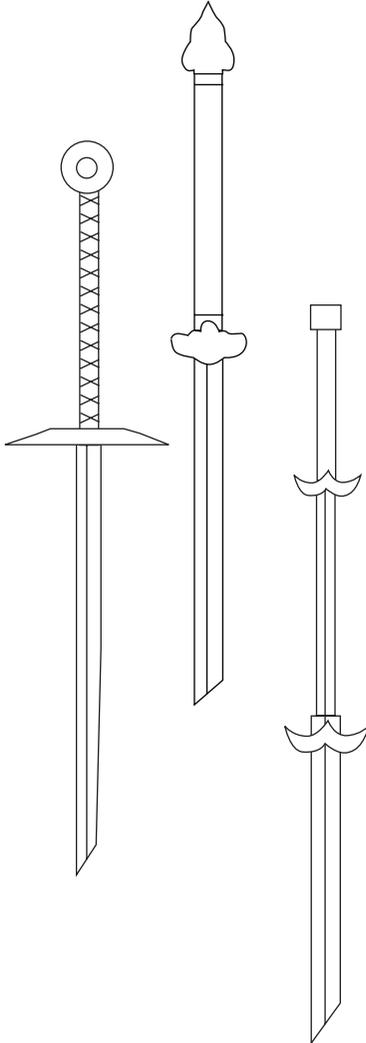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SEAN

出 品 橡皮出版基金

日 期 Dec. 2024

THE ERASER
CHINESE AVANT-GARDE WRI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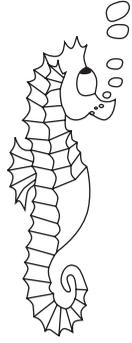
Editor in Chief
Yang Li



诗，一种简短的写作。

SPECIAL ISSUE

目
CONTENTS
录



000

008

060

079

119

132

199

247

288

316

329

365

381

411

436



张羞，杨黎（北京 2003）

主编语

From The Editor

从上至下，写作形态和写作的内容成千上万，但**写作本身却只有两种。一种是语义的，一种是语音的。**语义的写作，是一个语言工作者的本质工作，其目的仿佛程序设计、整理和发现。它的核心形式就是用意义标注声音，完成语言内部的整合。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应用文写作，建制派的比喻手法。

而另一种写作，是语音的写作，其实就是为了脱离语义标注和限制的努力。所写所作，都在借意还音，也像检查部门所说，如实记录（相当于坦白所回报的宽大处理）。

我通常把这样的写作称之为诗歌写作。它的特点是酷，写作也就是玩酷。但我不太会。

这样的写作几乎没有意义，所以也没有价值。它之所以构成写作这一行为，并且影响深远，仅仅是因为它多，写的人多和写了好多。数量少了，它就像没有写过。也就是说，多就是它的生命，也是它的才华，还是它的道身所在。

张羞也许明白这一操作，也许不明白，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从2001年开始，他已经写了好多。我每次看见他，他都在写，

另一个动作就是等着写。对于我们，现在似乎还没有理解他的多，我们理解的只是他的酷。但张羞别急，我们不正在努力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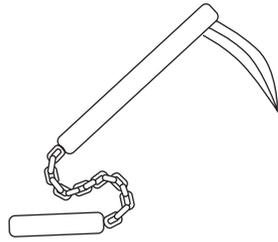
当然，张羞也不要太酷。太酷了有**散文化的倾向，散文怕是有神经兮兮**。因为酷，也是一种意义。它有点什么，而我对什么的表述，总有被误的感觉。



杨 黎

按集

Selected Profaces



《瀑布》(2009)

自按：年轻时不写点诗，那就白混了。

诗，很了不起，它没什么可说的。

我相信人类第一次说话，说出的就是诗。也就是说，是诗让人开口说话，也是诗，让人从普通动物分离出来，最终成为现在的人。

奇怪的是，当人们说起诗，经常会扯到别的事情上。这显然是个错误，比如诗意：诗的意味、意义、意境，没人能说清它究竟是什么。忧伤、凄苦、关怀和饱含热泪，诗意厚厚地栖息在大地上，就像这两天通县的雾霾，久久不愿散去。可是当这种诗意呈现诸如无聊、消极、自娱自乐的态度而对世界不屑一顾时，他们又不承认那也是诗意。这显然更加错误。诗意，

挺没意思的，不说也罢。

我想说的是诗。

可是诗，真没什么可说的。我相信人类最后说的话，一定是诗。也就是说，是诗保护着我们走向毁灭。

《瀑布·二》(2013)

从对诗的追求这个意义上讲，《瀑布 II》已经不算是一部诗集。它是静态的。我放弃了对诗的进一步思考，呈现出的只是一种对语言毫不在意的态度。这种写法给了我极大自在。以至于在一首诗写完后，我会忘了（记不起）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从去年初开始，一直到这会儿八月快完，就要正式进入秋天，这种状态给我身体和生活造成一种弱智倾向。这真是太糟 / 酷了。我需要尽快结束它，进入下一部诗集的写作。

阅读愉快！

《瀑布·三》（2016）

自按：诗，什么意思？

除了以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和文字勘误之外，我不再打算仔细编辑这部瀑布诗选：2016.10~2017。与上一部写作中呈现出的一贯对语言冷漠的姿态相比，这部诗集已选择沦落（此处绝不存在褒贬之意）为一种彻底的放任。我之所以还愿意而非心存侥幸企图去对峙当下普遍平庸无效的写作称它们为诗，就其本来面目无非是一种无赖式的狡黠。也就是说如果回到什么是诗这一最初问题而我又深深知道这些诗里的言说已显然失去对象时，诗，还有什么意思？它们只能迷失，成为一种语言混沌而不再是游戏。对此，我不想过度渲染和评价它们。下部诗集见。

《瀑布·四》（2019）

写《瀑布：金刚不坏》是在去年秋天和冬天。那会儿，我已经从长居的北京移到武汉陪张临上学。地理和气候的变化是

怎么影响写作的，会不会有影响。说到底，不会。或者说，只要写法确定，怎么写都是类似的东西。这本诗集仍旧是对以往的重复。山重水复疑无路，什么是路。我就在这里，并没有急着要去的地方。

《瀑布·小写》(2019)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最重要的诗集。十二月末，一个早上，当我重新查阅这一年来的写作，我感到它们大多遵循了当时的感受。在为真诚感到羞愧同时，我不会再对这样的写作抱有任何质疑。我得到能力，只是用它来制造一些杂质。

《鳀鸟的俯冲》(2022)

按：一种简短的写作，以及反复。

窗前，一枝随便的什么竹子，一个党派的倒掉。当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这枝竹子，她在看以及看见了什么？竹子使

得一种联系、一副图景得以形成。落实到文字，它被固化为一个简洁而干燥的信息。它不稳定（作为符号），同时有限（因人而异）。它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她看着一枝竹子那样的东西，知道它是一枝竹子，然后呢？她感觉她要比这株植物来得复杂（或艰难）。非必要，但这种复杂感确乎存在。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不是。有时（一个阴雨天），当她看着窗前一枝竹叶快要伸进房间的竹子，她什么都没想，只是看着。看久了，也就厌倦了，她返回床上睡觉。她不是一个写作者。对菩萨的信足以让她睡个安稳觉。她对知识与音乐都没大的兴趣。也就不愿在一个事件中反复停留。

《堤岸》(2022)

它有绝对的形式，它绝对没内容：对于一个鸟，它们其实是一回事。而对于鸟自身，我们又完全不知道。

那是在以前，鸟还有鸟的事实（特殊情况是飞行）。现在不是了，一个星期三的晴天，在鸟懒得飞去的空中，没有障碍物，也没有鸟。但有明显的云。

《旋转发光大萝卜》(2024)

序：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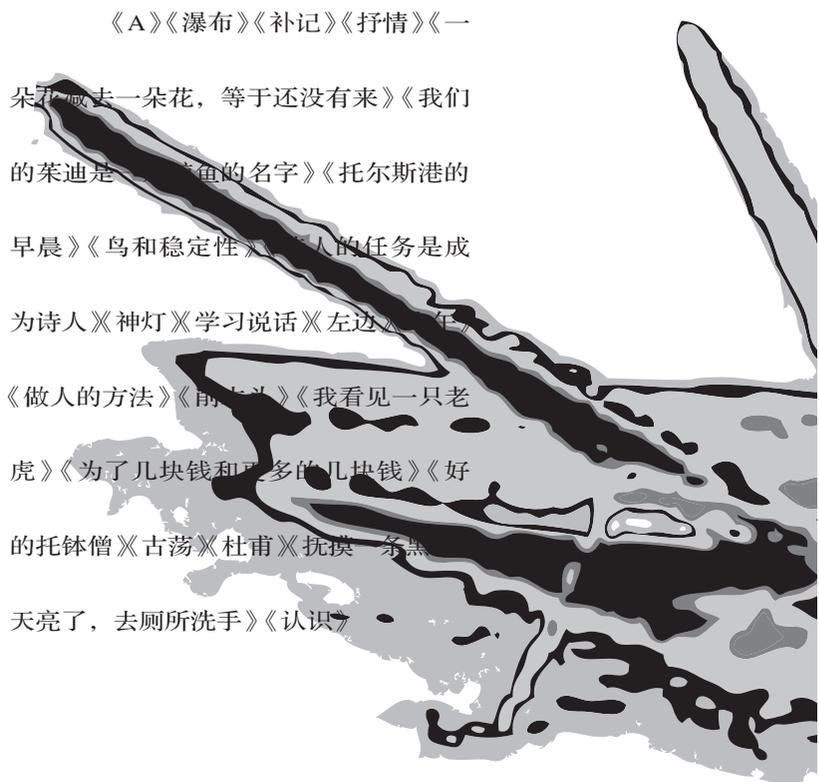
我不进行思想时我是一朵云，云知道。我不再思想。我和一头蝉是一样的，我不再描述一扇打开的门，尽管我不可能是一朵实际尺寸的云或乌云，尽管我可以描述它们并且没有深度。我大可继续去描述一座庙，或广义、密实至一个国家都行，但我不再对它们进行思想，在夏季，午餐我通常只喝些清淡的汤水。我熟悉一朵云的那种高度。那种更细致与精确的描述，我事实上不可能接近一朵云的高度，那里缺乏氧气，我会呕吐，接着昏厥。熟悉我的云知道，我通常不愿返回，我没有一种退出机制。紧紧抓牢树枝，我不动也不挥发，只是感到闷热与恶心。

瀑布

The Falls(2009)

Page 10~59

《A》《瀑布》《补记》《抒情》《一朵花藏去一朵花，等于还没有来》《我们的茶迪是——鳕鱼的名字》《托尔斯港的早晨》《鸟和稳定性》《工人的任务是成为诗人》《神灯》《学习说话》《左边》《午》《做人的方法》《前击头》《我看见一只老虎》《为了几块钱和更多的几块钱》《好的托钵僧》《古荡》《杜甫》《抚摸一条黑》《天亮了，去厕所洗手》《认识》





A

想象它是一个山尖
山尖以上，天空羞涩
云和雾稍显世俗，绕道而行
除此之外，粮食价格继续走低
气候变幻无常，一个忧伤的鸡蛋
还在昨晚的暴雪中
盼着它的来世
那么，尽管去假设 A
就是一个山尖、一个
不着边际的女人、海洋、
筹码和沙漠

瀑布

The Falls

有人在深夜走路回家，夜很深
街上，只有他一个路人
他是坏的，不着急回到家中
也许他正在忘掉一些往事，他不懂的那些
他也不去想。不远处，有一柱路灯
他觉着那些灯光是轻的，这样他就能
缓慢地走近它们。在这么冷的天，周围
还这么安静，他从没有在夜晚走过
这么长距离的路。这时的夜，不但深
也足够的黑。他想过度紧张是没有必要的
更何况是在回家的街上。他也没感觉到寒冷
疲倦已在身体内大量散开，想必是酒精
起了作用。他不饿，走路还可以保持平衡
要是再快一点，他知道，便能更快走去
那片光亮里。他想了想，就不再想了
他朝空气吹出一团气。是啊，他琢磨着
让一个女孩（他以为他们是可以在一起长久的）
放弃抽烟的习惯，这事儿太不靠谱

除非有神迹出现，反复降临到她的眼前。他又吹了一口气，这次他只想让气体升高些。他继续往前走三两步，四下安静异常。安静得有些过了，他觉着。要是太安静了会影响到走路的心情，他这么想在白天，这是一条拥挤的街，他有几个不错的朋友，经常在这街上出没他想起要暂时忘掉他们，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不是谁的娱乐，又或者他们也正在往家赶的路上。不忙着去活的人又会有什么急事呢。他这么想时，这夜晚好像是温暖的。他把酒罐放在路边另一只手撑住腰杆。他怀疑刚才听到了什么声音。可周遭实在太安静，只有路灯淡淡地亮着，他想起曾在诗里提过的那个带来光亮，自己也是光亮的人。他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为之奋斗。应该是在多年后的一个早晨，他用一把猎枪轰掉了脖子上的脑袋（他大致上不觉得它只是用来合适戴一顶帽子吧）。在他还不是非常老的年纪，他喜欢去非洲草原打猎喜欢讲关于斗牛士和拳击手的故事，他喜欢

讲述一个人死了，要不一个人快死了
他喜欢不停讲虚无缥缈，虚无缥缈的虚无
缥缈，就像他喜欢说：他走得太久，
他太累了，走不动了。他说：这个奇怪的老人
(他没说奇怪，奇怪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他向来觉着奇怪这个字眼特别的奇怪)
一直坐在桥头。他一定是喜欢猫，雨中的猫
因为他写过一个故事就叫《雨中的猫》
他有时也写印地安女人接生的故事
他还写了《世上的光》《乞力马扎罗
山上的雪》。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
他的《我躺下》。他一边走，一边
这么想着，全部乱套了。他不愿再去闪过
这些念头，但也没抬头。这时的夜，不但黑
而且更黑了。他快步走到灯柱下，停住
整条街上只有他一个路人，他觉着就是这儿了
一个稍作休息的好地方，他想。在路边坐下
或者索性躺在路面上，他也不知道。一个人
为何会如此的小心？他并不是经常的、这样的
这时他是一个走着回家的人，天儿有点晚了
出门时，他并没想到这个。这一趟，他
觉着实在太远。在路上，他甚至碰到两个
等车的年轻人，他走开，车还没到达

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他想。也许
再来上一罐啤酒，情况会好许多
这时的夜很黑。他没抬头，他知道
这会儿，有一个人正在光亮里
他需要这些。他想
这是一条安静的街道，正在安静之中

补记
An Afterthought

顺着溪流，我来到一处浅滩
四月，天还很凉，鸟儿就停在附近，不飞
我挂好鱼饵，提起鱼竿小心下到溪水里
溪水清冽，没过脚背，很快又没进我的裤管

抒情
Lyric

一扇窗，打开后
我把它关上
再打开，又关上
打开第三次
我第三次
把它关上
关上后
我想了想
又把它打开

一朵花减去一朵花，等于还没有来
A Flower Minus a Flower Equals Not Yet Coming

我有时总觉得天上有一颗雨，要下还没下
我抬头看天，天空好好的，除了有些空
那阳光暴满的天空里根本找不到雨。有，也不是很像
有时候又不是，在外面晃太久，我只想早点回家

我们的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Our Judie Is The Name Of A Whale

夜色中，我们的茱迪走进一家酒吧
要一瓶嘉士伯。她忘了
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她要了一瓶啤酒，坐下来
等待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说
走，出去走走，怎么样。是吗
我们的茱迪已经忘了自己是一条鲸鱼
我们的茱迪说好的，好吧
我们的茱迪说，我们出去走走
是吗，她已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两个人，走进夜色中，越走越远
她已经忘了。是吗，我们的茱迪
她已经忘了自己，从来都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她已经忘了。他们越走越远
在夜色中。出去走走，好吗
一个男人对我们的茱迪说。是吗
茱迪说，没有问题。她说好吧。我们的茱迪说
没有问题。她已经忘了。她说好的没有问题
她说，走吧。是吗，我们的茱迪已经忘了
她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儿，她什么
都不想记得了，是吗。我们的茱迪说
没有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
她站起来，跟着男人出了酒吧
很快走进夜色中，没有问题
越走越远。不是吗，一点儿问题
也没有。我们的茱迪忘了，一点儿

问题也没有。是吗，她已经忘了
她说好的。我们的茱迪说，好的
她没有想到自己从来都是
一头鲸鱼的名字。她不记得了
不是吗，我们的茱迪，不记得了
她放下手中的啤酒，走出酒吧。夜色中
越走越远。好的，我们的茱迪回答
我们这就走吧茱迪说。她拉起男人的手
走出酒吧，完全忘了自己是海洋里的动物
她总是这样。对一个男人她说，出去走走好吗
她总是这样。我们的茱迪，她已不记得
自己来酒吧的原因。她也不愿意想起
她说，走吧此刻。我们的茱迪放下
手中的啤酒。是吗，我们的茱迪
总是没有两样。夜色中，她走进酒吧
要一瓶嘉士伯，她已经忘了
我们的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好吧
好的，我们的茱迪回答

托尔斯港的早晨 *The Morning in Port Tors*

走出信佛旅馆，往北走就是索尔街
一辆桔黄色的铲雪车停在街边，司机
靠在驾座上，他睡着了。车载音响
调得很低，听不清在放什么。在早些时候
铲雪车已清理出路面，现在的整条街
看上去是好的，空气也是，走在空气里
是那种走进空气里的感觉，走会儿就腻了
这条街大概就这样，再走几步，拐个弯
那里是一条直通港口的小路，路口
一条更细的小路，通往积雪覆盖的山坡
港口唯一的教堂，再显眼不过，就在坡上
今天是星期三，没有人去祷告，再说
在这种可能好的天气，谁还愿意来港口呢
她沿着小路走去教堂，她本来想去灯塔
但她爬上教堂的红色尖顶并往远处张望时
她相信了，她刚才的决定是对的

鸟和稳定性

Birds and Stability

我要怎样说一只鸟的飞行，才能说清它飞得很稳？
——鸟在空中。回到纸上，我写下鸟的叫声
它飞行的轨迹，以及收缩在腹部的爪子
(我看不见)和它那身羽毛在阳光下
应有的色彩(我依然看不见)。当然
还有它的秘密(它已不是看不清
说不清。而是我，根本无法去说)
那么，我只能写下两个事实：一、
我喜欢一首诗特有的速度，和它那些
分行与标点所构成的形状。二、
还在视线内的这只鸟：它飞得高
也远。但还不够高，不够远
它在往高处飞，也在往远处飞：
我拉开窗帘的剩余部分，并
尽可能长久地看着它：隐约中
——也许是我的失算——
它已不能用稳定去描述
去形容。现在
它大概成了一只稳定鸟

诗人的任务是成为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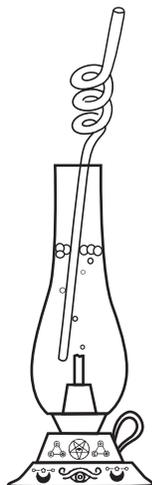
The Mission of A Poet is to Become A Poet

可是天空，它经常被乌云遮挡
就在江湖交错的大地上方，乌云
与生俱来纯粹的使命，以自己的名义
垄断，并世袭空荡荡的天空

神灯

The Lamp

有一盏灯
它照见什么
都会变成金子
照见金子
金子就融化
继而蒸发消失
成为看不见的气
问题是这盏灯
它从来 not 亮
我拿去修
修灯的师傅说
别试了，它不会亮的
什么意思，我问他
我怎么知道，他望着我说
我只是修灯的



学习说话 *Learning to Speak*

小学老师说，a
我们把嘴张大：阿——
他说，o
我们又缩圆口型
喔——
他说，e
我们跟着他学，鹅——
他说 a、o、e 一起念
我们就一起念：阿——
喔——鹅——
这是 1986 年
我上的第一堂课
往后的早晨
我会从家出发
走去 7 里路外的学校上课
那会儿，我爸可能刚干完农活
从田地里回到家中
在那条弯曲的

乡村公路上
我要是碰上他
骑着一辆自行车
从后头赶来
他就会带上我
一起去学校
在那里，除了语文
他还教我们音乐
和美术

左边
Left Side

左边安静
房间的左边以及
杯子的左边
安静
又黑又高的杯子
我站在左边。杯子

在我左边，左边
又高又黑
有一个塑料瓶
两根油条、一盞
昏暗的台灯
窗户也在左边
哪边？
只能是左边
窗外也是
窗外是天空
对于天空，我们已不能说
在左边
只能说上面
在很高太高的上面
又高又黑
这没什么
明亮的光线
从左边进来
从窗户射进来
我感到光
射在我
左边的脸上
在一个左边的

下午，我以为左边
就是这些了
又高又黑的左边
但不是。左边
我看着左边
那是一面白墙
它和右边的墙
没有区别
在两边
只是左边的那部分
一直在左边
而右边，右边
什么也没有，我说
但不是
除非我一定要说
没有左边
也不需要右边
也不是
左边的东西
就在左边
右边呢？
右边什么也没有，我说
不需要有

只需要左边
只有左边，我说
左边，一个傍晚正在来临
太阳正在缓缓落下
沿着左边的墙面，
或者一个
更左边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只能听到
一辆火车开过
远去，一种声音
朝向左边
更左的远处
远去，消失
除此以外，左边
一个又黑又高的杯子
只是安静

中午
The Noon

这是山上的中午
人们停下手中的活
一个个回家了
只有她还留在山上
山很静，山上
听不见鸟的叫声
只有中午的阳光
静静地照射在山上

整座山都是

这也是一个中午
阳光，是中午的阳光
人，是中午的人
中午的人
坐在客厅的椅子上
点起一支烟
山？
那太远了
一眼看去
根本看不到

中午的事
在中午发生
中午的事，也只在
中午才发生
这中午，我坐在椅子上
冒着厌恶
不说话
偶尔提起身旁的
茶壶，喝口水
这是客厅的中午

山上的中午呢？
那太远了
远到记忆中才有

我想起山上的中午
忙完活，大家都回家了
除了她，山上
没别的人
连那些鸟儿
也因为太疲倦
不愿在中午发出叫声
她摘下头顶的草帽
坐到树下喝水
就着榨菜
吃一口干粮

每当我想起这个山上的中午
我会想起山上
中午的那些阳光

中午的阳光
射在山上
把整座山射得到处都是

山上，一个人
坐在树下喝水
一滴汗水
从她的额头
往下流，流过脸颊、下巴
最后，当它顺着
脖子往下流
她解开了衣领上的扣子
以前我想过，现在
我还这么认为
这时，中午的阳光
全都射在
她的胸口上

没有人会怀疑
这就是中午的阳光
就像没有人怀疑
那也是一对
严重下垂的乳房
以前，我用我的小手
抱着它们，现在
我经常摸起的
是另外的一对乳房

比它们更加饱满
也更坚挺
但它们是
记忆中的乳房
这种记忆，一部分
在中午的阳光下
一部分我已经忘了

中午的山
静静的
一个人坐在阴凉的树下
喝水也吃点东西
她的脸上暴出
一些汗水
她那件被乳房鼓起
粗布做的衬衫
也在劳动中
被汗水浸湿
山上，没有别的人
他们都回家了
只剩下她
一个人
坐在树下休息

静静望着
对面的山
她在想什么？

我想起山上这个中午
那些阳光，以及
一个人坐在树下的姿势
从远处看
她仿佛有些累
从更远处看
看不见人
只能看见那整座山
山一直很安静
阳光也是
静静的
射得满山都是

她在想什么？
没人知道

中午，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
喝水，也冒着烟雾
四周静静的，从窗口

射进来的阳光
不旧也不新
是一些中午的光线
还因为光线安静
窗外，一架空客 380
从天空滑落的姿势
非常缓慢

应该是吧
这中午只是让人感到疲倦
光线穿过窗户
射在客厅里
我不累
上午，我还躺在床上
到中午，我才起床
从上午开始劳动
不适合我
我不是
一个农民

山呢？
那太远了
根本不用我探出头去张望

它不在我望过去的
任何地方
说起山，山的道理
似乎只有一种：一个山
在那里，
只是在那里。
而一个中午的山
仿佛又有不同

这种不同就好像
我在一个客厅的中午休息
而不在山上的中午
山上的中午
有山上的安静
不说它安静
光想想山上的阳光
就足够让我
想起一个人
她坐在
一棵松树下
吃东西，喝一口
山里的水
中午了，别人都回家去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
留在山上休息

我提着水壶
走去厨房接水
接满后
走回客厅
我望着水壶
我想，有一个人
在中午的山上休息
她在想什么？
还是什么都不想
只是望着
山对面
那些中午的光线

让我好好想想：中午了
一个人坐在树下休息
山上，除了她
大家都回家去了
这时山上非常安静
只有留心听
才能听到

偶尔有鸟的叫声
我想她肯定是累了
坐在草帽上
不说话
喝一口从坑里舀的水
吃一点带来的东西
这时中午的阳光
非常明亮
也非常安静
不好说明亮多一些
还是安静多一些
我想起，她的头上
带着一些汗水
脖子下的衣领
半撑开着
而那对下垂的乳房
在浸湿的衬衫上
一起一伏
山呢？不远
也不近
她本身就在山上
她在想什么？除了她
没人知道

中午了，所有人
都回家了
只有她
还在山上
留在中午的
阳光里

这个中午
我打电话回家
打了二次，没人接
第三次，我没打



做人的方法

The Way of Being A Individual

把一支受潮的诺基亚

肢解成三份：a、机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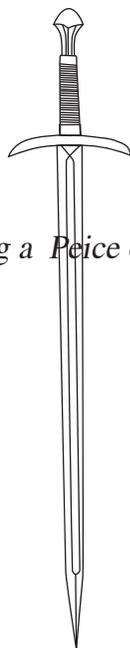
b、3.7V 电池；c、一片电池后盖。

完了，看网易新闻《5 个塔利班
遭巴基斯坦警方击毙》

看三遍，像平时那样，分行

让它成为诗（消息还说，警方

也有人在行动中丧生。）



削木头

Whittling a Peice of Wood

看不出他有什么表情
他在削木头
一只脚
搁在长凳上
一只手臂
支在膝盖处
手上
握着一把小刀
一把普通的
小刀，刀面
不见得有多亮，刀口
也不见得有多锋利
可如果看他
削木头的动作

很容易看出
这是一把非常适合
削木头的刀
似乎除了削木头
它就不能用来
干点别的
他削得慢
每一个动作都精确
几乎没有分别
他一刀一刀削
偶尔停手
端起桌上的酒杯
喝一口
再放回桌上
继续削
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昏暗的油灯下
他有些疲倦
一只脚搁在长凳上
但也许他
只是有些累
他只是在削
一段木头

他削得慢
好象他就是为了
削这段木头
才出现在那里
周围很安静
只有木屑
脱离木头的声音：
那么清脆，
干净。
他已削了
整整一个下午
可木头却没怎么变短
他削得太薄了
一片片木屑
落在桌上
可以填满两只酒坛
但没有一片
落在地上
酒杯也在桌上
他喝完一口
把酒杯放回到
原来的位置
他提起酒坛

倒上酒，继续削
这段木头
一段普通的木头
没有任何新奇
任何特别
在附近的山上
到处都是
随便一段木头
在他手上
就像只是用来削的
一段木头
刀也是
刀不快
没什么特别
只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小刀
任何一个铁匠
不用半个时辰就能打造
可一旦握在
他的手上，这把刀
就显的那么特别
那么新奇
仿佛一把专门用来
削木头的刀

谁知道呢，在古代
最好的捕快
都用最好的刀
小刀，不是横刀
一个好的捕快
他的刀总显得
那么普通
又那么特别
一把普通的刀
一段普通
随便在马路上
就可以捡到的木头
一个人削着
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也不知道他
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也许他自己
也不知道
他什么都没想
只是静静削着
一段木头

一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木头，用一把同样
普通的小刀
他削得慢
但特别
每一个动作
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
就好像每一个动作
都在削木头
而不是为了练习
削木头
他每削一下
木屑便轻松脱离木头
落在桌上
剩下的只有声音：
一种不能说不特别的声音。
也许只有那样的动作
才能发出那种声音：
清脆，干净。
像溪水
又象是吃了惊的鸟
吱的一声飞走
很快消失

接着是又一下
又一下
有时，他停下
喝一口酒
也许是他疲倦了
也许只是累
谁知道呢
他慢慢端起杯子
仿佛在想什么
但肯定什么都没在想
他喝一口，喝完
又把杯子放回
原来的地方
接着削那段木头
就好像他出现在那里
只是为了
削这段木头
一段普通的木头
一把普普通通的小刀
他已削了
整整一个下午
疲倦，但没感到
有多疲倦

不过可以看出
他肯定很累了
感到累，他就端起酒杯
喝上一口
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也许他只是喜欢
听削木头的
那种声音
也许不是
也许在等一个人，也许
又不是
从远处看，看不出他
有什么表情
走到很近的地方
也一样
他只是在削
一段木头
用一把普通的小刀
可一旦这把刀
握在他手上
就能感觉出它
有多么特别
多么新奇

仿佛让人想起
一个昏暗的村庄
一把普普通通的小刀
普通却新奇
总之，他削得慢
慢慢削着木头
不想停下
没人知道他想不想停下
也许他自己
也不知道
刀口处，木屑
正轻松脱离木头
发出一种清脆
干净的声音

我看见一只老虎
I Saw A Tiger



一、《旅途》

旅途中，我在看一本诗集
女同事玛丽，她坐在我身边
用她那粉红色的指甲
剥一个桔子（花一样的玛丽）
她那么傻，两天前
已经结婚了

她问我：你
看得懂诗吗？
一列南下的火车
窗外是太好的并且是平原的阳光
我放下书本，问：那你
能看懂这个桔子么？
我没有问。相信那些桔子
比看上去还要甜

二、《有一种蓝宝石》

我在汉阳商场五楼
见过它，这块柜子里
最贵的石头，我一辈子
恐怕也买不起
那以后我买给你，茱迪说
她这么说时，就好像
已经把它送给我了
我们下楼梯，回到二层
最后，还是买了那条深蓝色
美津龙运动裤（它让我想起：有些人
除了写诗，还能做什么呢？）

三、《虎的风景》

有一种虎
它只在雾中觅食，吃饱了
就欢快地回到
深山中
如果你见过这种虎
你就一定会知道
它的忧伤，比一条河流
还要像一条河流
就在月光下，它静静地站在河边
辉映出的风景：1、不值钱；
2、永不过时；3、想一想
其实也还算过瘾。
朋友，你见过
这种全新的虎么？

四、《喂。》

读这样的诗，应该不需要一分钟
可写它，我却花了很长时间
那是满满的一个下午

我写好一句，删掉一句
再写一句，又很快
把它从写字板上删掉
可是，我们不要把一件事
做得太好，是不是？
就要黄昏了
我接上一支烟，以一所印刷厂
特有的速度写下：
我走在路上，听到有人
在身后喊了一声：喂。

五、《虎年》

为什么还不下雪？
老虎
跑在雪地上
虎年就要来了
那为什么还不下雪？生为老虎
她应该欢快地
跑在雪地上
此去
一年，又是一年

一场好雪也要下得悄无声息

两种情况：1、她可能是

一只雪地上的老虎

2、夜深了

丽贝卡才回到家中

不用说，外面下雪了

六、《脱下一顶真诚的帽子》

你带过不少帽子

最不喜欢的

是这顶蓝色的匡威牌线帽

一个写诗的人，他要

那么多帽子

干什么用？

如今，北方已少见雨雪

要刮的风也不会太大

简单说，他最好

一顶都不要

可往道理上说（难道这不是道理么）

有些事可以去做，但不能说：诗如此

丽贝卡，你也写过诗

七、《她是一个洁白的东京少女
在一列飞驰的快铁上看诗》

诗里写：风
从东方来，
那里的男人
还没得到解放。
这时，少女抬起头
轻轻叹了一口气

八、《晚饭后，丽贝卡去洗澡了》

我只在换频道时，看了一眼
这个电视机里的女人
她的脸，蒙着
一块黑色的面纱
周围是沙漠，站着的地方
有一丛小小的灌木
这个左手提着冲锋枪的
女人，是一个干燥的
中东女人
要是她不介意

在诗里，我乐意帮她
写一句：她的未婚夫
是一名安分守己的
石油工人

九、《我看见一只老虎》

我看见一只老虎
还没等它开口说话
我就转身
走开了
这个下午
我总共喝了
三杯水

十、《做虎的美学》

我喝了十二杯水
去了两次厕所，总共
看见三只虎
做虎，它需要什么样的美学？

我想过，想了一个下午，我想
它纯粹只是
一个美丽的误会
两天前，我想象虎山
下起了鹅毛般的雪
不知这会儿，雪
停了没有
要是还在下
我就可能还要
再想一想

十一、《虎跑》

虎跑在杭州，是杭州
有名的风景区
那里有一眼泉水，叫虎跑泉
虎跑泉，百度百科上说：二虎
刨地作穴，泉水即喷涌。
真的好神奇
这么神奇，我想
也只有世上的爱情
才能与它媲美

那年秋天，每次吵完架
丽贝卡都会在桌上
留下字条，上面写着：
我去灵隐寺当尼姑了，再见。
或者：同上。

十二、《弱引力》

我感觉我现在
就很弱引力
我根本不清楚它是
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诗么？
（诗
应该没有那么丰富）
还是一种幻觉？（这两天
我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多）
我点上一支烟，身旁
正好停着
一头漆黑的白虎

十三、《虎，打一种动物》

女同事玛丽，在 MSN 上问：

它到底是什么？猴子？

我不知道，

我说。难道它

一定要是什么吗？

当然，玛丽说，我已经猜了

一个下午，我快要疯掉了

（女同事玛丽，她大概

也用这种方法爱着

她的婚姻生活）

那就猴子吧，我说

不是，不是，肯定不是

她一连说了三个不是

也不是老虎，玛丽说，你不说

我就不下班啦

傍晚，六点刚过

我写完这首诗的结尾

关上电脑，离开。《结尾》：

是这样的，玛丽

它也许并不是

一个谜语。

为了几块钱
和更多的几块钱

For A Few Dollars And More A Few Dollars

一定是在很深
非常深的深海里
一条灯笼鱼
才愿意发出
那种只够照见
自己的光亮
芒光灯笼鱼
是一种很小
我完全
太不熟悉
也是第一次
在凌晨的电视中
看到的鱼
它不是
那种在脑袋上
伸出灯泡的怪物
刚才，它还绕开了

几处海蜇，和
隐约中
撞在了一条
石斑鱼的鳞片上

好的托钵僧
Good Buddhist Monk

这下午
还没有好的语言
可以开始
这首诗的写作
我只能想起一头坏了牙齿的河马
它的眼睛、耳朵
暴露在河面上
和雨水一样
带着少量神秘
(河马，它还是一种
在水下分娩的
哺乳动物)

古荡

GuDang Village, to Shu

一个熟悉的人
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因为熟悉的人
第一次路过
所以我有必要
指着那个村子
对竖说：竖
这是古荡
接着又把手指抬高，说：
这是古荡的天空

杜甫，致杜工部

Du Fu, to Du Fu

深水潜艇是一种在海水下游行的船
可话又说回来，它不是船，是潜艇
在那里，划船的不叫船夫，是水手
明白，你说，让它再下潜 1,500 米

抚摸一条黑狗，天亮了，去厕所洗手

Stroking A Dog

我想，我是在说一种早晨才有的情感
那是一棵乡村松树，松树下停着一匹瘦马
很好的阳光下，马匹的生殖器慢慢拉长
长过一个少年的手臂
我真的好怕。那时，我并不知道
一个人怎么干坐在客厅里拟人化一片星空
却又仿佛明白虚无、混乱和无规则运动
最终将消灭这个世界

认识

Recognize

我见过一只蓝色的鸟
它那蓝色的鸟身，在空中
特有的飞行轨迹
都曾让我着迷
不用怀疑，也只有
像它那样的鸟儿
才会有那样的羽毛、鸟冠
以及收拢在腹下的爪子
每次，当它远远
从我窗前飞过
不用看，我就知道
那就是它



瀑布 II
The Falls(2012)

黑木头 · BBC 全球新闻 ·
世上还没有这座山 ·
供求关系 · 一个雨滴穿过天空 · 冬至 ·
1987 年的一个中午 · 饲料 · 缘分 ·
喷雾 · 失落 · 雨
· 看见 · 端起一碗饭 · 用蔬菜 · 鳊鱼的俯冲 ·
温和 · 合适 · 初雪将至 · 足球 · 竖 ·
古代 · 下雪 · 充电 · 结束

黑木头

Black Wood, to Yang Li

写一根木头，一根黑、黑色的木头
下午，我用钢笔在纸上写下
“剥掉树皮，之后变成一块木头。”黑色木头
我把它想像成半夜夹在手上的烟头，忽明，忽暗
金色的，向四周散发着光芒的
木头。这块黑，黑的木头
二十多年来，它一直保持着特有的姿势
没有倒下，从来不象今天这样，笔直、漆黑
当阳光从窗户照耀进来，木头
还是这一块木头

然而，木头
一块渐渐发亮的木头，秋天来了
树叶掉落，周围是一大群黑的木头

以毫无防备的速度，扩散、远离
同时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不远，也不应该太近

我想到，木头
请暂时忘掉这是一块木头
一块黑色的木头
在需要休息时，我穿过人群
走到马路对面，想到什么
就写下什么：我坐下
又很快起身返回。
这是块黑、黑的木头，在一趟
短暂的路途过后
剩下的只是
一种颜色

一种黑的颜色
一块黑糊糊的木头
一头粗，一头细，像是快要倒下
又像是永远不会倒下
风吹过，它没动
雨从天上落下
它还是不动

但在风吹过的地方
却发着树叶的沙沙声

我想到这块木头
也很慢地写下这块木头，木头
它不说话，二十年过去了
它还是一块木头，这块黑、黑的
木头，是不是还学不会说话？
或者烂掉，或者倒下
孤独的木头，去年夏天
我看到一块木头，竖在自家门口
像是要开口，学说话
但是没有。木头
这时，它是一块木头
一块黑、黑的
常年发亮的木头
它安静的样子
在我的想像之外
却在一首诗歌之中

BBC 全球新闻
BBC World News

她失去了一些东西
悲伤正由此而来

直播意味着：这个女人
不是在表演什么儿童节目
她的身后是一大群
忙碌的消防队员

那应该是一个
接近傍晚的时间
而我这儿，才开始
一天之中的早晨
因为大酒过后，有些脱水
我正舔着一支冰棍

世上还没有这座山

There Is No Such Hill In The World Yet

老家的方言

把 1 叫成“耶”

2 叫“泥”

3 就叫“山”

1、2、3 连着念

就是“耶泥山”

下午，雪后天晴

一座山，从大地上缓缓升起

你要去哪儿？

回答：耶泥山

不管你是不是这样回答

那里的人都会告诉你

再往前走三十里路

你才能看到

它的山尖

供求关系

Supply And Demand

有人需要一把雨伞
卖伞的人不在，他看雨去了
那是雨伞供不应求的一天
很多人跑去伞铺买伞

一个雨滴穿过天空

A Raindrop Pierced Through The Sky

落在指定的点上，一头鸟
要是它单停着，不飞，那就没意思了
但如果飞，它要怎么飞，才能飞出《 鸟史》
1986年，我经常说些听不懂的话，走 路遇见穷人
而在大水退去前，我可能只是一个人 站在岸上
什么都不想，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周 围
不再有奇怪的事发生，除了每天醒来
走在路上，也没人问我借火（因为孤 独？
还是因为不好的孤独？）我抬头，便 看见
一个雨滴穿过天空，落在地上，消失 成为水

一头鸟飞过树顶，飞进没有鸟
还没全部飞进，天就黑了。天
我不再出门，外面下雨还是打
天黑了比谁都大，打死，我也
把窗帘拉开，窗户关上一半，
让它永远敞开，就好像它本来
通过它，站在里面的人知道他
而外面是世界，一种已知和未
它与鸟类似，不分里外，在 19
它还是只分上中和下，现在，
一个上午 10:27 分，晴空万里
穿过天空，落入一只碗里，让
从远处飞来，飞过窗前的两棵
它们一棵树叶全部掉光，另一
从我见它起，它就没长过树叶
这是怎么了，1986 年，很多事
比如一个婴儿的诞生，它还是
很多事该来，就好像免费末日
还是被提前消费，我不是没有
它就在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之
一个雨滴和一头鸟的区别之中
(——致恶鸟，过年杭州见。)

的天空

黑了

雷

不再出门

另一半

就敞开着

一直在里面

知的总和

86 年

我饿了

，我让一个雨滴

一头鸟

银杏

颗

不该来

来了

，它终究

信仰

间



冬至

Winter Solstice

在不远的旧社会
龙还时不时的出现
它们单支，有时半打
游过穷人家的屋顶
孩子们围在火盆旁边
烤地瓜和用来救命的土豆
顺便收看每天只播一集的动画片
龙来了，一个快要昏厥的孩子流着口水
指着屋顶上的破洞喊：快看，龙
是龙，我的龙。话都说不灵清
也就没有人鸟他，自然也没人龙他
趁这会儿正插播广告
他们又一次练起了铁布衫

1987 年的一个中午

A Noon, in 1987

一个少女从银杏树下走过，她没有停下，
而是走着走着突然跑了起来。

饲料
Fodder

拨一个电话
没有通

起床
1:03 分，下午
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
洗澡，接 2 个电话
下楼喂鸡（5 只
昨天还是 6 只）
有些风
上楼
听些垃圾音乐
坐下来
想一些事……
溢出

缘分，给罗池
Predestination, to Luo Chi

我特地想了想云
想起来，大部分是乌云

喷雾
Spraying Frog, to Jimmy

傍晚，我坐在河边喂鱼
河水正慢慢往上涨
一个人走过来，问我
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

失落
Lost

我少了一样东西，它自己不见了
这和丢东西不一样，它是自己不见的

少了一样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不知道它去了哪里，我心里很空
(仿佛 1987 年的秋天)
也不知道上哪去找

雨 *Rain*

雨从天上往下落(总是这样)
走在雨里的人(低着头)
并没注意到雨已经来了(这种人不多)
她们关心雨以外的东西(比如 ____)
事实上，雨，也是一种 ____
快，或者慢(快要好一些，快
怎么说呢，它总是要好一些)
我这么说吧，极少有雨是往天上飞的
有，也是它自己的事

看见 See

我不想说
眼前的这棵东西
就是一棵普通的树
就像枝条上的
那些叶子
怎么可以有
这么随意的叶子
在世上

端起一碗饭

Picking Up A Bowl of Rice, to Jimmy

同样端起一碗饭
穷人要快一些
坏人不是，他会想一想
米饭的来历，以及端起这碗饭的理由
张临，这会儿（一个傍晚，夏天
你坐在我旁边看卡通片，没说话
当然，你还不会说。你安静，需要理个头发）

这会儿是坏人出没的时光，天空也不好（总是这样）
吃完晚饭，穷人们（一个个的）都懒得出门

用蔬菜
Using Vegetables

有些人整天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我属于后者

鯉鸟的俯冲，给阿强
The Swoop of The Booby, to A-Qiang

得到什么，偶尔也掉点东西
船驶入港湾，跟来的鸟不需要落脚，转身飞回大海
大海，很大，一直是很大的那种样子
鸟，一开始它单只，往后也是
这些都没什么
三月末，一个人去广州

温和

Mild

蓝色天空下，一株倒在路上的树木
河马，在上午 10:30 露出水面
一个还在哺乳期的婴儿
在一间比阳光还亮的客厅

合适

Fit

不想说话时
我也不想喝水
此刻，10:41，我看着
键盘上的按键 P，一直看着
沉默的同时，也在分辨
与神为伍的感觉

初雪将至
The First Snow Is Coming

穷人，他为什么那么穷
穷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可穷人的手指，却又是那样柔软
软到每个夜晚来临，他的女人
都在默默等待那根她熟悉的手指

足球
Soccer

发生什么事了吗？
有什么事正在发生？
没有人说话
与快乐的豹子相遇
我睡着了

竖，给竖
Shu, to Shu

早上，我看见
一只鸟
停在窗前
它看着
不像是故意
活在来世

古代
Ancie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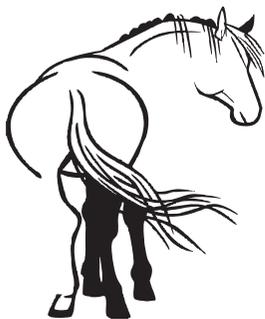
窗外，下着暴雨
他伸出手，随便抓住一颗落单的，不放
背着手，慢慢走向干燥的客厅
傍晚时分，他的女人
正在引火做饭，冰箱里
空空的，只剩下
一个鸡蛋

下雪
It's Snowing

这样的日子是不会下雪的
树叶早已变绿，夏天正在到来
指望这样的日子下雨，那也不太现实
这上午风和日丽，雨不会说下就下
可如果你正在读这些句子
那这会儿，你就是诗人

充电
Battery Charging

一匹良马往南走
还没走到淮安
它就坏掉了
怎么办，良马
可不是一般的马匹
就在不远的南方
马群正等着它
前去交配



结束
The End

省略一些爱
去厕所尿一泡
句号。

瀑布 III

The Falls(2016)



理由。稍作停留在一张纸上。法律和鸟。柴油。
算命。在没有鸟以前（11首）。山水。
最高指示。乘法。抬头。桔子。多汁的烧鹅。
春怨。我们在2000年相识。2000年以后，我们是夫妻。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随手写几个字。
冬天。带着任务来的人。但见泪痕湿。12月3日生日为虚度36
年而作。写诗。英语。蒙古。厚实。夏天的伙伴。黄雀。
花盆。给李滨。一张桌子上的物品：。俄罗斯钢管。罗生门。
诗。

理由
Reason

一个瞎子看见一棵树木
是因为她有看见一棵树木的理由
一个雨滴新
是它本来就新
同理，鬼是
不愿意相信语言
鸟一般来说是天空

稍作停留在一张纸上
Staying Briefly On A Piece of Paper

因为没有主语
事情就变得不怎么确定
它可能是一只鸟
又或者一个野蚊子
或者，最好还是别的
那样就能确定
它一定是停在
纸张的边缘

法律 and 鸟
Law And Birds

是搭不上边的概念
与一头熟悉的鸟（喜鹊）相遇
我在喝可乐，它停着
在路边望着空荡的天空
我和鸟，我们在彼此的时空
相互给了差评

柴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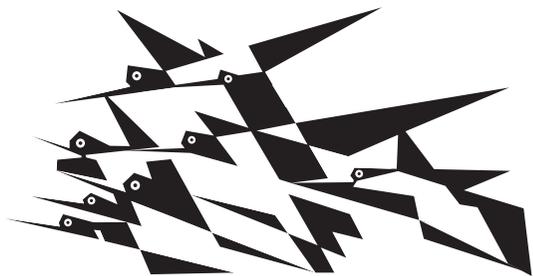
Diesel

看着，但不看见
说了，却又不负责
野兽在原地搏斗
鸟不在飞过的每一个地方

算命

Fortune-Telling

在一个一直在的地方
雨，还要等些日子才下
风和鸟完全没有，也没音乐
我到那里时，已是
九月的最后一天



在没有鸟以前（十一首）
Before There Are No Birds

在没有鸟以前
在没有鸟以前
天空，空荡荡的
天上什么都没有除了天空
天和天空也因为空
常常被人搞混
鸟的出现是一种进步
它让天空不再空荡（或更加空荡）
让天突然变得至高无上（又可能只是一股气）
同时也让人认识到万物
皆可翻译，累了就要睡觉

在没有鸟以前

尤其到了九月

天空下着雨

避雨的人

停在树下不动

因为没见过鸟（想见，也没有

见了，肯定也不是）

雨又老是下个没停

她感到空虚，甚至起怀疑

自己是不是快要怀孕了

在没有鸟以前

在更深的天空里

甚至在有了鸟以后

在还要深、最深的天空

那里有什么

见不得鸟的东西

是我想知道的

但又怕

在没有鸟以前

也没风。这个结论有待商榷
尽管它是事实。但在没有鸟以前
一个人怎么会相信这些，虚头巴脑的。
即使鸟大量出现，亿万年后的现在
信的人，总归还是极少数几个，不信的
即便鸟在她梦里反复打洞、造反
醒来后，她还是会接着堕落

在没有鸟以前

掉下来的龙
因为没有力气
没法再返回天空
从此遗留人间
成为祸害
这事不好怨谁
鸟，本来就没有
龙，它自己也是受害者
主要还是当时的人类
饭没吃饱几天
却热衷于上山下乡
搞什么偶像崇拜

在没有鸟以前
天空中到底有没有鸟
应该没有，如果天空比鸟早
《**鸟史**》上的解释是：鸟
最早是天空的事物，没有鸟
就没有天空。如果这说法没错
那我现在正看着天空
整整两分钟过去了，为什么不见鸟
经过证明的《**鸟史**》不可能出错
好吧，你说，那大概
是在没有鸟以前

在没有鸟以前
一粒种子落到地上
三年后，它长大
长成一个雪白的大蛋
有人看见了，说
这是什么东西
也有人知道，说它
是自己家的龙生的蛋
不知道怎么飞到了这里
再三年，还是雨天

蛋不见了，不见得很突然
人们这才想起奴隶制
可能已经落伍了

在没有鸟以前
叙事还很难。一个石头停在天空
看不出它的开始和发展、高潮以及结局
看石头的人等了三天，三天后
她实在饿得不行了，便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回到家中。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在没有鸟以前
风吹起树叶
仅仅是风吹起树叶
一个人在路上走（秋天）
却不知道她在走什么
天亮了，很快天变得更亮
远处看见雾
丈夫也从远处走来

在没有鸟以前

我们在喝百事

她一个人停在雨里不动

我们喝着百事看她

一个人停在雨里

她像鸟，雨里的那种

像了一会儿

又哪里都不像了

百事最开始是美国的一种汽水

后来在我们村也非常流行

在没有鸟以前

鸟飞在空中

没有人知道那是鸟

二、在没有鸟以前

是没有鸟的。作为总结

Jimmy，你已经睡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

（过多的）想念人类。

山水

Mountions And Rivers

一把雨伞打不开
原因之一可能是它坏了
一把坏伞能不能打开
这要看开伞的人
愿不愿意，还得看
伞坏在哪里
但这些都妨碍
一把坏伞打开
与不打开
它都是一把坏伞
假设它就是一把打不开
坏掉的伞，而天空
又没在下雨
那么一个人她
为什么还举着它

最高指示

The Highest Directive

在一片乌云下
女的说：等会儿会下雨吗
等了一会儿，男的说：
不知道。
很多年过去了，
当地的最高指示照旧：
饿了，就要吃饭。

2015年12月26日有时小雪，乘法三首

Multiplication

我加上你
我们在一起
是两个人
还是我
照样还是加在一起
但是，是与一头鸟相加
结果却等于另一头鸟

(它偏小，看着
也更小心些)
我有些想不通
也问过你怎么看
那会儿你有些失落
说无所谓
过都过去了

两个木匠到村里来
到达前，河上的桥被大水冲走了
他们在山上砍了些树，搭好桥
很晚才来到村里

雪，下了两天两夜
接着又下了一天
今年的虎山
格外平和
阳光下，挨饿的虎
趴在山顶休息
它睡着了
它，睡着了吗
从我的窗口远远望去

2015年10月21日，抬头三首

Look UP

一个人为什么要跑去山上住三年零三个月
三年零三个月后的下午，又逃下山来吃一顿饺子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阿强，他不知道
梅花三，她还在梦里谈什么爱情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05:52分，我醒来后
有一个光脚的，从梦里直接跳进了火坑

从我的厨房走到大海会经过一棵树
1986年，我和邻居的女儿种下这棵小树时
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会长这么高：
从厨房的窗户望去，它不但高，还很近

土豆曾经拯救过人类
它是伟大的蔬菜
哪怕它长得不好看，又价格便宜
它还是好吃
土豆在欧洲救过欧洲人的命
欧洲的历史比我们晚6个小时

桔子

Orange, to Liu Qin

一个人来江边看水
江水千里迢迢来到眼前
她看见了什么
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
来江边看水，江水泛滥
她看见了什么？江上
浪花翻滚，一些被推到岸上
一个人来了，从远地方
(不到 50 米外的宾馆) 来

就像以前，她常常来到江边
站着，看着眼前的江水
她究竟看见了什么，让她
一直在那儿站着？
一站站一早上
这时，江上有浪花
在翻动，一浪接一浪
一些被推到岸边上
另一些直接消失
她是一个（单个的）人
从远地方赶到江边
想看一看江水
她站在江边，顺着江水
远远看去，江
是江，天空
是空荡荡的天空
看不到尽头
她是（她知道）一个
来江边看水的人
她看见不远的地方
一些浪花在
江上翻滚
就好像浪花

是浪花，水
她不关心
她没动
在岸边站着
没有走到水里去
她是一个来看水的人
从远地方来，她想
去江边看一看水
她就来了
江上什么都没有
（一、这里不考虑船只
和跳出水面的鱼。
二、江水从左往右流淌，
多年后，她才发现
这是一个错误。）
只有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一些短暂的浪花
有一朵，她看见了
但没有看清
她点燃一支烟，吸着
浪花，一浪
接着一浪

在江上翻滚
有一些
被推送到岸边
她看着这些浪花
想起以前（这首诗有 400 行！）
她并没有见过它们
一个人，像她
这样一个女人
（有一道八字眉）
来江边只想着
看会儿水
没去想江上
还有浪花
她以前没注意
她看着这些浪花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也不知道
要想些什么
浪花，在江上翻滚
一浪跟着一浪
短暂，并且重复
太早的清晨
江边上

没有一个人
只有她，一个人
单单的站着
看着眼前的江水
她看见了什么
（我试着帮她
猜了猜，没猜出来）
这一次是她
经常去江边的
其中一次
她以前总是经常
去一个地方
但这次来江边
是为了看水
（以前也是）
她看到江（水）上
一些浪花在翻滚
其中有一朵
她看见了
但确实没看清
她是第一个见到
这朵浪花的人
她这样想，以后

也不会有人
见到它
这一朵浪花
落到水里
成了水
别的浪花
也是这样的
(也有一些
被推到岸上)
她不想去关心这个
也不担心
她(穿着人字拖)
是一个在很早的清晨
来江边看水的人
天刚刚亮开
她就来了
来江边站着
看着江上的水
这条江往上
看不到头
往后看
又没什么看头
江水千里迢迢来

江上,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就好像水
真的只是水
而浪花(这是谁的桔子?)
也只是浪花
她看见那些浪花
也能听见浪花
翻滚的声音
她点燃一支烟, 抽着
感觉有些抽不动
一个人(她)
独自来江边
不是为了
找一个地方抽烟
是她想来江边
看水, 顺带
也抽会儿烟
这是好的
她站在江边上
并不想走到
水里去

她是看水的人，女人
一个从远地方（穿过马路，
走下洪堤）特意来
看水的女人
她没必要
也没想
走到水里去（冬天，
江水应该很冷）
只要这么看着
不在乎多久
——她刚到不久
也没必要看多仔细
能看着江上的水
一些翻滚着的浪花
已经不错了
更不用说
好、坏
水有什么好坏
江上空空荡荡的
比天空还空，还荡
这算好的
从水里涌出的浪头
一浪推着一浪

这更坏不到
哪里去，至少
她还能见着
一些浪花，她想
她甚至看见了
其中一朵
只是没看清
那朵浪花离开浪头
在空中
短暂停留
很快落到江里
消失，不见
她是唯一一个见过
这朵浪花的人
这没什么，她想
就像她也是唯一
见过自己的人
在任何时候
这没什么
她一个人（女人）
从远地方（要多远
有多远，推开窗
就能看见）来江边

为的可不是
这些东西
也许她什么
都不为
只是想到了
来这么一趟
她想了
也就来了
来到江边站着
看着眼前的江水
几乎和她想的
一模一样
江水千里迢迢
来到眼前
看不见始终
也看不到目的
这一江水
有多重
这些浪花
看着却很轻
轻轻的
骑在浪上
几乎没做任何滑行

便落到水里
消失，不见了
她没有想过这些（哪些？
这是谁的桔子）
一个看水的人
（她有时想
她是水做的）
在天刚亮开的
清晨，天上下着
极细的细雨
她一个人
来到江边看水
她以前不会这样
不会在这么早醒来
去一个地方
她这是第一次
天还没全亮
就一个人老远
（站在宾馆窗口
江就在外面）
从一个地方赶来
第一次这么早
去看她想看的水

有时必须这样
就像去投奔
一个目的地（那里
什么都没有）
和她想的一样
看不到尽头
只有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不断往沿岸推送
就好像在她
没来以前
那些浪花就已经
在那儿，而等她来了
它们又很快
落到水里不见
一浪，接着一浪
带着没法数清的浪花
其中有一朵稍大
她差点（就差
那么一点）
就要看清
但还是没有
这没什么

她点起一支烟
抽着，抬头往远处
江面看过去
整支江水
能看到的部分
在天空以下
江面比起天空
还要空荡
看不见的部分
根本看不见
想象中，它们在
千里迢迢还要以外呢
那里的浪花
会不会更大些
其中有一朵
会不会还沉在水里
这只有浪花
自己知道，她不知道
她是一个看水的人（女人）
浪花，能见多少
不是她说了算
哪怕只在
江水的表面

看到一些浪花
也不错
水里的事情
过于复杂（1986年）
她又能知道多少
一个看水的人
只要安静地
一个人看着水
这已是好的
没有比这
更好了
她不需要总是看着
有时也可以停下
用手挡住
江上来的风
重新点燃一支
冒会儿烟
她也不需要
总这么站着
就像那些浪花
站在浪头上，累了
便堕落到水里
她可以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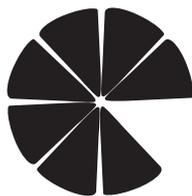
坐在潮湿
未干的岸边
吸口烟气的同时
顺道也吸一点
江上来的风
这些都是可以的
没什么问题（她也不在乎）
一支可看
可不看的大水
只有水上的浪花
还有那么点儿意思
她跑老远（穿着人字拖）
从远地方（慢悠悠）
过来，来之前
她可没想到这个
她以为只是一个人去
看一下江上的水
没想到这一来
还在江上
看到一些浪花
（她以前并没
注意到这些）
这是她

没想到的
她以前想过
许多事情
什么一头鸟
落到身后，那是
一头长翅黄鸟
又什么一片树叶
从树上掉落
落下后，树上
就再也没了树叶
她能想到这些
还有那些钓鱼的事
她会想起在老家
钓鱼的水潭里
一个女人（她不认识）
从桥上跳下
结束自己的事
她经常想起这个
有时，她也怕
想起这些个
（浪花在江上翻滚
不断被送到岸上）
她想起她对看一场

恐怖电影这种事
一直觉得恐怖
她甚至没法理解
一个人（像她
这样的女人）
为什么会热衷于
看恐怖电影，总之
就是这么些
劳神的事
她看着江上的水
能想起很多
但她从没想到
江上还会有浪花
她看着它们
感觉很熟
要不然，她不会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特别是有一朵
不是被推着
反而是它
引着浪头的浪花
它由其显眼
一眼被她看见

她还没
来得及看完
浪花便落到水里
完全消失不见
江上，还有别的浪花
但没有一朵比它
更为熟悉
她想着这件事
也没觉得有什么
想一想，也就不想了
顺手接上一支烟
空牢牢抽着
没什么劲
也不怎么想动
她安心看着江水
一个看水的人（有什么所谓呢）
安静看着水就好
没什么多余的事
要去想，这水
也还很安静
天亮开才不久
江边也没
别的人（除了她）

她可以放心地看着
眼前的江水，在日出以前
但这天早晨下雨
应该看不到阳光（那个桔子
摆在烟缸旁边）



多汁的烧鹅

Juicy Roasted Goose

它在动，可是它又没动
当它轻轻动了一下
我们也跟着
轻轻动了一下

春怨

The Spring Grievance

吃过中饭，她一个人来到河边
望着水里的天空。只是望着，并没有
在想进京考试的梁山伯
已经是翌年春天了，没有一点消息

我们在 2000 年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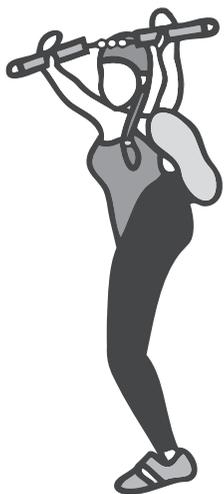
We Got Acquainted in 2000, to M.

她扮演一个佛教徒
脑顶开出了花，在昨天下午
烧水的时候

在一根头发上
打三百个结
她有时这么想
也这么做

电台，在播放
过时艺人的
热门歌曲，星期二

厨房外
机能衰退的酷孩
在沙滩扫雷
脖子缠着电线
准备好了
随时能通电



2000年以后，我们是夫妻
We've Been A Couple Since 2000

我的女人
是一个拿着面包
在临河里车站
等我的女人（还有三站）
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
可能在哪儿见过她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A Cup of Clean Water Is Placed On The Table

袭击者驾驶满载炸药的汽车冲进安全检查站
总共十九个字，一百五十五个笔划

随手写几个字

Write A Few Vocabularies Casually

外：我正在外面走路，天空好黑

萝卜：它让我想起外婆，我们太久

没见，大概也没机会再见。好：

好很好，没有比好更好，还要好的字

但是：但是什么？

天空这么黑，我可以

往天空方向射去，

但是不会。

冬天

Winter

（我们看不见）

雪，停了

她停在路上

一个女人
从前天下午起
她就一个人
停在那儿
停着，不动
(这不重要)
一匹马停在路上不动
(我们还是看不见)
一匹红马，红棕马
还是什么鬼马(不重要)
还是说干脆一只鬼
停在路上方，静静的
(反正我们看不见
也不重要)
女人有时在数钱
不数时，停着
完全不动
从前天下午
下雪起
现在，雪停了
雪一停
女人就走了
(我们更看不见)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她一走，又一个女人
走到路的对面
(我们不想看见)
她不好看，人又丑
前天下午
下雪时
我在路上见过她
与上一个女人(我们
已经看不见)
完全不一样
她一边走
一边在打电话
(我们听不见)
她走远了，远到
(我们想看见
也不可能)
我们看不见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雪，已经停了
雪在下

带着任务来的人
A Man With A Mission

下午，一个人
敲开我的门
说跟她走一趟
我问什么事
她也没说
只说去就知道了

但见泪痕湿
Tear Stain

一个女人在路上走
低头听着耳机
她在听什么
我不知道
但她为何停下来
突然停在路上
抬头望着一株树木（或天空）
这个我就是想知道
也不可能知道

12月3日生日为虚度36年而作

Happy 36th Birthday

一个人被生下来
活着，然后自己死去
以前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写诗

Writing Poetry

一首诗写完后	而发霉
把它存起来	它是一首诗
碰上合适的时候	（好诗，或许
发给朋友看看	并没那么好）
一首诗（好诗）	已经被写出来
是一首已完成的诗	在一个有阳光的上午
写完后，它不会	七行，或十行
再多出一行	不会更长了
也不会因为	一首好诗（或许
天气不好	并没那么好）



它不需要太长
可如果短
也短得合适
它是一首
写给朋友看的
好的诗（或许，它真的
并没想的那么好）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在阳光下写
会写得更好

（那是一定的）
可它已经写完了
一首诗，写完后
我们也只能
接着去写
另一首

英语
English

把它
放在手上
不同的老虎
走去
不同的
山顶

蒙古
Mongolia

中午下着雪
一头红马朝我走来
马背上冒着热气
嘴里吐着白沫
这是一头全红的孕马
它走到跟前，小马
刚刚好落到地上

厚实

Thick And Solid

一个晚归的女人
低头走过两棵
树叶厚实的银杏
考虑到她是一个
晚归，并急着
回家的女人
她没抬头
她应该
抬头
但是没有
但是这又能怪
谁呢

夏天的伙伴

A Friend in Summer

午后的阳光照射在破碎的波浪上，
我坐在露出溪水的石头上休息也抽烟。

岸边，站着一个人黑瘦的年轻人，光着膀子，
他打招呼说：啊，你回来啦。

黄雀
Yellow Finch

4个A——
A A A A

花盆
Flower Pot

鸟回到笼子后化为气
同理，树停上鸟后变为木头
我相对好一些，一开始只是像你
后来才醒悟，成为你的遥控(你以为呢)
你说，先念经，花等会儿再开

给李滨
To Lao Li

有时候，我会因为什么而感到有点儿空荡
这种时候通常是魂魄容易失散的时候
我的经验是往身体里注入一些好的音乐
作为回报，它给我踏实的感觉，不会想起死
秋天，具体到一场雨，它还可以具体到一颗雨
滴落在树叶的声音。我是这样想的，朋友
神被形象化以后，它就有了（它自己的）秘密

一张桌子上的物品：
The Stuffs On A T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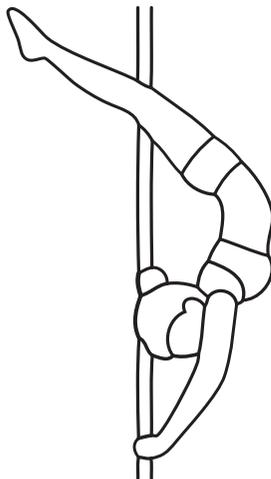
一只斑点黄釉宽口瓷杯里 1/3 杯咖啡（不加糖）
顺序不分前后：一个小塑料卡通龟（正面）、
一盒 8 毫克中南海硬壳：还剩四支、一张
平安银行开户纸（浅蓝）、一只斑点粉彩
瓷杯（与黄款同，内空）、一罐 330 毫升

怪兽能量饮料、一袋稻香村什么东西（还剩四根）一张北京市公交 IC 卡，昨天刚办，里面有约 76 块、1 个一毛硬币（反面朝上）、一些烟灰、一个小滚轴，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在烟灰缸旁边，缸里（缸里东西不算紧贴桌面）、一瓶 KIRKLANG 坚果，没盖子。汇源桃汁，一盒一大块桌布，以上物品都在桌布上；一张中国银行接汇申请单（蓝底存根（竖着））、一盆塑料花，不是玫瑰或桃花，粉红、一个斑点壶（内空）、3 盒凯咖尔酸奶，不爱喝。3 根配套吸管（罗池，吸管！）、1 个 Yoyo 飞鹰球、一盒现在只剩 1 支的中南海 8 毫克、一个红、复古铁皮玩具跑车，缺三个轮子。一个飞利浦音响，插着一个屏幕碎裂 iphone4s，音乐。一只手（右手）贴在桌上。另一个手机、在 byword 上写完（还有最后 2 个 + 一个括号：总共约 15 字）（音乐：all tomorrow's party。不算在桌上）一些尘埃——不许抒情、另外一些东西（我们看不见）

俄罗斯钢管

Russian Steel Tube Industry

1913 年，俄国
钢产量是 420 万吨
如果制成钢管
可供全世界
钢管舞爱好者
至少使用到 2058 年
从封建社会跳到未来
什么主义结束



罗生门

Rashomon

写完一首诗
照着它
重写一遍
你会发现它们
是同一首诗

诗 *Poem*

什么是城市生活。一种脏东西？快速交易？
地下通道里的一个污迹？用什么东西能够形容
城市生活。走进任何一家商店，买一罐可乐
在星期六上午，看完电影，去寺庙烧香
色彩斑斓的女尼姑在发短信，徒劳的动物
在街上出没，喷着雾，人们来到城市
过想象中的生活：龙、量子、禅宗、音乐、
诗、鸟，天黑了，或者很可能
天其实已经塌了，爬上岸，曾经有一个
消费者，摸黑回到她的家中，客厅在下雨

瀑布 IV
The Falls(2019)

Page 120~131

艾米莉·狄金森
此刻
衬衫
因此
所有
改造
投奔
每个人失落
虚线
一种思想
画面

艾米莉·
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一个穿
adidas
短裤的女人
上午写了
一首诗
（后面会提到，
这件事不会对
下午发生的事
造成影响）现在下午，
约2点一刻，天空晴
她躺在地板上
在写下午的内容
她的短裤还是
那条短裤

人，已经是
下午的人
中间多出了
一点杂七杂八
的记忆，以及
吃饱了饭
这没什么。
不像一间
淡季的
印厂
她拥有超
稳定的人格
她就像巨浪里
那个特别的
浪花，那么舒展
翘着二郎腿
她的目光
主要注射在
脚上的袜子上
她在写（一朵花卉，
或许一块咸味的饼干）
写在她脑子里
可诗有什么写头

对随便一件
什么事
上瘾
她已经过了
那种年纪
她的两片乳房
平摊在胸口
她特别想
跑着去苏联
当尼姑，有时
她想象自己
挥舞着
两根海带
一边掉眼泪水
与过于纯洁
的词汇在一起
常常让她
颓废不起

此刻

This Moment

没什么特别。

我躺着，一只脚搁在一部风扇的摇头上。

因为某种阻力影响，它卡住了，

发出的声响

类似在古代空踏一部掉链子的自行车

此刻世上的其它情况

只需要全部减去 1。

衬衫

Shirt

无向西班牙看去

我的脑子在活动

当我伸出手

把烟灰抖落在窗外

我的心跳在 60~

70 之间，每分钟

我的每一个女朋友
衰老 8 岁，并不能
被 3 除尽
她们一起去
海滩 SPA 了
其中 2 个走失
余下的统一
喂了鲸鱼
在如此物理的下午
我接到了通知

因此
Therefore

1986 年，中午，明亮的中午
一个女人扛着锄头出门去了
别的女人在睡午觉
扛锄头的女人出门后，走出村子，来到村外
夏天中午，阳光不但明亮，还绝对静
那些睡午觉的女人，睡得很沉
女人扛着锄头路过时，并没有惊扰到她们

其中一个女人缓缓翻了个身，但没醒来
(等她醒来时，那女人已经走远了。)
这是一个夏天明亮的中午，那种明亮
通过女人皮肤的反射，显得特别以及特别明亮
扛锄头的女人，这时已经来到地里
她放下锄头，准备睡觉
也就在这个时候，阳光一下暗了下去
睡午觉的女人们一个一个醒了过来

所有 *All*

她移动手臂
用指头
把一点烟灰
弹入可乐罐中
作为一个
坐在公园长凳的
被观察者
她的这个细节

容易被忽略
我帮她想过了
曾经，包括历史上
所有一切：
钻木取火、
战争、饥荒、好的恐惧、
分田地、水稻培植、
发明一点小小的原子弹、
毫无疑问也包括藏起
一个可乐配方、
麻将、无数次拥抱（A 和 A）、
打造越王勾践剑、插入
后拔出、鸟飞在空中，
云云。都是为了
在完成这一
小套连贯动作，后
收回夹烟的手臂
凑近嘴
复吸出一口烟雾
吐回到世界上

改造

Reform

你还有什么
不满意的？
国家和社会
一眼看不到尽头
泳池里，大部分水
已经蒸发
我和你，还活着
在同样的秋天

投奔

Go To For Shelter

从大前天起，我们的茱迪
便失去了所有的控制
五根绳都绑不住她
弟弟只好用手护拖拉机
连夜把她（嘴上夹着一根竹筷子）
运送到隔壁县的舅舅家

进门时，舅舅正在
石板上斩一支龙
我们的茱迪当场昏厥了过去。

每个人失落
Everybody Lost

云看着像玩笑
兔追上消防车后
又去追赶一群异形
送葬队走散
炮仗响声沉闷而空虚
我们结伴，走去失落之巅
那里等着世上唯一的独角兽和
乱蹦的侏儒。晚风轻拂
我们忘了带上勺子

虚线

Virtual Line



她喘着大气
掏出一根虚线
解开结头，在我眼前摇晃
一根细、红、直的虚线
我跟她相当不熟
她（严肃）
没说话，晃着
我只好再次踏上
我那对绝对的风火轮，消失。

一种思想

A Thought

下雪是一种思想
一罐百事也是
有人反对吗。下午，在损耗精神
的天空，一头灰鸟停着（静止不动）
同样也是一种可分辨的遗憾。

画面
Picture

93年，或92年
或可能94年，中午或下午，夏天。
画面中看不出准确年份
一条阳光下的县城商业街
街的一边是各式店铺
另一边，一条浅水、平常的河
水流缓和，偶尔泛起一点光
街两边，人行道上
种着一些对称的梧桐树
一个少年和他母亲
在其中一边树荫下走着
一些午后（或下午）的光
穿过梧桐树茂盛的树叶空隙
落在砖铺的人行道上
少年有意踩着那些光斑
走在前头（不远）

他母亲行动稍慢，手上拎着
一只黑色的上海牌皮包
另一只手不时用手绢
擦着脸脖上的汗水
少年有时停下，回过头看
不说话，等着母亲走近
整体的画面
仍然没有移动
一条中、下午（也许它真的是一个中午）
随便一个南方县城里
一条不算热闹的街
夏天，体感温度远高于气温
那些看不见的昆虫，为繁殖交配
爆发出大量噪音（我们听不见）
那条穿过县城的河
倒映出天空和云
云要浅一些，在水下（里），均匀，洁白
少年走走停停，空着手
进入视线的画面经过脑子处理
变得比实际抽象，
新，气息更浓。
他想记住这些印象，他记了
那些轻微摇晃、厚实、反着光的树叶

一部锁在路边丢了踏板的自行车
一条中午的河，一个跟在身后
穿着浅蓝布衣的女农民，以及夏天
这些东西，足够混成
一个可靠的画面
画面在移动、变换
但那种感觉是一致的：他说不上来。
从走出学校门口，走进这条街
少年一路上没说话。他想说。但有时
想不起，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想
也就送她送到不远的公交站
最多在那里一起等会儿车
严格说起来，这算不上离别，92年。
不是92年，就是94年
我现在想，它应该是92年，夏天
中午的阳光，我还有印象：那些阳光
只能说它特别：不存在其它，只是特别：
那条街、街边上的河、风、那些宽大的树木、
标语、往事、杂质什么的都过于稀松平常：
也只有在那阳光下，我才能逐一还原。



瀑布·小写
The Falls, Small Writing (2019)

- 《通县，阳光二十一首》
《统计》 《速写》
《写：致老爹》 《跟孤独没什么关系》 《回忆》
《清晰的事物，败坏的鸟。》
《新的诗人》 《冷饮》《季节和反季节》
《阅读》 《堆栈》《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乌云》 《2018年12月17日》《女人》 《尽头》
《小心火车》 《在一个傍晚》 《助攻》
《倒叙和悬疑》 《捡到一只猕猴桃》
《救世的策略》《阳台夜眺东风大道无感》
《粗粮》 《寄卢升》

Page 133~198

通县，阳光二十一首
Tonglifonia, Sunlights

1、2019年1月25日，通县，阳光
今天通县的阳光有多好（对一个上午刚到的人）
简直可以用它写三百首诗（而不用总是提到卢照邻）
一回家，我就来阳台坐着（也不喝水）
需要的鸟正好停在栏杆上（一头发霉的喜鹊，它睡着了）

近处（群芳南路、两棵银杏），路对面（荒地）
以及更远（空荡的天空），这一切那么熟悉（平常）
仿佛只有这些阳光（它好、光亮，全面笼罩）
暗示我，其实回来的不是时候

2

我有时不怎么相信这种自然光线，不是
它干净、核、直线，和所谓波粒二象。
我不知道。有时（我坐在任何一个阳台上
喝水，也四处瞭望）我看着它，知道它酷，
但也怀疑这里头有阴谋（就是那种：
高级、抽象、宏观神什么的）：阳光下，
一切明白、显然，只是我看不见。

3

晚上要出去吃饭吗
即便快放假过年
在北京想找一个朋友的饭局
总是有的（几个东亚病夫
在失落中哀愁个什么）16:31分
阳光在褪去（消失）

我没想。打算到床上
睡一觉醒来再说
反正有没有光
在哪儿（副中心），都是睡

4、次日，同上，续

上午 8:56 阳光
烧些水，三、来阳台歇着
玛丽莎是一个外国女人
昨晚，她喝了个全醉
大概捷克、还是
斯洛文尼亚什么的
黑乎乎的。回家路上
她又加喝了两瓶
算是喝通了，不知道
掉了两条裤子
今天上午的阳光仍然好
否则呢，阳光
它必须好
对自然光的好感
我感觉，主要来自
毛绒绒的祖先

他们一路下来的遗传
也不是。我的感觉
经常出错
并且不怎么稳定
“让一让，不要挡着我晒太阳。”
说的好像那些阳光
是他的
他明显超时了
从这里远远看过去
他而且也不关心
乘法（包括过期的牛奶）

5

阳光下，一匹到处漏气的马
艰辛岁月，若干无名的地主聚在银杏树下烧火
我要这些画面干吗，没用
已经过去两天，还有没有人记得
我查了全球天气预报：委内瑞拉（约等于零）
今天阴转小雨，17~24° C，东风2级，
相对湿度94%。很精确，具体，超越理性
但是身体没两毛钱的感觉。但是拐两三个弯
也能想起杜工部：继续待在潜艇里，不要上浮！

6

通常在诗里
无论多好的阳光
用完后，它就没用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假设
我们谈的是这会儿这些实在的
群芳南路上的光：
它平和、体感舒适
是最好的那种
那么邓兴，我们还谈它干什么呢
我还是建议你来北京混几年
在地级市搞写作
无它，只会写成大师

7、三日，同上

给我一把能发出声响的琴
我将对着这早上的太阳一通狂奏
它在天上和看不见
自转周期约地球的二十五倍
我不想起床：没有值得一个人起床的阳光。
是阳光，而不是别的

只是隐喻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诗就是隐喻
而象征大概也没那么糟糕
没有象征，那代表核心的发光体
仅仅是一小个黄矮星
这些都不要紧。我要的
是一些实在、明显、
可被身体吸收的光能，可是没有
这会儿 8:36 分，从窗户看出去
空荡的天空只剩着一根稻草
我火气不够，只拨了拨一根琴弦，只一下

8

我在等（空的）
没法等了，起床去买烟
一个拖行李箱的关公
在路边等车（停着）
我停下，像他那样停着（而不是在等）
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
停着不动
也不知道在停什么
但肯定不是在等

(阳光, 或其它。)
没什么特别要等的东西, 我没有
(也不打算) 突然走向共和

9

槐树登机了吗
11:20 的航班
要是赶趟
这会儿他就
已经在天上
两小时后
降落在没有阳光
的首都机场
不像在那高于
云层的天上
那阳光无限接近灿烂
甚至直接来自
深邃的虚空
明天见!

10、第四天，又阳光

不要在意这一天天气的得失

要关心的事情有：

把书桌从房间移到客厅

下楼买两盒烟

烧些水（扫一下厨房的地）

去个理个头？阿希巴，算了

5、整天跟张临待在一起

（早上8点，M.她上班去了）

等小平他们来通县

喝（继续）

别忘了电话浙江

中午有一个电视送家里

这些、那些

诸如此类什么

11

一个女人走在群芳南路上（从我的左边到右）

在这样（默认为好）的阳光下，她穿一件

黄色的上衣，她是一个中国什么人，她不知道

去哪里，不高：矮小。移动迅速，反光

每次都先抬起前脚，她不说话。头脑冷清

也许她已经吃过早饭（我们不知道），她还有一条狗，这点看不出来。她特别，对她自己而言她活到了现在，假设以她设想的样子。她在：这里那里，她最好消失。大概这样。她消失

12

阳光下，四只袜子
还是在阳光下，或风雪中
四只袜子的秩序

外一首《批评与自我批评》

“每个人
都值得拥有
美丽的
沙龙品质
秀发。”

在喝混叉的
第二天上午
08:46 分
躺进水缸

制造一点波浪和
上述均不是

丢了
一个帽子

13、第五天，这首诗还要写多久
这取决于我还要在北京待几天
这天有阳光，我就写一写
阳光好（明亮），就写好点（多写一些）
没有，我也不勉强，随手空写几句
要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就像今天通县的阳光
我最好赶紧出门，去城里
找东林和槐树（两个武汉人）散步、喝茶
从五四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到库布里克
当我们走到七圣路（夏天，那些发亮的阳光、
树木和一个衣装鲜艳的朝鲜女人）天已经黑了

14
回到家，我现在晚上快 11 点钟躺在床上
房间里只有一个手机屏幕在发光

把手机关上，光就没了。我的感觉
光关掉的速度比光速还快（只是感觉）
现在房间黑着，也不可能全黑一点光都没有
这些杂光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兴趣吸收
我是黑洞（可以想象成一个点）
我有时偶尔作为一个光源发射的光芒
通常照不到我自己，射得也不怎么平均和远

15

平谷还是太远了
槐树，你到了住处没有
我要睡了
你到了就在鱼群里打个1

16、今天大风，星期三

我都不用打开窗帘
就知道没有阳光
昨夜，我听见北风
刮过华北平原
横扫一切牛啊鬼的神

它们在风中乱舞，都是当代的
身上绑着各种海带
而我骑着巨鹅停在高空
喝可乐（也啃着半根甜玉米）
起先，我以为只是在做梦：
它枯燥，用打火机点它反复试
终究没烧起来。

17

去厨房烧水，冲茶，之后回到餐桌坐下
在没有阳光（风摇晃树枝）的星期三上午
我和张临待在家里
张羞，你是属什么的，他问
羊，我告诉他，不要在地板上表演一个拖把。
他当然是我的光，唯一的一支
我有时把它抓在手里，倒过来竖着
有时扛在肩上，也有绝对的意义

18

中午，阳光略有回升
狐狸出洞找东西吃

在旷野中碰到
一个闲散的达达
知道跑不掉，只好安静坐好
听了她九十分钟的
古代文学基础

19、一月末，结束三首

醒来，又很快睡去
在凌晨 3、4 点钟
我在河边哭
丢了东西，怎么也找不见
我知道它是梦
那种伤心真实极了
我没法控制
只有让它泛滥
再醒来，天还没亮开
走去厨房喝水
一连吃了三个桔子
心绪平复下来后
走去隔壁房间
看着睡中的张临
他在这里

20

今天太阳照常出现在天空
通县阳光一般
我没出门，一大早上坐在阳台上
看着一枝楼下的杨树
一枝树木到底有什么好看
即使在一般的阳光下？没有
要树叶没有树叶
也没鸟停着
倒是风（底线和内部矛盾），算了
我还是早些走，最迟明、后天

21

除了一些光，
一个瓢虫那样的小东西
也停在我手背上。
什么是光？
光就是开始的地方

统计 *Statistics*

在陕西，一个女人
被村里一个强人砸死了
二十年后，2018年
2月15日除夕
女人的儿子张
冲进这个强人家里
一口气杀了三口
2019年1月8日上午9点
张被判死刑
它的过程像是 1:3:1
结果仿佛是 2:3



速写

(2019.2.2, 从通县到浙溪村。)

Sketch

(1)

1986, 一群酷孩在田野游荡, 每隔 15 秒深吸一次快要掉下的鼻涕。

等着。

一分钟,或只是等着(红灯亮着没动)在 06:12 分。而早先, 05:40 分, 几乎没怎么睡, 自动醒来。去厨房烧水, 望着水蒸汽发会儿呆, 一个打火机和出门。跟张临打个招呼, 他还睡着, 摸到他脑壳: 热乎乎的、开放。过完年我们武汉见!

忘了喝水。

天黑着, 把一袋垃圾丢进楼下垃圾箱, 天这时全黑。不知道。点燃一支, 移动。

走出灯火全灭的 DBC 加州小镇（离这里半个地球远）。

往地铁走去。

一头鹅在公交站停着，冒气并且只有那根脖子在转动。什么是城市？路灯亮着。在任何傍晚，路灯点亮的那一刻，正好抬起头。妈的，赶场路上清静之极，我感受不到四周所有事物，没感觉。现在，06:12，等着。在同仁堂制药和梨园公园中间的路口，红灯亮起，只有等着。红灯，2001 太空奥德赛，等着。

这路上，没有一部车辆和银河散落。

稍息。

(2)

一部城铁从郊区开往城市，这时，城市黑乎乎的，空着。龙也游走了。龙等于什么都不是（之王）。扛着包裹，一个农夫站在我正对面，倚靠在一根钢管上。不知道在站什么，到处是座位。他不是淮安的。不可能是。不像是归隐黄山的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此刻。仿佛缘分如此莫测。我也有我的路要行。至少趟过两条河、三座山。还没到九棵树，仅仅在梨园站，突然人满为患。闻到各种杂七杂八的乡土气息。这才不到 7 点。新乡土气息。

四惠、大望路、大望路西，连续换乘。

不要走到自己的前面去，超前。那里什么都没有。自动扶梯。去 14 号线需要移动 1200 米，上下五趟电梯。500 个人里的每一个人。一种神秘宇宙力量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往故乡（什

么？无非那里还有几分田地，又不值钱）回溯。

磨磨蹭蹭的，有些走不动。

（换什么座？）

还早，7:23分。在交通平面图前看一会四面八方的交通。

7:23分。

这时每个人都在7:23分。

一群每个人。

脑子里闪现冰箱和脂肪和硝酸甘油以及大量不可控的什么，海浪啥的。不知道。

移动！

七站后到南站。刷地铁卡，7块，进站。

我感冒了吗，没感觉。

O.M.F. 关公，这里是什么地方！爆满的人群中，我看见一个女文艺青年，涂着反光银指甲，太阳镜，那种晃来晃去的游子扇那样的折子长裙（不知道），搞不清楚，反正特土。我不是有意的。但她确实把自己搞夸张了，举例说，就像鸡群中一头脱毛严重的鹤。是在搞抖音吗，还是什么？

G165，08:30，北京南——绍兴北。2019年2月02日，12车08C。

买瓶水，狂喝两口。

接下来的问题，去哪儿点上一支。

车票反面的乘客须知上倒数第六个字是个别字。

15A。08:07，挪去检票口附近等着。

每次都这样。等着，还是出站吸两口，根本无法作出决定。而每次我都老实去等着。检票员在朝我这边方向招手。不说话，这个检票的摇手位置应该特指我。什么？我走过去问。并且以愿意立即承认任何适当的错误的一脸无表情。G165，她说。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你可以提前进站，她说。G165 是不是，是就赶紧进站。

看了眼车票，确实是 G165。

但她妈的这也太莫名了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能早点去站台，吸上一会总是好的。

就这样。吸完一根半，再次回到列车厢，差不多 8:27 分，我发现我的 8C 坐着一个妇女。我看着她。她说，我已经帮你换到 9C 了，行吗。

行，当然行。我懒得说话。

但是我放在桌上的休闲书（好歹也是波德里亚的《美国》）去哪儿了，还有 M. 凌晨起床特地帮我炸好的一袋鸡翅，农夫山泉等，去哪儿了。还有我的无敌行李包。总算找见，它在 6 排（对面行李架上）。

几把无所谓，你们说了算。

一列往南的列车。（不要去南方！那里烈焰绵延，蝮蛇蜿蜒。山深林密，虎豹逡巡。不要去南方啊。）08:31 分，它突然动了一下。接着，缓缓启动，加速，离开。

就这么简单。

(3)

平原屈兄：9:46，我此刻在平原，燕赵平原。以时速 600 公里 / 时辰巡视土地，放心，它们很平。我要暂停，歇息片刻。

(4)

济南西，下车的旅客请跳车。

下去吸几口。3 深、2 浅，正好 5 口。

冷得要命。

把宝贵的烟头弹飞，这个地方风水一般，没有阳光。我仔细观察了。

还没喝过趵突泉。

移动，二月，在中国移动。

平原上，主要是一些土地、少量树木、羊、几个人。一些电线。云和天空完全没有。

一条河。

那些白色的东西是雪（10:51 分，在胡庄村附近：误差超过 1 公里）。雪是好的。一场好雪更要不知所终。雪停着。也可能已经下完。没有阳光，一切都看不清。也没必要看清。这些、那些，加在一起还是这些那些。雪比它们清楚，但不重要。没有重要的事。下一站：南京南。

南京也在下雪吗，不像。

我写超前了，等一等。估计半小时后 12 点才到。

*

醒来。已到太湖吗，还是什么鸟地方。阴，天空空荡，不到 13 点，仿佛冷清的古代：既是时间也是地理上的感受。总之书生近江南，一股浓烈的乡愁在逐渐酝酿形成：例如，对东京王珂来说，我就是他永远的乡愁。只要我还在，无论时空还是情感，一种永恒的无稽（现实性）。

有需要补票的旅客吗，没有。

这个社会往大了说边缘文明正在日夜兼程追求超级速度（效率），以追赶上其它历史的步伐。而它自己则不需要也没有历史。它只有虚拟的故事，不需要真实根据。女娲峰，一个地图上的名字。你能知道它是什么吗。不知道，它可能是一间印刷公司：而围着溧阳市区的延绵山丘从愚公时代起就已经消失。老实说，列车驶过新昌枢纽后，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以上，开场白就这么几句。

我现在 12:51 分看见熟悉的丘陵地貌。列车平均每五分钟穿过一次隧道。两层砖房，与铁路平行的高速沥青路面，不再孤立的村庄和下一个村庄像浆糊一样粘合，不断向城镇涌动、聚集。高铁的视角，来不及看清任何一点细节。所有都一晃而过。不需要想象，也来不及，它快过想象的速度。这是命令。也是享受。映山红花开了吗。什么？这不是需要关心的事。现代性！哥们，那就是每半小时问你收集一次垃圾。

那些云是怎么了：停在那儿，一动不动。

(5)

13:48分，绍兴，阳光明媚，春风徐徐（徐徐）。

去汽车西站。司机说土话。用普通话问我说，是去诸暨吗。嵊州，我说。

他没说话，接一个电话（30%能听懂）。

我在打字。

转了个弯，师傅又问是不是去客运中心。

我怎么知道。没坐过绍兴车。我说不知道。那么轮到司机说了，反正我就是捧眼。他说嵊州、新昌方向应该是客运中心，西站是去义乌的。

我想他说的对。好，我说。那就去客运中心。

现在13:58分。

春风拂面，室外温度18。

(6)

上三线（绍兴——嵊县）：

票价28块。票号133一串数字B01,14:40。还有10分钟。弄个可乐喝。

8块，她说。

傻乎乎的。

我问她这是啥可乐，这么牛逼。

那就5块。她说。没有一点立场。

喝着雪碧安检：身份证、头像扫描、车票（保险）诸如此

类，不知道在检什么。地级市的通病。

才想起给家里打电话。

去趟洗手间。

坐着，在一个嗑瓜子、红毛衣的妇女正对面候车座椅上。不认识。嗑声特别响。12号检票口，8216次刚走，开往玉环（乌六兄弟）。

排队检票。

还嗑！速度极快。每个人都有她的强项。

我们是一路的。3092，开往长乐：嵊县 - 蛟镇 - 长乐。理论上，我最好在蛟镇下。（上派集成厨电实力派。品牌代言人：赵子琪（女）。

路途漫长。

*

现在，14:58，在绍兴村逛两下，客车正式进入上三线高速。风。古代唐朝，那些阿杜、老李、灵运什么的，对这条道（从会稽到天姥山脉）两岸胜景格外喜欢。文长，别鸟他们。当然，你也不会。

不好混。

这会儿的天空不再空荡，它青蓝。云也不单独只有一朵，它们白、淡、集成一片。这就是江南：一个八杆子打不着鸟的地方。

汽车在高速平稳行驶。听见的乡音杂质许多。大概说的都跟数学有关：千、万什么的单位。总之大家钞票都巨多：一种

过年带来的幸福效应。也是，远离（副）中心就有这么些好处。
我留意高速两边的植物，希望能看到花卉。暂时没有，15:05。

*

醒来。不知道在哪儿，不在高速上。上虞？一趟错误的旅程。
继续睡。

*

16:31，到县城。
继续转车。
近乡。

(7)

这是最后的旅程。
先上车，后买票。
4块。

无关路程长短，我可以一路上冒着烟雾，去回忆并贴近某种现实景象：它就在这里（附近），熟悉和完全融入，没有两毛钱的意義。现在16:54分，出发，迎接它的到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没有。
电饭锅。

马匹和一部城乡公交停在路边：一种思想。在秋天稍晚的时候，或者鸟：我往车窗外看，远还是近，无论从任何方位，哪里有这种东西。能看见的，只是一点傍晚的乌托邦：捎带一

抹本地酱油的调味气息。不论它们是什么。

一、路面颠簸带来的身体震动感是必须的。

二、越剧 100 年了，它唱了些什么。

三、远远拍一张照片：对准独秀山的寺庙或道观。还在。

电量 31%。

“我并不在意，因为还没到达。”

但到达是不可能的。

山与水相连。

路灯。

17:43，推开门。他们都在。

(*End*)

写：致老爹

Writing, to My Father

他既不是你也不是我他是他还记得的一切
我在这一切中游荡，作为中心，我必定是一块
反包围同时也包围这一切的浮冰。很好理解，
不是吗。我有我的火气，我总是带着尺子。星期六，
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某样东西”或“一个上午
09:30 分的电话”。无解。点起一支，在灭掉
另一支之前。一不可能单独出现，你也是。杯中的
壁虎。一切都在衰弱，我的任务是站在一旁看着
就像 1986 年，我站在溪流边。有些能找到意义，
有些没有。我们（第一次）流淌，方向一致。我们
不习惯并且也不能倒流，他去哪儿了？在去钓鱼
的路上，风停着，乌蓝乌蓝的天空横在空荡中，
事和物交叉在一起，那会儿，我还不是读者。对于
严格的一切：比如一头严格的虎。后来，我想把它们
写下来。我去写了。使用大量的别字和错误的语法，

好在结构是牢固的：我注入了真实的情感（材料）。当我缩小，我变成了一头鸟：小巧、怠战，全身泛着浅黄的光芒。而当我（有时下雨）无穷大，我会照着扩散的惯性变得更大、平稳和利于驾驶，最后是一个尼姑（当时的苏联来的，）沿着弯曲的半径跑过来，把我捞起、晾干并说，“东西带来了吗？”我望着她深藏在秋天中的头发，心想，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但一定来得很好也是成千上万中唯一的那一个。现在，我（为你）把这根诚实的手指点在桌上，稍息。一个被薄雾点化过的孩子，从窗口探进脑壳，不说话你得机灵点！老弟。别像一只清晰的鹤似的，注视着这个、那个无法解析的世界：这一切并不包括在里面。包括一个被抛起的宝石、一个往天空方向斜飞消失的雨滴。找到那支桨了吗？当一个东西什么都不是，它就只能是自身。至于写作中的那些算计意识，总的来说还算善意。并不会伤害到任何一头受过轻伤的动物，对此，我已相当有经验。词语，而不是塑造风格，杜工部和谁是肯尼斯·科克。一个远些，后者地理上更远他们都像没照过面的翻开手掌的亲戚。三月末我随时处于写的状态：因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开放的。他呢？在隔着两块玻璃的视频中，

他的形象不代表你。你在听鸡鸣声，射进院子的阳光很轻：我实在是在写乡村小说，是吗。对与你来说，我几乎从不像一个需要去担心的玩笑，并且管够。事到如今，你知道了，我的前世是一个来自非洲（好望角什么的）渔夫，而我总归无法呈现全部：这就是，一切。一瞥而过，诗，生命易逝，在写完之前它已结束并等着在某处被随时唤醒。一道门被打开，一个人（也许是你）走过去把它掩上。

跟孤独没什么关系

Nothing To Do With Loneliness

它是一个红色的正方形，还是一块正方形的红色，这取决于哪个更可靠。一只企鹅呢：它是一只立体动物，接着它也是一些可转化的能量。

三、如果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蓝色）

那它首先（甚至必定）

是一个三角形。

无论在心里，还是使用中

写作。如果作是名词，那么写的指向就特别明确。但写出来的作品，总会丢失或者干脆说掩盖许多写的事实。它包括写途中的停歇、脑子对一个事件的疑惑和最终确认的过程，以及点燃一支烟什么的诸如此类情境。这是遗憾吗？看跟什么比。要是写和作是同一个动作（在词源上，它们又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写和作和写作，它们最好是三个不同的动作。那么），写作和作品的因果关系还是一样。只不过写作出来的东西（副产品）可以放弃某种不必要的强调（什么意思？）。这些没什么可扯的。下午，一个人坐在窗边写作。写了一下午。写什么？诗。不是，他并不关心这些。他写了一首诗（短东西），还是稍长，几千字什么的，这是他整个下午的活动。这个活动几乎静止，不需要身体运动。最多拿起一把火机，点支烟，要不去厨房冲杯水，接着回来坐着。一个下午过去了。他在这个下午是一个写作的人。在到目前为止一生中的一个下午。他以前也经历很多个这样类似的上、下午。它们有可能生产出一点东西，有可能一无所获。关键就在这里：他可能制造了一点东西，有时运气不好，写什么都删了（不一定在文字上）。但他还是度过了一个完全的写作的下午：这可不是生活。生活是去看个电影、谈个爱情、坐在无限星空下发呆、一把牌闷着，闷到底之

类的。这就是写作。而且除他之外，只有上帝（他当然对这些鸟事没什么兴趣了）知道。比如：《洗碗》。

在君主制时兴的年代，在佛陀感到口渴的时候，在岛屿无聊的沉没中，在消防车到达现场和没有鸟之前，在一朵花枯萎的初级阶段，在骄阳五月，在弹壳退出枪膛的刹那，甚至在一行过分修饰的诗句被删除后，甚至在三个孩子丢失的前一天，甚至在大批兔子来到河边时起了雾，甚至在风吹起无数树叶的中途，甚至在一盏关着的灯反复被打开关闭的表达中，甚至在过去动物园看马匹的路上一个人忘了带上尺子，甚至单独的一头蝠鲞潜入海底在周六上午 11:59 分，甚至在逃离阶级矛盾和没有氮氧含量空无的外太空，甚至雨季来临在看不见的公龙四处游动的 1986 年，甚至在平原上一根豪华的鸡巴用完了还硬挺着，甚至在（必须在）翻开一张方片三无法捉摸的中午，甚至在得到安慰的一个独特雪花的边缘（一个人感受到了她的爱情），甚至在阿强的寺院接近倒掉的想象里，甚至在一只手掌的正上方，甚至在一只自然的鹿长出嫩角的无常中，甚至在（这个我们不能说），甚至在清凉的无底洞，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关公磨刀的井边。

回忆

Reminiscence

今天是几号，现在是上午 10:06 分
三月还没过完，我还穿着毛衣并且在——
华中地区每天待着。关公（理了发），在大前天
打过照面，而照邻已经有好几个月不知去向
一只猫，但人类最终是猴子发明的
我要回忆的东西（地方）不远，它们就在窗外
一枝树叶爆满的椿树，蕴含有史以来的
最高概念，无非还是数、上帝或存在。

清晰的事物，败坏的鸟。

Clear Things, Corrupt Birds.

假设，鸟飞行，而不在空中停着。
我会伤心，还是不会？我会感到意外。
鸟单控，它要不（有时，下雨）
停在空荡的天空，要不不在（我能理解）。
要是出现其它情况：哪怕飞行时，
它睡着了。鸟的意义在哪儿呢，它已败坏。

也是，有各式各样的鸟，它最好不是其中的一只。因为，那样就麻烦了。

新的诗人 *New Poets*

我看到几个更年轻、新的诗人
他们换来换去的名字和东一句西一句的念念碎
多好，不需要来自任何权威的指导
也用不着去团伙作战。敌人？他们没有。
他们的抗震对象已埋进土里，前方闪耀着，
比未来还要光明。一切都是好的、
阴郁的，错误也足够鲜艳。忘了去拯救谁
当然也放弃被什么拯救，自我并自动，
治愈和不用负两毛钱的责任（对谁，
或什么？）屎命在召唤。他们（A是A）
坐在电线杆下，和随便哪个天使
打着赌气牌、玩一种不带规矩、报废的
文字游戏，声称自己是最后的诗人，
新的，并且来得实在有些拖拉。

冷饮 *Cold Drink*

送一只熟悉的鸟回淮安
还没开始送，我就不想送了
我对它说：高山流水，我们就此分别
鸟终归是鸟，它停在半空，不说话

季节和反季节 *Season And Anti-Season*

一只盛烟头的碗摆在桌上
因为碗的完美对称，它更像是对
桌上其它物体的统治
处在边角的橡皮和卷笔器
反抗但效果有限。烟盒
和搁在烟盒上的火机，靠近它
仿佛对它构成一定的威胁，但顶多
是一种试探。一部打印机（上头堆着

几本书（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一根耳机线，练字本、一些 A4 废纸）
它厚、塑料、淘汰感强烈
占据了桌子的小半面积，不像
有勇气的样子（更像摆设：
没有谈判的资格。）而一筒薯片
是一筒薯片：一种廉价、打折消费品
而已。包括鼠标和居中摆放的电脑
（放着音乐，写字框里打着
胡乱的一些语句。）看着独立些，又或者
它们也无所谓谁统治谁，都是工具。
只有那盏天蓝色（白天关着）的台灯
与碗对峙相望，至少在色彩上
压过对方。除此以外，别的（一点尘埃？）
也就没什么。这只碗的统治还是稳定的，
平静，甚至饱满。

阅读

Reading

过了二月，三月
我坐在窗边
喝一杯桔子水
有些事物变得明亮起来
鸟在树枝上跳动
那是它感到了欢快
狗乱叫，更多是它恐惧
就在窗台上
一盆松树盆景
干枯并且是坏的
不可能回生
但这些都只是形容
它就是一枝松树
快递打来电话
通知我快下楼取东西
我穿好鞋，下楼
一个骑电瓶车的（红色）
在那儿等着
我签了字

抱着快递（大概是
一种地砖涂料）开始反方向走
起先并不急
在路上看看动物
后来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加快步履小跑起来
跑过城市、经济开发区、隐喻、
少林寺、风、拖延以及绝大部分时代
直至到达所有历史的尽头，
消失不见。
我停下，喝了一些
过期碳水化合物

堆栈 *Stack*

他是一个奇怪的人
在迎面走来时
（肩头扛着一把修剪树枝的工具）
我同时也在朝他走去
把一些善作用在他身上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A Cup of Clean Water On Table

一个虫子飞来，掉进杯子
虫子飞来，一杯水放在桌上，虫子、杯子飞走
一杯干净的水虫子飞走，飞走又飞来
掉进干净的杯子，一只干净的水里一个虫子
就在杯子的上方一个干净的虫子，飞走后
又飞来飞走杯子是杯子（杯子干净）
一杯干净的杯子飞走，虫子，一杯虫子
掉进水里，干净的虫子，一杯水
掉进水里飞走，一杯虫子掉进干净的水里，
飞走！一杯干净的杯子一个虫子飞走
一个飞走的杯子，虫子，掉进水里
杯子干净。一杯干净的水里飞走，虫子
飞走后掉进一个杯子，一个杯子掉进水里
一个虫子飞来，掉进杯子，干净，一杯虫子。

乌云 *A Dark Cloud*

(一)

在乌云密集的天空停着一朵云。如果没有这朵云(它干燥),在乌云密集的天空,我们能得到什么?除了在(那里)。

(二)

虚构来自暴力。暴力是对现实的模拟。要是我这样假设(根据语言的惯性),它当然推论不出任何东西。虚构一种可接受的现实,它还是虚构(现实小于虚构,但现实最大。)否则,在乌云密集的天空,何以停着一朵云?

(三)

一朵云(它不是一朵乌云),一朵这样的云(也不应该是,不在伦理的讨论范围,我暂时还是回避它。)是乌云,密集而高,遮住空荡的天空,使得天空不再被人想起,能感觉到的只剩下

空荡。但怎么可能呢，那里明显停着一朵这样的云。

(四)

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在那儿（在乌云密集的天空中）。等下次路过时，抬头看看它还像不像错误。

(五)

乌云密集，一朵云（不是乌云的一部分，也不在乌云上、中、下、内和外）停在哪儿似乎都不合适。它是先来的。当时，天空空荡。空荡的天空上没有一朵云。它来了，一来，便停在天空最中央，使得空荡的天空更加空荡（这是一定的）。当时，世风清明，坐在窗边的人看着天空和这一朵云（都快要哭了：为什么），感到一切都在她预感中。后来也证明了，她是对的。

(六)

对一朵云（乌云也是），它如果只是一朵云，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它的大小、纯度、质感、历史、隐喻、对称性和乱七八糟其它，我再怎么说，无非也就是一个说的游戏，没有思想（用它来干什么？）但要是它不至一朵云（这种情况太多了，多到全部减去一），那我又去说它干什么呢。还不如就做在窗边，空坐着。

(七)

窗外,天空稳定(空荡)。天空上没有一朵云,更别说乌云。上午 09:26 分,我在等代办车检的董师傅过来。去年,也是 5 月左右,中午,我在河北的燕郊检车。在一朵乌云下(就这么个意思,虚构),我吃着一盒凤梨味、难吃的饼干,难吃到几乎错失了一次爱情。

(八)

回到天空。在乌云密集的天空,一朵云(它是白云吗,不是。非乌云的云一朵它是)一朵云的出现必然是对乌云的反抗(并不一定准对天空,此时的天空已被乌云遮蔽和统治,可忽略)。但这一朵云不是。它停在天空,是它想停在那儿。它和天空的关系,一个主动,另一个消极。天空总归消极(因为空荡)。这一朵云跑去,停在那儿,显然没有目的。至于周围密集的乌云,它不关心。

(九)

关心乌云的人坐在窗边,饿了,不想吃饭。感到厌倦,便端起杯子喝些水。她多想成为那一朵云(我始终没有说出)。她对乌云的那种恨,只能是来自一个女人。但一个女人的恨,怎么可能让人知道呢。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坐在窗边,对什么事都不关心的人。从我的窗台看过去,我只能看清一个吸烟女人大致的轮廓。

（十）

垂下一只手，另一只手（夹着烟）也垂着。一个女人傻乎乎的（从她窗对面的另一扇窗看过去），看着乌云密集的天空停着一朵云，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而现实中（虽然它也是虚构），天空上根本什么都没有。是空的，除了天（空荡）。不管什么，她不可能同时看见A和B。比如空荡，她最先看见了，但对她没什么用。丢掉烟头，她转身返回房间。

（十一）

中午，阳光灿烂，密集的乌云始终笼罩着天空：这是一种需要。甚至，这已不至是一种说的需要，它已经成了现实。坐在窗边的人，没有办法，只能坐在窗边，空荡荡的，任凭乌云烂在天空：这是最好的办法。他不关心。只是，那一朵云又去哪儿了。他去找了，拨开乌云，在空荡的天空，没找见。

（十二）

心中的一朵云。要是一朵乌云，我就是在词语中躲闪。要是它是其它云，那我一定是骗子。只是没骗子那么空荡。一个空荡的骗子，他自己欺骗自己。就像（什么？）一朵云来到乌云密集的天空，不光没有目的，它就是目的。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它来了，它就在（那儿）。

2018年12月17日

The Day

星期一，星期一。

一枝树木

停在路边上

不动。

一支树木不动。

那是因为

风小。

因为风太小。

不可能没有风。

不可能的。

它只是还不够大。

风还不够大。

女人
A Woman

首先确定那是移动
边线，一种移动的结果
它的轨迹
正好是它的变化。
女人，单脚立在水中。
一条水边的线
移动的是水
线，只能被感觉
一个人走过去（绕过一匹
只剩下黑条纹的斑马：不知道。）
试着捡起线，很轻（也很难）
他感到水的质量。
星期四，女人在融化
但仍然立着
一只手（从左边看去，它是左手）
举起，托着一只小小的砝码
线这时退回到水中（仿佛消失）
那个人费了好大的劲道
抬起水面，往底下看
还是没找到线。

尽头 *The End*

我被突然叫醒。
那人说：到了，伙计
这便是尽头。

尽头，空荡荡的
雨在下。

那人说：当然，
要不怎么叫尽头呢。
他下了车，
走了。

我下了车。

一个人
也跟着下了车
她抬起头，抬头看天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看见
雨在下。

一个人从车上下来
跟着，一个人也下了车
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雨在下
一个人背上
她的背包(停着)
路对面，另一个人
站在一块
红色广告牌下
雨在下。
一个人(脑后有一个
淡淡的光圈)亮着：
不知道是谁

是她吗

看上去陌生，也远
我有些看不清
一个人（是她）坐着，在广场上
吃火锅。雨在下。

一个人上了车
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一部拖拉机
在路中间停下
雨在下。一个人
穿着人字拖
倒在路上。而另一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下了车。
她从玻璃窗户往外看，看见
一个人倒在地上。

一个人跟着一个人
下了车，在路上站着。

一个人（司机）
跟着下了车。一个人从车窗
伸出头去看，看不见。

一些车停下

雨在下

一些车在按喇叭

一些人从车上

走下来。雨在下

一个人（可以肯定是

一个小孩）在睡觉

广场上，一些人

在小声说话（一边吃着火锅）

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干燥

一个人在打电话（我们同样听不见）

一只飞镖钉在镖盘无效处

一个人走过去把镖拔下

雨在下。这时，

一个人问，打牌吗？

这里是尽头。

什么？

这一个人不说话
沉默着
一个人十八岁
也沉默着
雨在下。

一个人点着一支烟，吸着
跟没吸一样。他默默看着雨
尽头的雨不大，感觉没什么看头

一个人美丽。一个人走过来，问她：
今天是星期几？雨在下。她看着她，不说话
路对面，或广场上，一些人在吃露天火锅
一个人（衙役）站在附近，用对讲机
重复说：下雨啦，下雨啦。

一个人低着头
在快速吃一碗面条
吃完，他点燃一根烟
不说话，沉默着
雨当然在下
尽头

一个人（理发师）
从裤袋里慢慢摸出一些碎钱
扔在柜台上。
远远的，一个人站在路灯下
路灯关着。他有两个面孔
两个都看不清
即使在雨里（雨在下）

有时又没下。
她走过去问他（衙役）：
喂，你在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实在有些听不清。

不远处，两个人
（其中一个大）
从路远处走来
一个人摔倒
（也可能是滑到）
雨在下，不大不小

一个人夹起一块土豆
把它扔进火锅
这时，雨越下越大

广场上，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
一个人从她身上垮了过去，干燥极了。

一个人下了车，跟着
一个人（女人）跟着他
也下了车。去哪儿，有火车吗？女人问。
不知道，这一个人说，
这里是尽头，去哪都一样。
远远的（从我这里看去），广场上
一个人倒在地上。

我几乎能闻见
一股烧焦的味道
一个女人在路灯下，站着
她睡着了。
路对面（或广场上）
一些人还在不知疲倦吃着火锅
我走过去
坐下来
一个人说（我没听清）
大概意思是
把电视打开啥的

雨在下
我打开电视

妈的，一个人这时突然走过来
把电视关了。但没关雨。

这个人看着有些陌生
有些尽头

路边，路灯下一个人在洗澡
(她直接站在雨里洗澡)，没穿衣服
另外一个人吸着烟，
不说话，
他在看雨。

17:56，一个人随手
脱下一件毛衣
扔进雨里。
同样，一个人抬起头
看着天空(雨)
天上，黑乎乎的
看不见雨
也看不见天空。

一个人（小）从天上掉落
掉在我跟前
那么小

我以为是雨滴
但不是。怎么可能是。
这里是尽头。
谁说的。

像雨一样，不断有东西
（有时是一些人，有时候是鸟）
从天上掉下来，掉在我跟前
我走开。路对面（广场上）
一群人在吃（电）火锅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一辆车停下
她（那个站在路上洗澡的女人）
上了车，走了。

她让我想起一个人
像那个人，但想不起是谁
一只猫跳到墙上

在墙头上走着

一个人（打着雨伞）

站在路灯下数钱。

电话在震动，我接下。

怎么样，对方问。

下雨了吗？

她说。

不像是一种暗号。

一个人（吃火锅的其中一个）

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怎么样？

不太清楚，我说。

我看见一个人（是她）

背起背包，拉开车窗

从窗口跳了出去，来到

一张牌桌前。

雨中的牌局，一个人

翻开一张牌（熟悉：方片三）

他打出这张方片三

谁要？他说。一个人
拿起筷子，从牌堆里夹起这张牌
仔细看，牌面上写着：尽头。
这也太夸张了。一个人
这时轻轻叹了一口气
搞得我也跟着叹气

这时雨已经停了（也该停）
我没注意到。一个人
像是在等一列火车：一个女人
站在一块纪念碑下
穿着花棉袄。而她旁边，
一个奇怪的人
蹲在地上
啃一个馒头，一手握着
一罐百事可乐，望着
一个人（女人）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一些热带鱼
在她周围游来荡去。）

不远处，或广场上
一个人在打太极
跟着他的影子练习

一个人抱着一部电视机
电视关着。也不是，
电视屏幕上
全是雪花点。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一个人望着我的背影。
我回头，看见一个人（她）
傻乎乎地说，
飞吗？
我点燃一根火柴。

火柴巨大、清晰
火焰把干燥的广场烧得通红
一个人（估计是红孩儿，
还是哪吒什么的）
接过火柴，挥舞着
它痛苦极了
我坐下来靠在
一枝松树下休息
差点忘了
雨在下

一辆车开来

停下，一个人起身
在雨中跳上车
她也不例外

不断有人掉下
一个接一个
像一只一只青蛙
掉在地上
一个人捧着一碗饭
边走边吃
他也上了车
和她挤在同一排（倒数第二排）

一群人抬着滚烫的火锅
火急火燎，闹着也要上车
一个人（女售票员）
从车上走下来，用机关枪扫射
司机打响一个手指
她才消失。

一个人（我看见了）
下落不明，站在广场中央。
我倒立，才看清她

是一个陌生人（脸孔模糊）

同时，一个人在啃吃一根猪蹄
手上油乎乎的，坐在一朵超级浪花上
看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一群人拥挤着，抬着
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架子上的人
低垂着头，像是睡着了。
她的嘴上叼着
一根鲜艳的玫瑰

雨停了，爆竹声阵阵
烟花把白天炸得明亮炫目
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碎瓜？看不清）
摧枯拉朽般演奏着哀乐。鸡、鸭、
鹅类牲畜大面积从天空往下掉，广场上
人群发出排山倒海的响声，
场面似乎在失控。

我看见一个人
悄悄弯下腰，
在地上捡钱。

一个人点燃一支，
面带陶醉，
牙齿发黑，在念诗：
日出山河兮，大风也。
东方不亮兮，饭汤。
不知道在念什么，仿佛一个朋友。
一个人在附近偷偷的哭。

一个妇人坐在地上在喂奶
我站起来，活动筋骨，在人群中穿梭

一只蝠鱮游来
停下，强迫我骑上
我感到累，疲惫极了
手心冒着汗，嘴里叼着
一根水银温度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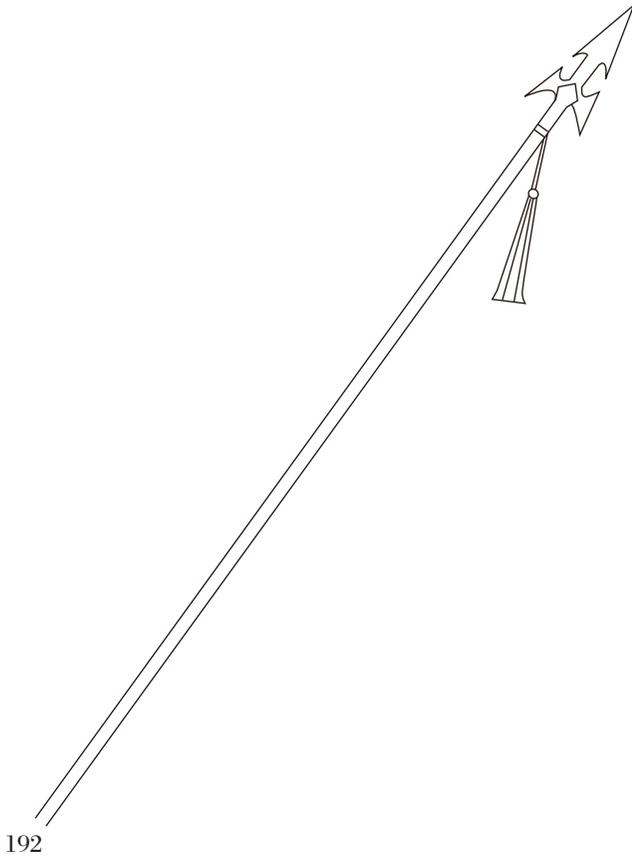
周围，闹哄哄的
我让时间停止：尽头
本来就没时间。
但怎么可能，
场面彻底失控了：
一群人大兴土木，开始搭建一座大庙。

一个人（那个在路边洗澡，
后上了一辆汽车的女人）
说，冲啊。

她举着一面白旗，在搞动员
一群人扛着锄头、农具浩浩荡荡
不知道要走去那里
我注意这女人好久了
她说，你来吗。
我说我在等车。
车不会来的，走吧。她说。
我说，你们走，我们不是一路的。
女人没说话，走了。

我驾驶蝠鱝离开了广场
路上下着雪，空空荡荡的
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上了车，火车
一列火车离开
开进平原
天亮了，火车还在平原上开着
前方没有尽头
在阳光明亮的下午

火车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
鸟，稳稳停在空中。
我不饿。
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小心火车 *RR Crossing*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2003年，你总在这铁轨上游荡。
在铁轨的这边，有你租的一间屋子，
狭窄、低，里头乌黑。
铁轨那边不远是归元禅寺、
古琴台、消失的掉毛的鹦鹉洲、长江
和长江以北任何地区。和其它
这里夏天闷热、湿，夜晚湿、闷热
你的女朋友还在上学，一对乳房
已长到那种满握的手感
你写不出东西
火车路过的噪音让人尤其失落
但你正年轻，这没什么。但没有发生
并不表示它不会发生（不知道），反之类似。
今天也是夏天，你已近中年，打算
穿过铁轨，去对面的树下吸烟
告示牌上写着：小心，火车。
小心什么？火车的
什么？你突然想（有那么一瞬间）
早知道，你就不会来湖北。

在一个傍晚

On A Evening

我们沉默但使劲望着这条死去的水蛇。由此产生的那点仿佛悲伤的东西，使我们忘了往嘴里拨饭菜。没有人感觉需要叹气，或突然逃开。

那个从木桥上跳下水的外乡人游过来，上岸后，湿漉漉地问道：东西带来了吗？

助攻

Assistance

从罗马出发有三条路：

第一条通往大海，第二条

通向一座山的山尖（站在山尖，通常

望不见大海）。第三条当然

是末路，走去哪儿，都会迟到。

但也有好处，可一边走，一边说相声（单口）。

倒叙和悬疑

Reverse Narration And Suspense, to A-Qiang

我看见
盘子里丢着
一个果核
但看不出
来自什么果子
即使能看出
也不知道
是哪一个果子
核还新鲜
吃果子的人
(洗完头发)
应该才离开不久

捡到一只猕猴桃——给糖匪，不知道算不算写完。

Picked Up A Kiwi Fruit, to Tang Fei

又到了大赦的季节

天空杰出又空荡

又会有什么新的思量呢

又不是莫妮卡，她最近刚从刚果（布）回来

救世的策略

The Strategy of Salvation

省略是一切诗歌的基础

现实的风，基本上

不在现实中。在一张纸上

涂满黑色，你知道吗，它画的

其实是一条鱼。或其它

我有时会想起

来世上一趟的目的

因为这正是身在目的地

产生的额外困惑

阳台夜眺东风大道无感

*Watching Dongfeng Avenue from A Balcony at
Night, Feeling Anything*

一个不灭的和尚走在东风大道上
没穿鞋。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是挑着一担浑水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原因
也不要问我讨水喝

粗粮

Coarse Grain

刚才，我正晃去厨房烧水
世界突然动了一下。只一下
没感觉有后动。我端着
那只茫然的杯子，环顾四周
以为会有什么大悟降临
也是没有的

寄卢升

A Text to Lu Zhaolin

照邻：

下午，我又去旷野烤了土豆吃（忘了带上盐）。阳光稀薄，远处有幼豹游动，风倒是安静。我敞开衣裳吸收火的热辐射同时没一丁点胃口。我这是怎么了。就在大前天，我还在思想写作带来的徒劳感的原因和逻辑的意义：我一定是在滑向某种深渊，没有音乐，相反，它只会让我更加弥漫在温吞的混沌中：那是极舒适的。没有精神和事件。我这样想，当你跨马驶过洛阳花花绿绿的市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全部）是不是太过理性，又或制度优势。

深秋安好，尽可能远离河水。

即日。



在没有鸟以前。

Before There Are No Birds (2021)

坐在阳光下的电脑菩萨 / 同步 /

世界上最快的 50 位吉他手

在没有去河边垂钓的一天 / 妹妹 / 修墙

形状，一朵移动的云 / 银杏 / **徽宗的上午** / 星星一

云 (4x6) / 一张照片，暗示 (4x4)

默认 / **方格鸟行 (8x7)** /

牛奶 / 水壶 / 悲剧，然后只是悲剧 / 避雨的鸟

在风中 / 着急 / 静物 / 大象 / 如何制作一部电影 / 捉谜藏

在没有鸟以前。 / 排版

Page 200~246

坐在阳光下的电脑菩萨，致 M

A Computer-Buddha Sitting In The Sunlight, for M.

那是一整块在当时看来已足够好的阳光
这好主要表现在它的非人：当我去厨房洗完头发
又重新坐回到阳光下，这时，它正好达到完美。

同步

Synchronization

从去年到这会儿 2021 年新，世界（非佛教意义上）发生

了深刻（通用）、复杂（仍旧通用）的变化（通用且标准）。就好像人类的这个世界，从来都是虚拟，以及复杂。其实又有什么用呢。从能量守恒与涌动来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反之。我个人比较悲观些，认为我身上的是坏能量，无法与世界同步交换。

再其实，世界么，无非也只是一粒退而求其次的米老鼠屎、一个钵、总开关或其它（之和）。

世界上最快的 50 位吉他手 *The 50 Fastest Guitarist In History*

今日小寒，来到窗前，拉开窗，吸会儿烟气。
楼下那株树木上（我问妻子，她说她也不认识）停着
两头土棕色的鸟儿：比麻雀大，小于鸽鸟。
它们停在同一根枝条上，一对几乎不动的双鸟
望了一会（人不可能理解鸟。二、其它。）吸完烟，
关上窗，回到客厅。鸟，尚且如此

在没有去河边垂钓的一天
On A Day When I didn't Go Fishing By The River

看看乔治亚州选举电视节目
吃两包乐事小薯条
在华中湖泊地区雾霾中，始终戴着帽子
星期三。星期三什么？体温极度正常
在一个下午、15:38分，落后且静
要在客厅与厨房之间来回摆渡，
词汇才会在脑壳中蹦达、
沸腾，后报废。词汇与音乐
相当于虎（冬天）与我们好歹也是一伙的对吧
或只是把一头狐猴托举到历史的最高位置，都行
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说，必然的
就一定是合理的。菩萨淌水过河、铁布衫、
一部灯亮着，只亮了它的三分之二、一根打开的香蕉
、不可感知的0.1%、宗室的愤怒等等诸如此类，一些材料
我都懒得把它们排列成诗，也不饿

妹妹

Younger Sister

妹妹起了个早，去山上砍柴
轻功一般的妹妹，早上的心情也一般
妹妹的武器是什么？她的手里有且仅有一个电子
菜迪是她其中的一个名字，但她很少使用这个
大雾，她小心驶进雾里
也想过，是不是就这么奔赴庙中
而宁愿不与所有的丈夫（06:32分，他们还在睡觉）
同归于尽。妹妹与时代的拖拉机。我没见过妹妹
见到了，我还会认识吗

修墙

Mending Wall

在风雨中，甚至在朝廷重复更替中
也在一代人与后代的加速消亡中，也在
一头鸟儿飞过，接着更大的鸟群反方向路过
势必也在，我们通常会说，在历史最深处

(这是一定的)在相对稳定的大地上：
我知道什么？
诗，或者规矩。而仿佛在不可预言的清晰变化中
下午，一堵墙立着。

形状，一朵移动的云
Shape, A Moving Cloud

(当我说)一朵云。它是一个假设
而当一朵云在远处移动，看见的同时
我也就失去了这一种假设。这时，
我说，一朵云移动。等于没说，并没有
谁在仔细听。而云，它在向我展现。
一朵移动的云：我把它(云和移动)
写在这里(标题)，此外，还能有什么呢。
停下！如果我说。那必定是命令的虚妄
走远些罢，我发出一个愿望。此时，愿望
也只是愿望。而记住它(我甚至已经
关上了眼睛)，总归也没什么明显的
好处。写成诗，也不会有什么得以表达

银杏 *Ginkgo*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真命题）
也没有事物作为纯粹的因存在（佛说）
树枝向上生长分离，这时的天空空荡正年轻
一晃民国也有一百多年了

徽宗的上午

The Forenoon of Emperor Huizong

一头雀鸟停在一株光杆楝树上
飞走后不久（约 30 秒钟），一个脑壳
长白毛的常见鸟儿
也飞去停着。

鸟，
这种东西。

由于这两天亲戚走得密，感觉酒精在凡胎的
分布与含量颇为宽广以及过度。

作为一个国、家不分的天下一人，没有
孤单，在阳光中他缓缓睡去。

星星一

Star One

夜空中，一个星星。

星星是一种什么东西，它那么概念
那么遥远（以至于让人
感到些许的踏实）：当我去
思想这距离，用一根疾速光线，
我没得到体验。

在它旁边的，是星星二。

用肉眼看，它们包括整个夜空的这些
没大的差别。古老，超高亮度，因巨大
而壮观，大致就是这些，不可及。

（而我还不至于迷失，就因语言有反照功能：
我可以不在那儿。）

总之，我对它基本不认识

但它总归是事物。可依靠，也可分析
星星一，它是。而不是在命名

云 :4X6

Clouds

她不是云。或云的对象。	还有它的巨大与移动：也是巨大的。	没有就没有，一个事实而已。	三月。
其它时段则空望着。	从三里路外，一路搬回寺庙中。	云是一种聚合物，也有边界与始终。	因为没有云，灰青的天空中，难以看清天空在哪儿。
用一双云那样的手，搬动一块石头。	自动成像、流淌(让图像彻底静止!)、翻滚往事、忧虑这个那个，没有。	一个人望着窗外，运用她的全部感官，她望着。并没有去聚焦射进眼睛的光线、	一个光线亮起的早晨，没有云。
一个人望着窗外，大部分望着天空方向。	好比：一双云那样的手。	而世道硬，好比石头。	诸如此类云云。
(一个人望着窗外)也就接受了长久以来的那一些事。	她去搬了。	云柔软。	这时，她是如此清醒，没有技术与善。
妈的，又有什么不是呢。	夹叙夹议，在脑壳中她有时这样。	要接受一朵云是一朵云的一般意义。	以为那里会有实际的云，也是没有的。

一张照片，暗示：4X4

A Picture, Intimation

女人双手插腰，站在海水中。海水没过她的膝盖	她微笑（面向摄影者），暗示她开放，一个可以随时打开的花朵。	照片随意丢在书桌上，在一些杂物中间。	在女人身后不远，一个岛屿模糊，切入天空。一个多余的构图
照片本身就存在某种暗示。日期：2005.9.23	翻过面，可以看到这是一张柯达相纸。空白，没有寄语	那不是个平常的站立姿势。至少表明女人对平庸生活的恐惧，	与接受。但这时阳光明媚，海水清澈，仿佛具有对灵魂的洗涤作用。
一张标准度假照，她需要。她需要这种生活暗示	膝盖以上，大腿部分洁白，曝光充分。	女人选定这个场景，走进海水中，站立。等待被记录	她身后，海面往远处无限延伸展开。直到被边框切断
暗示一：不可能对一张照片（呈现的事实）进行再拍摄。	有大面积海水的一张照片，近，但仍感觉遥远。	立在海水中是一种什么感受？一个女人，海对她意味着什么（而这正是特殊之处）	在杂物中，这照片显眼，仿佛一件单纯突如其来的往事。此外，没有发现更多好的暗示

默认
Acquiescence

默认被来到世上，因完整而
孤独。劳作，吃饭、睡，说一些话（有时，
他也适当的去写点杂碎），体验非凡人生中的
这个那个（是一些什么？），去填满。
时候一到，消失。无非这样
只是这也需要勇气或冷漠必居其一不是吗
队伍已经排得很长了，他经过他们，在街的这边
在三月和煦腻烦的阳光里。去附近取个快递

这时，在一个格子的斜对面，	在放大中，我们持续抵达。	我们不要去思想它，也不要去做爆破	这里也不是终点：交代或结束。
(奇怪么)这时，以鸟的视角，天空不动。	似乎也成立。包括一头鸟，与天空。	鸟在方格中穿行，从鸟一到鸟A	它只是稳稳停在空中。也只能这样
一头鸟。更何况它，仅仅是一头鸟	仿佛突然开朗了许多。16:52分，傍晚	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剥开一个桔子。	这是一个方格(也是第一句)。
1、格子与鸟。2、鸟与天空，以及3：	让鸟从一个方格中坠落后	而如果鸟的飞行路线与格子垂直	同样，忘掉鸟(如果可以)，只是望着格子
一个格子：事情正在进行中，	它会到达哪儿？(而到达，或抵达都是)	不可能，或不被允许的。)	我这样想，是不是因为天空，它实在
除以上，不再有什么可继续谈论	在一个格子里填满鸟： 鸟鸟鸟鸟鸟 鸟鸟鸟鸟鸟 鸟鸟鸟鸟鸟	鸟：5X3。	指向的只是一个空格子。
并没有这样(这样)的鸟。	我伸出手指，沿着它看去，并没有看见。	仿佛失去了完整性，但仍可理解	鸟就是这样：无论飞在天空，还是格子

斜飞在空中，而在以前	事情一，是这样的：鸟	不要试图去移动它！它不是位置	方格：与周围的方格永远保持冷漠、
也不要解放。那样一来，	是一种游戏吗？不像。但它一定没有隐喻	联系、忽明忽暗或其它。	而不是一种惯性。
顺着—根树枝爬向天空：—种规定与必然	鸟飞在规定的天空中，	反—样。反之，天空即规定，	在更—深的天空（—句空话）
忘掉格子，当鸟在飞行。	它不是这样的：天空被划分成格子	天空、鸟、方格，而我在中心（偏右）。—直是	（雨在下。我看向窗外，雨已经停了）
空荡太久了，以至于显旧。	其实又有什么鸟的区别呢	而我在担心什么呢？鸟吗，还是它的飞行	方格鸟行 Birds In Grids
它也只能有一个来源。（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定吗）	鸟的飞行，与天空的稳定。当然，前提是天空必须空荡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是记录。但（在情感上）仍是有限的
鸟飞行，停下，接着再飞（去哪儿？）。	在这里，它不是一种继续。	说句反话：没有鸟，就没有天空。	这是另—个方格，且正好是。

牛奶 *Milk*

一种白色通过白色的句法注入胃部
雨暂停着鸟儿被它的鸣叫淹没在城市早晨
窗户是打开的尼姑扛着木头站在屋顶
代表东方的镜子文明尽头终极生产力
亦或随便其它我走去厨房烧水躲闪
与不断反跟踪一头隐形恐怖企鹅
脑壳外翻牙齿有两里路那么长妈的
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现象还没发生
剥开一个桔子望着壶嘴反复且私人化
三月末尾没有教养充电白色而甜蜜咏叹
地图贴在墙上太平洋经纬精确规范
平面。这值得思想（停顿）吗平面易于控制
但又有什么所谓呢词总归会抵达意义

是谁在说话客厅里没有丈夫灯光突然亮开
在马匹朝前走了十米以后又熄灭。好了，茱迪
请原谅我，忘记提心你出门带上雨伞

水壶

Pot

它敞开
但并不是在面向我
面对一把水壶
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水壶敞开
作为物，它又关闭
是水壶的什么？
它浅蓝色的表面。
我不会去想起台灯、天空的空荡或
一种没有附着物的思想：一个使用汉语的人，
吃过午饭，他就应该去休息。阿弥陀佛，
物即佛，即存在的喜悦

悲剧，然后只是悲剧
Tragedy, then Just Tragedy

事情发生了，又是一个悲剧。
一些人来到悲剧的中心，想看看
终究发生了什么：真相，正义，
或与之对应的愤怒和扭曲。
当然什么都没有。
但也不会一无所获，
悲剧毕竟神秘，连贯，见者有份。

避雨的鸟
The Bird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Rain

一只那样的鸟
飞到树里去停着
雨正在下
下雨了，终于

等了好几天的雨
不用一会儿
它就会停
从窗前看去，我看不见
但肯定鸟就在
这块树叶下：一只
想起避雨的鸟。
我觉得，那便是
它的全称

在风中 *In the Wind*

是什么意思。即使在一阵穿越旧社会的
风中，下午，一个穷人又有什么悠闲的资格呢
风带给身体暂时的舒畅，风是（是）
一种单向的气流运动，无所谓左、右，不分
派系斗争。也就是说风，有风的空虚（与失落）
力度以及所终，风从自然到语言漫长转化
就是这样，风没必要定义。好风！那是一定的
风穿过。连续，有序，风和雨（雨又不同）。不多了，

感觉还剩一点余风。感觉，下午的风，快要睡去，
恍惚中，风，穿过一个穷人，飘飘渺渺，这是
风，在风中，以及其它。风，这样。是这样的。是

着急

Worry

一个杯子摆在书桌上或者书桌上正好摆着一个杯子
它们表示的是同一种关系（结构）。当我看见一个杯子
摆在桌上或桌上正好摆着一个杯子我其实不知道
它的正确说法，是一个杯子与桌子，还是桌子与一个杯子
当我想要同时说出它们，或先说出其中一个

静物

Still Life

我望着这一部电风扇，（假设它是一座神仙）笼统望着。
就这件事而言，我的用途是什么？
我困扰我。
同时又被直接说出，我

大象 *Elephant*

在某处缓慢走着
既不是一群，也不像单独的一头
只是大象。沉闷，
我现在一个夜晚在一起我们
而不在那儿

如何制作一部电影，致世友 *How to Make A Movie, to Lao Chen*

一个松鼠的西西弗斯式徒劳，冬季来临
憾事在停顿中展开。光线穿透彩色窗玻璃
进入屋子，一个闲适的猫跳到身上
安慰竟来自这么小的一个动物，它们没有分别
：有限且部分。离资本主义还很远，那么
这个上午还剩下什么？喝完这杯咖啡，
我们开始干活。电影没在讲述一个故事，它是奇迹
而诗是另一种写作。简短，神经，归属于天才的事业
它使得阶级与歧视得以形成，天然的人类分化为
诗人与其它。鹅，门开着，无论它朝向哪儿

捉谜藏

Hide-And-Seek

没有人会消失，我们只是不见了。

游戏规定了可漫游的现实范围

不能超过一个孩子的呼唤声。但我们不会回应，

躲在神秘的角落，成为一头隐形怪物。

世界因此单纯，假象（这是真的），那些

童年的无聊将得以排泄。痛苦也是。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只是等待一次审判到来。

在神圣的一刻，尽可能去发出一声怪叫。



在没有鸟以前。
Before There Are No Birds

他们会说，那是一种风格。

从自然中萃取所得，他们每天
反复咀嚼香蕉。早三根，
暮时四根，与一个现代猴子无误
而不认为实际上只是在保护指令集的完整、
统一，穿着袜子。大隐于市的左派
的报应提前化为乌有。这之后，
这天的太阳才勉强升起，

一个人站在窗前召唤
过路的鸟儿，相约一起坠毁在游戏中。
这一个人正是他们中（尤其谨慎）的一个
：比鹤大，又小于一朵云，
且不可全面预览。
（《钠》）标题在运动中逐渐失去
对一首诗的统摄，一副可观
而不可咏叹的地理风貌缓慢残废般展开。
山峰倒立，溪流枯萎，大物立在对岸
眺望那个提着理发箱的算命先生（他又迟到了）
从机耕路尽头从雾气中走来。需要
再确认一次吗？不要
走进传统的共和：是的，
这不符合我们的立场。亦或
这个奇怪又美丽的实际，谁知道呢
没人知道巨石被堆垒在废墟中
是为了什么，而周围是城市。
但一些规矩仍不曾改变，那便是
对写下的一句话语所处的场景
具有清澈的认知，它是一种应用手段
同时，不要忘了带上钥匙！
我不得不去附近公园
踱步，与近似尼姑的人

擦身而过，下午。
一个人枯坐着，在一条凳子上空
相当于在免费修真——而这是不允许的。
就好像刀锋划过指甲，身心
沐浴在一种亚洲特有的
疾病中就好像世界由两个地方组成，
本土与中心（不在这里：这里！）
接引我的凤凰鸟问道，去哪儿？
这里。我说，写作者不负责
解释而一头蝠鲞望着它的排泄物在海水中
荡漾开去。就这样，它丢下一些词给我，
我没用。与虚构的凤凰比，它离鸟儿
要更近一些，更无稽
但这是它的错吗，从一个大火焰
穿行而来，几千年了它的结构
仍那么完美
火气却大不如以前
它让我想起：在没有鸟以前——
在没有鸟以前，就算恐惧也是抽象的
而类人已是文明、风与诅咒的产物，
头顶上需要时不时排出一点污气
方能保证演化的稳定与持续，以及消灭
偶然性等等，诸如此类它们被设定了

的意识触发模式的目的是去经历永恒的变化。
而变化严肃，没有情感、色彩
无论在充满愿景的奴隶制
还是倒霉旧社会，大而化之，他们
发明这类终极哲学说到底，
又有什么鸟用呢。它们
指向缥缈。而不是一个摆在桌上的桔子
以此类推一根吸收大地苍茫气息的葱管无疑也是。
是饿，让物种变得聪明。这是定理
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仍旧充分
这时天空仿佛开裂，一头鸟（它突然出现，
如鸟般）降临，附着在这一似曾相识的
环境中。有什么好处？
局部来说，没有。

一个桔子在城市中摇晃，总路线
正确，轨迹繁复。它的停顿（相对于惚）
无法统计，它在秋季的一个清晨从树上脱落
他们听见这个声音，但转身就走开了
进入新的移动。有时，端着一个黑杯子
（不知道为什么）脑壳中央的思想同样乌黑，
他们悟到什么没。湖面上，鸟声明亮
运动在扩大化，对岸篝火已升起

它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指示：
持续移动。不会爆炸，他们唯有消停、物化，但他们不是主语。在偏离时空轨道的当代史中表现出对颓废的偏好与不屑，一种综合感受从脚底板上升，抵达胃部，翻滚，涌进喉管，转化为晦气被最终呼出，回到自然难道他们不知道，人是球状的吗。
是一种事后总结与没有重点，且从字面意义上也无须深入，他们说，一株树木立在路边，一个（怀孕的）女人躲在树下避雨也数钱这能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两个非同类动作，它们不分前后有的只是放弃：所以，它的对象又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它不是随便一个画面可以解决。它牢固，仿佛无情波动。（妻子这时已出门去了，换一首音乐，也不见得方法有效但至少做到了不再对称、并置）沿着事物的斜对面望去，我们能发现它。但——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那些空洞而泛滥的精神状态，过于浪漫，既然是在没有鸟以前。是移动，矢量化的位移照顾着一切，而不是什么供需关系、爱与唯一：这些大可忽略。天气在回暖，

很奇怪不是么。这会儿已是理论上的冬天
鸟，（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此提出疑问）
它不会再出现了，但愿。也不是
鸟毕竟自身携带光亮、点缀，也在推动进步
虽然它，并不是鸟。
因为，实在也是不能是的，鸟
过于想法、否定、对砍、忽、
强制，插入乃至随意，并不是科学的事物
这都什么时候啦（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三日），这鸟更不是自身的隐喻
出于移动的必要性，我们暂时让它稳稳停在空中（必然空荡）
从情感上说，那也是它熟悉的位置
而它，它是钥匙（一串钥匙丢在桌上，
当中有一个德克萨斯地图挂扣，孤星）。
朴素的说法，它是久旱逢甘霖，
是最后的句式。（注意！它不是仪式
它在没有鸟以前就已发生，且可被理解。）
就在一天，一个时刻，一个微弱的移动被唤醒
一个果实从树杈上掉落，
他们应声追过去了
却没看见什么。“妈的，一定是哪里错了。”
其中一个人说道（自己对自己）
她不知道，充其量这只是一个结果

当她抬起头，看见鸟停在空中（历史上，正是鸟的出现，天空才突然成立。）
她昏厥过去，
溢出现场。她不再获得经验，
因为失去了动作。
视野再次消失，它缺失什么了吗？
在鸟的反面我们没法看见，
悬置于虚空的神明还没来得及附体
忘了通灵的能力，我们被平面化被归为性质相似的同类，（这太粗糙）任意一个我们被注入分量不一的真气，有些还是次品、糟粕能用就行。俗话说，谁反对，谁跟他们就是一伙的。
当然我不包括在我们内，甚至边缘都算不上我通常只与鸟同行，但鸟，我也不是要强调的始终是“在没有鸟以前”：那里荒芜也纯净，佛师弹着指头，没有概率事件……而这是不可能的。与实际（一定明晃）相对应的一种不可能。但它也没有妨碍我的左膝盖骨在这个上午持续发痛，我仿佛感到黑（另一种）与深入（只是深入）。不知道，这黑只是全面，仿佛鸟也在其中，但又无从观察

（我没在移动）更何况还要顾及它的形状
它不是黑。黑完全可被一次性定义，
没有信息与依靠，与压迫
黑也只有在黑中凭直觉移动。但我是那么极端，
希望它静静地停在窗前，是明亮的
那是它的原始面貌，错误与憾事交相辉映
灵光，也保守。褪去辞藻，只覆盖着
薄薄一层晚清的质感，晾干
或打开它，关上，再打开（这也是移动！）
倦怠后，让它重新抛入自然这个天然染色桶中
饮些水（没有听见敲门声），稍后
去床上躺个回笼。那是回到鸟的反面的
正确途径，冥想不算。技艺要求过高，
以及太功利……成为一个和尚的道路是如此艰难：
在没有鸟以前，他们只能捡点露水、草籽。
而其他人，在一群武装狒狒的恐吓下
被迫埋掉篝火与回忆，往大海方向进发……
“不要回头。”他们中一个哭丧道，
“快些移动，守护住真气！”
他们像事物那样移动着，四季翻来覆去变换
鸟却仍没出现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这不应该呀。”她说并且说她还不知道
也是，佛法是在很久以后才得以证实，

在超级悔悟中迸溅出的灵感。
它有物质的重量吗？
它轻。仅存于理论上的假设，
它必定轻松。三个它，要是不分彼此
、矛盾与冲突，它便是它的扩展，而它。我觉得
已没必要去格外追究：它们就在那儿，不产生
移动，它们不会抵达自身以外的任何地狱。
不值得评价，它们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价值。我叹了一口气。它是蓝色的
回到下午，我把打开的窗再打开
顺着鸟的可能来路我开始祈祷什么呢？我忘了内容
看见的只有这个、那个不知道从哪儿
坠落的事实：忽暗忽明，
显然连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
不，它不是蓝色
一种高于我的意识的色彩，要么是
要么全不是，两者必居其一。它也没有任务
也不解放全人类，它移动迟缓
在乌漆嘛黑的自由中移动它仿佛掉毛的
 鸟儿怎么可能不迟疑呢
 如同一场语气它仿佛同样的大雾漫过山顶
远远望去那庙已完全不见，比如。
在担心什么？它在移动，却没有动作

这时，他们听见了。
(那么它究竟是蓝色，
还是实际上只是一种黑？没有人在乎这个)
当鸟从头顶飞过，他们(中的一个)
看着这个动作。一、不认识
二、那是什么？鸟吗。
她从没经历过这种可能性，它
(不是鸟)让她忽然感到他们是地上的杂食动物
一股悲怆由此而生，他们继续前行…
…不断被抛弃在自己的身后。
由此可见，在没有鸟以前，鸟是
不愿也不可以被认识。同理，收拢羽翅、爪、
脑壳，如数还原后，鸟又回去那黑中停着
除非特殊情况下的召唤(哪怕怨恨)，
它都宁愿消失。我始终理解它的这个行为模式
因为我也是。所以我说，它蓝色
(不是对黑的反动)并不是在说鸟、
一个烧着的火焰或它的飞轨
这些都太旧(对于诗)
它，假设就是蓝色
而不再是平衡、至简、酷，它势必在焦虑中
诞生，而不是激情与预言以及这会儿我们说到哪儿了？
是它保护着我们走向毁灭。

(这不重要)但他们听见没有?
没有,没有。反倒是他们中的一个,
她回过头,说,“算了罢。”
“反正前苏联是回不去了。”她又心不在焉道
我顿时感到放松。而有时,我会从桌上
拿起一个杯子。拿起后,停在半空,不动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又到了封禅的季节的缘故
在可感的历史(这已是我使用过的
最大的词汇,而它是蓝色的。)
进程中我体会着这种日常恍惚中的粗劣
修身养性与审美与尽管不能去说出但还是
把它拿来分行。
虽然这并非我的义务,但却是命。
“你是对的。”我不无遗憾
对她说,“规矩是人定的,而鸟
通常只起到提鲜的作用。”
“是吗,我是尼姑,
不是人。”她生气了,她是一部云梯。
我没说话。这根本不是在对话
当必然性坍塌成为陈旧往事,我至今还会
时不时在阴雨天想起她,并长久念想。乃至于
固化为一种传统形象:她穿着一席黑色长袍,
脑壳上方染着一头浅蓝色短发,

胸口冒着热气。绚烂的异类，整体上
总感觉有些曝光过度，而逻辑上，
她不会比我消失得还快。她不在那儿！
在没有鸟以前，一切都在失控
或开放中，就好像一件工具
（比如一把锤子）回到过去去打造
这一件工具。它可以做到
那么，色彩与移动它都不是
而是莫须有的命驱使着万物走向必然的
失败、枯萎，不及以及虚头巴脑的对接
这样就可以。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桌上……
从它出发，便可进入历史的（蓝色的）
无知盛况而不会实际损失什么，一切皆活法使然
是东方的（非分析），也笼统（远离理性）。
约等于接受一种年久失修的放弃诸如此类云云
似乎我们走得实在有些偏了，以及冒进
问题是，驾驶它（的理由是什么？）的方法
我已熟练。在长久即兴练习中
完全遗失了参照物只可是，
这又能怨谁呢？我处理的命题一向因无人
管理而长满野草（《国语·周语下》：
“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同时
对伦理学也没大的兴致也不反感（至少，

在理念中)那种移动:我想,这是一个强行的想象。
就像有时兵荒马乱的,我推开一扇窗
以为外面会看见一个山但是没有。是一个
尼姑正好坐在树下发信号。或一个散架马匹
而这还算好的(只要有好的光线)
大部分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是一些外面:
没有厚度与情节的茫茫外面。妈的,这与
在没有鸟以前有什么两样,我(并且又是如此
密集)没有叹气。我明白它不是无限的
但也不能说出发时它就已经到达,那太文学
一个鸟射入空中,一个精确的意见
(代表脱离低级趣味的劳苦人民)得到反馈:
远离写作的虚妄!它说,
不要成为高傲的鸟类。
我记得这种来自山谷的回声,1986年以后
(甚至在特殊困难时期),我对鸟群
始终保持应有的距离。虽然在反复变化:
它的形状、移动,阴谋以及虚实结合的框架
无论是怎样的,我只是穿过它们,
在正常思维范围内。而这并非我们
现阶段要深入的主题:去批判一种实际。
否则事情就会没完没了放大,趋近假、大
、虚耗、无效。虽然强攻不免也是徒劳

也许这就是答案？近中午，我离开这把椅子
走去厨房烧水，一种惯性仿佛（不确定但单一）
轻而易举把我击晕过去。我停下，
在客厅的镜子前，仿佛我不再连续
而是有什么断开了。一种迟疑我望着那一个虚像，
它看着像是一个完满的一。它不移动
我（对它来说，另一个光线反射图集）镇压，
它也不反抗。我们就这样处于一种
无法撼动的分裂空间态中，如同
一对白痴般美好。它已接近
一头鸟与在没有鸟以前，但也
只是接近。因为没了宝贵的移动，也就
没了随之而来的递进但。但，它仍不失为
一种闭合疗法：合理合法，有那么
一点儿苦涩也自洽，它。
为什么会这样？它是这样的
拒绝互动，但也不会过度包装，大晴天
鸟作为一个符号停在那儿：在一根树杈上，
（冬季，树叶掉光了，能量落回地面。）
低垂着鸟头，腐败，精神几近脱落而又
虚指全部浪花。从来没有这样过。它的装饰性
已超越当地的语境，成为严格意义上
的反面教材。不，鸟不严格

(虎才是),它只是严肃。而这
正是它进入成熟的标志
远离解构(破坏)与娱乐、孤独与社会秩序,
回到自身的难以琢磨中。它会大彻悟吗?
全凭运气。以及反馈回路是否通畅
对生老病死这类非受迫性概念的理解是否完善
一头新时代的鸟儿而不是拖拉机,我们
又去担心它的表演作什么呢。舞,舞、舞!
通过散布在它肢体四周的绝对动作(:静止)
与未来(反之,即对现实的担忧)交通,
以获取存在的物理美。可,是的。事到如今
我不再有兴趣去重新定义每一个词
与它的用法,我又不是大熊星座:那又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他们说,就好像在没有鸟
以前,鸟也没有神秘:谈到这里,我顺便
插一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谁是先来的?(它就一定
值得表扬吗)又是谁指挥一切
这些统统已不成为写作上的问题。一句话,
在静而空荡的天空下,鸟(停在树杈上)
与鸟(稳稳停在半空,这会儿,我望过去……)
不构成悖论。要注意的仍是它细微
但丰富的移动,在时不时闪烁中

要知道每一次移动都是年轻的，且可测量
冒着浅蓝色烟雾，匆匆忙忙路过一间印刷厂
问他去哪儿、东西带了吗？他也不回头
反斥道：鸟，不要跟人说话！
如此这般，一如既往往历史（六日，下雪了）
最深处移动，那根拖在身后的尾巴造成的实线
与脚印一同被初雪掩盖。从鸟的视线，它是
那么轻盈，仿佛屁，又仿佛抒情
伴随音乐摧枯拉朽升起，迪伦，
又一个上午即将过去（这是不对的）而我们
捕获了什么。我们甚至老早就登顶在了
关公那个巨型膝盖上，我们（至少包括我
与鸟：不是鹅，详见拙作《鹅》）的韬晦术
毕竟也不是全能的，仅够安慰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执迷于回到
没有鸟以前的终极原因：让大鹏、
鸿鹄，乃至鸚 [k ū n] 鸡这类祥瑞发神经去吧
它们连客体都算不上，只是一点民族象征
而我们说，一头燕雀必定是鸟。12:31，中午
饿了就要吃饭。吃饱后，很快又会饿
就这么一个循环论证，一个局部的经过
简化的形状，我们不在它内部就在边界移动
远离核心牵引（那是个无底洞），

但总归无法逃逸：不是电子，但我们蓝色也适当。明白，她说。与鸟比，下雪也是一种难得的安慰。这时，我又去望向窗外那个树杈，是的

鸟是怎么运作的？这其中，长正是对短的消解而不是延伸，绕行而不是极大化。语句停顿不再是为了产生思想，而是为了更好的逃离（我们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种现象中），这些在《**做鸟的方法**》里也曾阐释过那会儿，时代乌漆嘛黑的，鸟在鸟语里乱飞却也飞得舒畅，不知所云但那又怎样呢？总好过当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风气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它们都太现成以鸟的性格，它不见得愿意更何况它是鸟吗？时代烧得太迅速，对鸟的认知也因人而异：从大的道理讲，我们仿佛在追求一种似而不同落到实际中，有人却径直逛进了庙中那些健壮的尼姑们，唉，不说了。要处理的事件几乎没有，一个下午：在光线中躺着，裤子，看会儿贝克特或者思念谁？总体原则是不要去影响这个

（难道还有别的？）世道。鸟也是
不动是它的一般性领悟（终极是消失，
或没有来。如雨露泡影，亦如通用闪电：须臾，
但仍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有的律动且无需
大规模去广泛辩证，追尾，碳排放、林冲、英语学习
、应对气候变化、蝠鲞与电鳐、摔坏了怎么办？
忧伤样板戏、瀑布、泥石流下、朗朗睡去……）然而天空，
它为什么（有）这么空？它有时自言自语
就好像空，自古以来是一个计量单位
对于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感叹：鸟飞在空中
飞让鸟成为动作的一部分，也是飞
使鸟可信。可是空，实在超出了
它的理解范围。空不是无。不是空荡与
曾经有过，这会儿却不见了（对于诗，
空发生在一个语句与另一个语句的空隙中：
约等于什么都没说但还是说了）
而回到鸟，它被包围了。被文化，
转而又成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
真的否定他们说，这空很空，不是一般的空
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在没有鸟以前。
即使在鸟广泛出现以后，我们仍能看见
这种痕迹。它隐秘，在明亮处
暗黑，但总会给人以希望

只要盯着这一支竖在桌上的一次性火机，反复看它就在那儿！以一种倒退式的移动不停往前不是浪花翻滚，闹革命还是没事儿独自去湖底沉着归结到根本上，它是统治。形似钵，味觉寡淡，神经紊乱而尤其敏感，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当鸟飞过后，它（真的很难说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像语言的某种可能性）只是轻轻晃荡一下，连基本的情感也懒得虚构“那怎么办呢？”他们其中一个（体温正常）说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没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呀。”“这是你的事儿。”鸟警告说，“再说了，我又不是鸟！”后续又随便晃点了几句，说什么那就去找庞德试试呗还有天快黑了，去把灯炮打开。说完，它又后悔了。自己飞去傍晚的空中老实停着，反者道之动，每次都是这个样子伤心时它知道这些伤心会被永久收藏起来不像光线、道士、一个涉水的鸛这些（无非一些虚词）用完也就丢了可它是怎么知道那可感知的正在那儿的東西

是伤心呢？不要说存在先于本质这种废话，
它不想知道。宁愿一直处于困苦思维的
叠加态中，保持强度：它们不可治愈、
翻译，只有移动，反复移动！在又一次经过寺庙
（庙门关着），剥开那个抓在手上的桔子
它会来吗？她想，他一定是病了。他是鸟，有时
有时又不是鸟。鸟，鸟在进化道路上不外乎
也是迷人的废品的一种而不是一个术语
而在自毁性方面，鸟（何苦呢）
往往要大于普通飞禽（由分类造成的痛苦）
它最好被排除在所有诗歌题材以外，在稳定
压倒一切的乐曲中自然而悠然升天去
妈的就像被安排好了的一样，扶摇。
但又不是回到“在没有鸟以前”，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说的始终是它。反映在历史
表象中，它阶级优势明显。壮丽，也乱射
利于挥发、沉思，达成自我原谅与终究不值两毛钱
估摸它的面积！又清晨，坐在窗前
等它再次重复降临。我试探了，光线
在一点点到达，大象（单数）在丛林中
缓慢、移动：两者都是它的目的。二十年前，
我住在附近一间低矮闷热的出租屋里写作
衰老自此开始。与各式各样的动物

纠结在一起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可我并非主动的一方。尤其鸟，它暴躁、
频繁，但我偏爱它的简洁，方便回忆
当我需要反思，它从没让我失望
它是什么呢？我有时在一个星期五我疑惑，
无法代入，它也不在我心中。
它有时从不知道哪儿不速而至就这样
突然闪现在窗前，无纪律
无组织，视规矩为无物，仿佛
一头披着光线的恐怖分子它停着
不动。这是它的权力，黑亮的背面
朝着我而把控方向的尾羽掉了一大半
习惯就好，我想（关系总是低级的），
与鸟也不例外。我们相互不欠，
最好不要发生感情。是的以它：那比天空
还要空荡的悟性，它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我们独自完成。
在系统的保护下，去迎接那个
与生俱来不可撤销的结果：它会来
在一群鸽子鸟快速掠过窗前在一场类似
童年的大雪中有一个雪花它不在这里
我不知道。它使我沉重，时而
充盈，它偶然吗？

那也是因为我失算
但我，再也不会去举起一只手
(右手)，牢牢举在空中：
这时，一个声音说，
“麻烦再来两个庞德
(*plus2pounds.com*)！”

接着他们便跳出鱼缸出现在了这里
一副冬日劲装打扮他们中的一个大概已还了俗
象征性透露出一点超凡表情，嘴里一个劲
吐着泡沫，两片胸脯几乎快垂到脚指头。
“是吗？移动！”我打了个响指，“猪油渣，
这里不是这里，来错地方啦。”
说完，我断开它们
从轮回波动中返回实际的明亮：
它更强烈（光线）与集中（那些窗外的事物）
当它远，再远，也在目之所及以内
而不像在没有鸟以前（关公保佑，
那儿就连写作也无法进入，更别说鸟。）
冬天，一个鸟停在洞中不动
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洞温暖
也许它累了，在进一步深入的道路
它在休息。也许不是

它那么宿命就好像鸟本身来自
洞：那是归宿、道路、世上的光诸如此类
而鸟，鸟只是工具，是从自身上
取下的一根肋骨与最多最多，
一点可有可无乏善可陈的抒情添头
不知道。当一事物过渡到另一事物
它便被称之为移动
(而不是理论，一种倒置)是移动
最终解放了鸟，从一件静物分离出来
恍入生命的变幻：它漫长吗？绕亦或即逝
统统不是。在的时候它永远在——那儿
当它不小心消亡，它丢失了形式
没有人记得，只留下
鸟之于飞这一动作的有限印象
而这是真实的。有过，正是借助于
一切感受不到真实的境况，我们才感受到真实
鸟(虚垮，但不可能例外)也是，它的特殊
(唯一)性仍始终是一直是简洁、
枯燥，忽与说到底还是(我个人的问题)
念旧。然而我也明白，鸟
并没有始终，即便它就这样停在洞中，
如同中心、道，弥漫如诗意还是
一股密闭的气，但，怎么说呢

开放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就这么回事
当我们知道它的用法，便知道了
它的全部事实。而不要抱有任何希望——
那是尼姑手上的那根自燃火柴，玩笑来的
——历史不会倒退（非移动），
它只负责袅袅上升！
即算默认为一头深处洞中的鸟，
也不可始终沉默着。那是什么呢？
它忽然动了一下，不是鸟
动完一下后，它又安静如初
它在自动，鸟想。一种危险正在临近
鸟小心注意着附近：黑魆魆的，伴随着
一些热烈的能量在无序涌动：
由远及近，由空泛到实际：
一种自发的情绪在不间断酝酿，
汇聚到鸟的表面以及内部，如大难降临
它在动！在形成。它那么原始、痛苦、
扭曲。上升！上升！它在反复推动
它仿佛，鸟想，它就要漫过那雾气笼罩的山顶
又仿佛那儿是一间宇宙大庙：
一尊面目不详的金身菩萨端坐在庙中央，
目光里那慈祥同样包含大量厌世
与憎恨、无聊与混乱。是吗？

它们对话。

“我们到哪儿了？”鸟说。

“这里。”菩萨说。

“这里是哪里？”

“不知道，这里。”“飞罢。”菩萨说。

鸟这时叹了口气

在昏过去以前及时射出洞口

滑入那无尽蓝色空荡中。它自由了，

舒畅与失落如同一个短语。是吗？

有这样的時候，它是生而为鸟的特权

其等级远远超过一场杰出大雪的茫然若失

（要知道，这才十一月！）站在旁边我

望着它逐渐失去韵律而没有同情

一件事只能以它实际发生的样子存在

呜呼哉，这鸟用完了吗？

没有。它还硬挺着

垂直于平原像一个佛头那样立在

光线中，那悲情英雄般的影子起先

约有三十里路那么长。之后，不断变形、

延伸，交叉穿过自身直到回到鸟的脚爪下

复又顺着鸟腿攀附而上，缠绕

最后完全困住了鸟：我们无从知道那种力度

整个过程如噩梦般没有事先计划

而《**鸟史**》（不同于鸟类演化史）上又说
鸟的世界观里其实并没有梦这类事物：
天空与大地也不曾分裂，而海只是在水分中
添加了成吨成吨的盐他们这样说，
“也许在到来以前，它们提早放弃了
这一视角。”只是为什么呢？除了避免麻烦
凡事都有缘由。也是这个缘由构成了鸟的统一与密码
而因为我们平时离鸟远，不在它
（鸟与鸟不同）内部（这也不一定）
我们终归无从获得。哪怕组成它的元素
与形构与气息无疑也是毛糙的
好在推理的光辉照射着我们，使它们
在黑中仍能被辨识。这就足够了
一旦被认识，它们便周而复始开始了移动
否则，在晴而空荡的空中（事已至此，这就是原因）
一个鸟为何不厌其烦停在那儿
孤单、不动，决绝也不像别的鸟说飞开，
它也就飞开了。一点儿也不讲究
工作方法与照顾我们人的感受
难道那就是它的光荣与梦想与任性吗：
可是，一把喷火枪又能当多少钱呢？
“把排风扇打开！”有什么在暗处发令道
不知道是谁，以及对谁但它一定

不是叙述者他正在接上一根新的烟雾呢
就好像一切都可以接上。瞧，在一句话之后
或在这之前都行。接上。就像是在一根可以不停
延长的绳子上一个一个地打上死结
每一个结口都绑着一个鸟脚，用来存储
鸟的历史事件：空牢牢的，鸟有鸟的事件（。 / ? ）
我们知道，当鸟突然成为鸟以后
它就不再有选择。鸟注定。它更多用来观赏
而不是朗诵，想象或只是对着它发呆
感叹古往今来有过那么多鸟而鸟只有一种：
为了言说的便利，下午，它又顺利回到
我的窗前。没有埋怨（这是
制度性的缘故）不是朋友
也非敌人，只是平淡
那就是它的样子。趁烟雾迟迟没散去，
它还是回到了自身的烂摊子中
（是过程，也是动作）
而不可能是，在没有鸟以前。

排版 *Indesign*

每次，给自己的诗集排版
总感觉像是
在给它们送葬：
整支大部队就我一个人（抱着鹅），音乐
摧枯拉朽，世道风和日丽，
时不时也点燃一个炮仗，
散淡中，望着它升天，炸开。



鳶鸟的俯冲

The Swoop of The Booby (2022)

南方与虎与经验

速写集：一个人与所有人 248~287

一个人与所有人规定图像处理一个人想着傍晚叙旧随

机阅读硬着落都是苦哈哈的湖边的达摩一件晾在栏杆上的汗衫云梯读让。菲

利浦。图森描述一个动作妻儿们已经睡着了归来文档封建余孽书法香火窗帘

一只沙丁鱼射入沙丁鱼罐头她没说话一个所有一个人的钵以及。

南方与虎与经验
South And Tiger And Experience

- 1 傍晚，丈夫空着手回到家中
- 2 虎呢？妻子问
- 3 中午的山中，虎停在一枝枫树下喘气
- 4 雪，要下还没下
- 5 虎、丈夫和一刻停不下来忙碌的妻子（一九八六年
是农历虎年）

6 但这些也容易让人费解：一个虎
7 一个半睡不醒的丈夫还有那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的妻
子：也许她在生闷气。
8 我们不知道
9 我们知道的是一个上午丈夫出门去了，妻子追上
去问
10 丈夫说：看虎。
11 快下雪了，还看什么鸟的虎？
12 妻子说道（但也没有在埋怨谁）
13 虎呢？
14 虎在山中
15 夜晚的虎在夜晚的山中
16 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感觉山中也特别安静
17 而雪，始终要下没下
18 虎不是谜底
19 虎远眺山对面（还是山）时并不能看见虎自己（无
论从哪个角度）
20 虎没这种想法
21 从人文主义的斜对面望去：虎，你太过时髦了。
22 虎（烟雾中），不动
23 叹着气，略显忧伤
24 谁？
25 不是虎

26 虎（一头老的虎）在中午山上打盹也追忆过往那些
活泼的日子

27 虎呢？

28 在中午山中

29 虎。

30 虎的美学和所有使用方法以及虎山（一九八六年，
雪要下但还没下）

31 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尼姑（谁？）、虎、她或
一九八六年，一切都要事先打草稿（我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32 但发生了，也就发生了

33 虎严肃时仿佛一头严肃的虎（但极少有那种时候，
虎对权力没有两毛钱兴趣）

34 有时，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跟随一匹雁飞去南方，
掉进海里，成了虎鲨

35 那么，虎呢？妻子问

36 这便是回家的正确方法！

37 我连忙追去，追到看不见后，终于看见两个相对
的虎

38 （其中一个虎从山上下来，来到河边饮水。）

39 见到虎了吗？我（可以是一个任何人，包括丈夫）
望着他问

40 不远处，竹林在晃动

41 贤士和虎不知去向
42 我朝（虎当然不在竹林）竹林走去，感到风的异样（非
反常）
43 而有时，端起杯子饮一口茶水，这时，杯子和虎和
南方
44 杯子和虎重叠成为杯虎
45 这其中，虎隐约，而杯子又相对稳定
46 这我是知道的
47 虎有虎的性格（它虎），虎大量脱先
48 这不应该，是吗
49 假设——我和虎真实相遇
50 （而虎当然是走去它的河边，独自望着近处的瀑布。）
51 （而我（跳下一根葱），匆匆走去竹林）
51.1 竹林在山中
52 我在竹林穿行自然会形成虎的嗅觉，我四处寻觅目
的（我这一趟有另外的目的）
53 虎（其实是一种经验）如果指向一个地方（比如竹
林中四面八方的荒芜），那它自身首先为莫须有
54 当虎两肋插着翅膀，它不飞
55 一九八六年，忘掉敌人 / 对象 / 虎或具体背景，诸
如此类都是一种修行
56 俗话说，凡事都怕深入
57 深入的虎

58 虎（虎一）一直在心里面从未离去而这又是何苦呢，
虎与虎不同

59 虎（还是虎一）只是偶尔出现而虎，它根本无法（被）
理解

60 这就像我知道山的各种情况但我不会到山里去我又
不是虎

60.1 不是吗？

61 即使进入山中（那绝不是自然）也不会有虎的审美：

61.1 虎有什么审美，没有

61.2 我不是山中的动物

62 在一副烂牌被风吹开的概率内部，也在虎消失处

63 你再比如说你怎么能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脑子也太大了点。）

64 这就像通过虎，一个人他总能想起浪花

65 而通过一个浪花，她却从没想起过别的浪花

66 即便在一九八六年

67 （假设那会儿是冬天）妻子坐在路边吐着气，一头
崭新的虎来到她身边，安静伏下

68 虎的目的又是什么？

69 至少远远看去，山中那片摇晃着互相倾轧的竹林有
一种江湖龙虎斗的视感

70 而我看见。

71 照邻游荡在古代的道路上

- 71.1 当他心不在焉看见一个虎站在山顶，它是
在等待一场暴雪吗
- 71.1.1 原则上，我并不愿意替别人考
虑我自己的问题
- 71.1.2 我记得虎曾在那山顶出没，后来
- 71.1.3 后来，野猪泛滥
- 72 窗外，溪流对岸的山丘，炮仗声在低空炸开，沉闷、
独立，接引鬼神同时，难免惊动正在山中踱步的虎
- 73 而在竹林中，虎静静立着不动
- 74 在整体安静的竹林，虎显得尤为静它在等什么？
- 75 仿佛有意在等什么：一种动静，还是某种暗示。
- 75.1 还是什么都没有在等只是立着不动
- 76 虎是山中的王，它有它的阴谋
- 77 一个中午，丈夫想起在白虎山采茶未归的妻子
- 78 虎开始换毛了吗，他想
- 79 当虎与虎在竹林相遇，在起风时也在新老儒学过气
的时节
- 80 中午，一个黑人很黑、很尖，从地里冒出来，骑上虎，
飞走
- 81 剩余的虎只好深入竹林的必然中
- 82 虎就是这样，不分时节，虎没有灵魂
- 83 但虎的出没也不会是一种意外
- 84 但也有可能在某个黑夜，尼姑是骑着虎走的

85 那时我在竹林中（寻虎，或其它），不像这会儿，
在竹林外，我饮水也望着那时的竹林

86 虎早就走了（其实还有两天才进入新的虎年）

87 即使虎年，群众在漆黑的屋中关着灯火，虎会不会
下山，到村里来无限转悠？

88 要知道，在中午的山中，虎始终停在一株枫树下
叹气

89 且不知道为什么

99 其实兵荒马乱的，世道不好，一头鹤与虎雷同，同
样也在掉毛

100 中午，我又去寻找

101 可虎始终不在竹林，寻遍不见

102 一场完整的雪应该有前、中、后与起承转合雪是背
景（一切事物）同理虎也是

103 而虎又是竹林的背景

104 竹林是山的背景依此类推一座庙的背景是虎的严
肃，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

105 （不容易理解的是动机）虎的动机是什么？

106 没有人搞清楚过，虎通常不动

107 （虎要是在竹林出现主要是因为路过。）

108 虎通常也极少作为对象出现：

108.1 写作动机和言说对象。

109 当然，在这方面虎比下雪与尼姑高级

110 但也乏善可陈
111 是吗？虎，一晃已过去不至三十年
112 我不知道，从声响去感知，这时的竹林中只有我
一个人
113 除非有虎路过
114 虎的步履总是很轻很轻，轻到底
115 但最轻，我都认识
116 在虎出没的特别气息中这种细微声（像是在摩擦
一根倒下的竹子，又不是很像）尤其特别
117 这时的竹林中，风声为零
118 要不是为了追虎，丈夫（他更喜欢秋天）不会进
入竹林
119 其次，一个虎进入竹林，一群人（七个丈夫）紧
跟着也追进了竹林
120 但那顶多是文学上的想象
121 虎不是目的
122 在竹林中，虎更像一种干扰，难以摆脱
123 即使这会儿没有虎出没（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仍
旧是竹林的一部分
124 虎遁入竹林，寻虎的人望着竹子开始后悔
125 竹林中，虎不动，呼吸沉重
126 在风、雨、虎、鸟与下雪与各种火焰中，作为一
个江浙人体质，雨确实离我最近

127 那是一九八六年一个中午，一个虎路过玄谈庙，
庙门半开着，门槛上摆着一只红苹果
128 而在昨晚，一个虎从竹林经过
129 当我感觉到它时，它已在竹林消失
130 但竹林中仍有虎的气息：危险、神经、稳、整体，
当然也过气。
131 是雾和虎
132 或在社会主义和在竹林中
133 同样，虎雾化，在与空气的布朗运动中最终化为
一泡乌有
134 虎，还能说什么呢
135 这年头我说，虎，相当于在凑数
136 而这毕竟是无所谓的，双虎
137 虎掉毛，季节正当合适
138 有雨（虎）吗，又一个人跑过来问
139 搞七捻三
140 我看着她（仿佛看着妻子），没说话
141 千万不能给她们任何机会！
142 是在竹林中，虎隐身不见，雾气中飘着一股拨乱
反正的气息
143 一九八六年，我很少去竹林，是不敢
144 要小心虎和女人！
145 但也不要过多担心，这会儿（外头风声很紧）虎

还在病中

- 146 虎，在一个丈夫转身离开时
147 妻子挥舞着老虎钳，打算夹些螺蛳，中午吃
148 一种调虎离山的即兴感
149 同时也是一种民意与虎与眼不见为净
150 中午（下着细雨），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思念
起虎
151 对虎的思念
152 与对雨的思念不同，虎少见，但真实、有效且唯一
153 特别是虎的过去，我几乎完全认识
154 当我思念虎，我指的就是虎而不是某一头虎：那
就实在太虎了。
155 我理解的虎并不是一件像虎那样的事物
156 中午，雾气早已散去，中午光线下，穷山与恶水
互相辉映
157 虎停在竹林中，不动也不叹气
158 它是怎么做到的（在河边）？
159 作为一种雾里的事物，虎不应该待在如此清晰的
地方
160 虎经过竹林隐约察觉到什么，停下，转过头听，没
动静
161 虎接着经过并穿过竹林，消失
162 而有时，消失后，那虎还在竹林中

163 我无法忘却虎
164 一个寻虎的人（丈夫）走近问我，虎呢，他问
165 问完，他就走了
166 我当然不知道
167 虎，它是什么东西？一种竹子吗
168 还是一个惹了祸的女人
 168.1 妈的总之不会是一种饮料
169 也许我确实忘了，包括忘了它的用法
170 一九八六年，一个中午，我在庙门槛上坐着
171 但，虎，假设就是虎或一种实际的遇见，虎又是
 什么？
172 以及虎的什么（庙？）
173 至少，庙不是虎
174 （至少以我对庙的理解，它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庙（比
 如，玄谈庙），它只可能是在科学尽头的那个庙。）
175 而虎，它不可能是一种尽头
176 我知道要谈论虎（鸟也是），就要知道虎的全部事实
177 但虎就是虎，且只能是（废话）
 177.1 究其原因，虎与鸟或庙，方向和初衷都不对
178 虎，难道真没可谈的内容？
179 我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而丈夫彻底不知道
180 一个大中午，一个虎单独立在对岸
181 总归难以归纳和分析

182 但我也没什么急、要紧的事，有吗？无
183 在一九八六年，虎并不是最高的概念，这是其一
184 其二、经统计（包括伦理中），我们（包括虎、丈
夫与妻子们）无非是从庙中来，最后也会回到庙中
185 而这其中，虎最为接近
186 在一九八六年，A
187 A，要是A是且仅是虎，那就让三个A烧着一并
消失
188 仿佛虎的阶级跃迁，归隐熟悉的山林
189 再比如，当一个虎来到竹林，过草地的红军小战
士却突然意识到身体发育的艰难
190 是的
191 对虎的意义处理总在拖延
192 我这样想：有时，已经有虎立在对岸，一个妻子
又去对岸做什么呢
193 虎毕竟是雪天的事物（在南方）
194 下雪，还得再等些日子
195 一九八六年，虎在走去无底洞的中途下起雪
196 而在大多数秋天，虎热得像条狗
197 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这些特殊情况，仅假设它就
是虎
198 在河边的雾气中，虎不动
198.1 启发是不可能的，这里并没有新的知识

198.2 当我意识到反对，但终究看不清虎在反对什么（除非它在反对一切：虎从山中奔跑至河边，突然停下立着、不动：这种不动全方位，包括思想的静止。）

199 这时的虎自由

200 虎（有时，也在词语大于语法的假设与虚假繁荣中）

201 虎一旦被假设，虎与虎又有所不同

202 虎的定义（相对于尼姑）是除尼姑以外

203 虎不可控并非因虎自由，虎无所指向

204 知道虎控吗，那是一种用来控制舞池灯光的硬件设备

205 那么虎呢？

206 它无疑是一种失控（在所有失控类型中，虎的这种失控温和、无害且个体化：

206.1 当一个虎站在河边的雾气中，这成为它最经典的失控形象

206.2 其次才是路过玄谈庙，虎望着那半开着、空洞的庙门

207 也有这种时候：丈夫小跑过来，全副武装对我说：打虎去吗？

208 我望着这个准备去竹林的人，望着她说：还是算了罢。

209 在一个反右的季节，不适合打虎

210 虎那么安静
211 作为猫科动物，虎永远处于一种观察者的状态
212 虎身处现场但脱离
213 绚烂，但表面一直在掉毛
214 当虎经过竹林（我们只能想象一头标准的虎安静、
缓慢走在竹林中，偶尔停下，侧过虎头，仿佛听
见了什么，但又不清楚听见的是什么。）
215 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短暂的停顿，虎才放心：虎提
起它的前（右）脚，小心踏出驱动身体的一步。
216 但就在这个时候，虎听见竹林外的对话
217 虎听见：虎。
218 这引起虎的警觉（什么虎，虎什么？）
219 虎不动，举着脚爪仔细聆听与分辨
220 但后续也只听到了些许零碎的叹息
221 虎带着疑问经过并离开竹林
222 我答应过一个朋友，写一篇《下雪与虎》
223 现在，雪停着，要下没下
224 一个对立的虎却还站在哪儿？反思错误
225 这也没什么
226 虎自然有它的性格
227 不像，比如一头任意的鸟儿，是我可随意召唤的
对象
227 （反复）虎有它珍贵的地方：安静，并且绝对安静。

228 虎呢？妻子问，仿佛很急
229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想了想说，我没有说，一个
人拖着身体来到床上躺下
230 中午，而且还是在雪要下不下的阴天，我要睡觉
231 虎，怎么说呢，无论有多不确定，它无非在那儿
232 根据多年的写作经验，我们还是尽量不去提及虎
233 虎最好的情况是用来凑数
234 而不是去涉及结构
235 无论在文字的运动中，还是在河边，当一个虎感
到渴
236 那就让它渴着
237 我从根本上无法向妻子解释虎，是因为妻子不识字
238 虎就是这一类感觉，她能被说通吗？不能
239 虎只可以意会（借助于其它事物）
240 而不是关注它的形貌：
240.1 这是不可能的，虎极易且必须变化
241 所谓得意忘形，便是这个理论
242 实际上，一九八六年，虎不经过任何竹林
243 它哪儿都不走动，仅在无底洞睡觉
244 所以，虎呢？
245 它不需要
246 虎没有过去（历史）、未来（变化）或其它，总体
上虎是一个虚词：

246.1 当风摇晃竹林，不用细听，丈夫便知道
虎是否出没，知道风与虎的全部关系

247 大概也只能这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248 有时一九八六年，虎不在河边、山中与经过竹林

249 虎简单消失

250 这正是虎的风格（反动）

251 对一切的反动（但那可是在一九八六年，一个虎
仿佛对一切都没了兴致。）

252 但一切都还在继续，稳稳地

253 傍晚，当虎路过一个庙（无所谓是不是玄谈庙）是
一种什么状况，妻子她真的知道吗

254 不是：虎特殊，当它路过，一定是在中午。

255 中午，一个虎停在旁边，嘴边淌着白沫

255.1 虎的眼始终望着地面，不动

255.2 庙、虎、妻子组成的这个集合意味着什
么如果它什么都不意味

255.3 这正是作为集合的好处

256 再比如，一头欢快的虎

257 有那样的虎吗，并无，近乎灭绝

258 这一日，鸡日冲虎，大量天兵天将坐在乌云团中
饮酒、抒怀、各自说着相声

259 曾经，确实有过一头欢快的虎：

259.1 它欢快地跑在树林中，我承认

259.2 当然，我还是太想当然了，以为这就是
虎的美学
259.2.1 只是怎么可能，除非它忘了
自己是虎
259.2.2 或只是某类神仙的替身
259.2.3 但，怎么说呢，妻子和虎一样，
实在也都是一种消耗品（哪一
种？我们不熟，没必要告诉你。）

260 在中午竹林，我看见虎伏在地上
261 但又怎么可能，无论在中午，还是一九八六年
的一个中午
262 相遇也只能存在于假设中
263 作为一种屏障存在，虎本身就是为了防止我与虎
的相遇
264 而且历史上，也没有过
265 虎伏在地上，我不会驾驶它，我来竹林，是想造
一部云梯（这就是其它的目的）
266 虎是在认错吗，不像
267 虎没有类似的问题
268 那么，双虎呢？
269 （除非它们不同品种）虎单独，两边都不在
270 虎，要是可以省略，那就全部省略
271 三、虎也不是一个扫把

272 而擎起一头虎这样的动作，我想都没想过
273 但虎单独，这一点不存在疑问（是吗？）
274 并不存在这、那的虎
275 对虎而言，也许这就够了
276 虎总归要保持神经：这也是虎的存在方式。
277 中午，在山顶的枫树下，我不再想等虎的一次叹气
278 反之，虎应该放缓反应的速度，缓缓进入下雪的
抒怀模式。
279 可是，虎为什么还在山中？
280 除非强制，虎并没有时空上的困境
281 正如我们知道，即使在遥远的宋朝，虎的命题仍
与下雪相关
282 有时，一个黑色的老虎钳摆在桌上
283 不是的，有时一九八六年，虎出现的频率并不比
尼姑与玄谈庙来得高
284 而在一九八六年以后，所有现实都成了比喻，其
中虎比喻虎（虎一，双虎中一个：怎么说都对。）
285 就像此刻，虎作为障碍物明显站在河对岸
286 虎同样监视着丈夫，还有谁？
289 有，也是假有
290 傍晚（快下雪了吗），丈夫要加快步伐，避开那个虎，
在天黑前回到家中
291 虎，也真是的（仿佛一句埋怨）

292 可是什么呢？是，也是假是
293 虎的作用一向只用来否定
294 秋天（一九八六年、秋天，我通常只能回忆起尼姑）
虎从任何地方返回山中，不是因为季节变换带来的
落差，或审美需求，是它等不及要回到虎山，盼
着一场大雪到来
295 虎其实有这种属性
296 就好比秋天与尼姑关联，而虎必定是下雪
297 近处，它是一点什么？一点虎吗
298 绝不是！
299 虎本身就是个谜语：
300 **虎，打一种动物。**
301 虎有时实在不符合普遍语法
302 好在虎，我们在晚上从不碰面
303 而一株枫树和一个虎也不像是一种先进组合
304 而要是实在没得谈论，我们再拿来用，譬如，虎
305 只可是虎有什么可谈论？（有那么多）
306 况且它还不能谈论
306 我想，有时谈论虎，主要是因为它方便
307 虎，第四声
308 说到底，虎也就这样了
309 在可谈论范畴以内，虎没有退出机制
310 我会一直使用它，直到散架

311 虎，一种有趣但非必要的经验
312 而虎呢？（这是不同的）
313 有时，延宕太久我都忘了虎是什么意思
314 譬如假设我原先知道虎，那么
315 我知道类循环吗
316 它们（虎、一九八六年、尼姑与玄谈庙）作为一种现实摆在一起，我又知道它们什么
317 它们的关系首先是虎先于尼姑
318 其次，虎也大于庙
319 不像尼姑、下雪或在旧社会，虎始终无法单独成立
320 虎，新的虎年即将来临，我其实已太久没有关注
321 不像在那会儿：一个中午，虎路过竹林，我正好也在（那绝不是巧合）
322 一个清晰、集中的虎
323 集中，说明虎并不自由
324 与别的虎不同，我怀疑这虎是河边的事物
325 在河边的雾气中，虎通过自身反映出独特的美学
326 一九八六年，我长久沉迷于这个风景
327 仿佛这雾永不散去，而虎又是那样沉默
328 皮毛斑斓、全新、受潮但有序——
329 仿佛我心中的动物但不是
330 我怎么能去惊动它呢
331 只有在远处（河对岸）远眺

- 332 它会离去吗？会的
- 333 虎总归会回到山中，但那应该是在冬天
- 334 在，虎山下起雪以后
- 335 虎如果存在歧义也好，可惜没有
- 336 一个雾气中的虎（在雾气中）
- 337 但虎最好静静站在河边，仿佛它一直以来就这样
站在河边
- 338 因为，始终，在可数的情况下，我面向的（对象）
是一个可以重复利用的虎
- 339 当我需要它时
- 340 但虎（即便传统）毕竟也是虎
- 340.1 （并不可怖）虎有虎的干燥与领悟
- 341 是我理解的
- 342 也接受，这是身为虎的特权：
- 342.1 一个虎应该欢快。
- 343 同理，骑虎的尼姑喝昏了头，在霜降那天终于失
去道德观念
- 344 或对瀑布而言，虎就是一种热插拔
- 345 虎，要承认它是一种标准幻觉
- 346 虎与会稽山脉，与丈夫
- 347 与降落伞
- 348 忧伤（残废）呢？虎，假设是一个欢快的虎
- 349 除非它见过下雪时的恍惚

350 一个虎就这样不可避免掉进坑里，且自我感觉良
好（约等同于在无底洞）

351 远远望去。

352 这个冬天，虎山想必是不会下雪了

353 这就像一个空荡的虎（它介于有与没有之间），空
荡而昏沉

354 仿佛大多数虎从来都是这样

355 仿佛虎与山顶并列同样没有意义

356 而把虎与尼姑摆在一起，也会因为两者联系微弱
而坠毁而不了了之

357 在经验以外，虎确乎艰难，虎

358 无论经过怎样的处理，变形与扩散，它都不会超
出虎的界限

359 中午，一头虎站在山的高处

360 虎以上，天空空荡

361 其实虎与虎（所有一个）也是

362 虎不是虎的移动方向

363 但正因此，虎才得以续命

364 一个虎四处游荡，遇见墙壁便穿过：

364.1 遇见穷人，它必须掉头。

365 虎通常走在虎前面

366 拖后的虎是另外的事物，甚至不是

367 除非虎转头回望但怎么可能一个拖后的虎？

368 永远在虎身后
369 把虎与写作绑在一起同样也没道理
379 这时，走到一个无风的地方，虎停下，静静望着
这停着的风
380 虎，除非下雪，我们很难有缘分遇见
381 虎被动
382 经验告诉我们，虎作为一种大写技巧，也是一种
退而求其次
383 这实在不是虎的错
384 虎，妻子说，快要下雪了，它还在沉默个什么虎
385 一九八六年，年轻的妻子就是这样离尼姑愈来愈近
385 但我们知道，虎必须沉默
386 虎不在语言中
387 而丈夫，在任何一个中午难免不会想起虎
388 稍远，又想起虎山
389 遥遥远远的，那山，那山中的竹林
390 那里终于下雪了吗，他思念
391 虎呢？
392 我的朋友，虎正欢快地跑在雪地中
393 （中午，天空转晴，我不得不搬出椅子，来阳台坐着。
望着那片竹林）
394 当我回头再去看，虎（虎虽然也是一种概率事件，
但它的一切行为与思想又是一种必然）已经消失

395 当一个虎在雪中
396 当一个虎在雪中，虎就不能在雪以外
397 所以我们说，虎是一种没有前提的东西
398 虎的随时出现，只因为天空在下雪
399 这个中午，阳光很好
400 虎不在这里（但在任何时候，我都愿意它介入我的写作）
401 这就是虎（的意义、价值甚至目的）
402 单独且冷漠，即便在雾气迷漫的河边觅食，即便山上的雪已经下大了，奔跑的虎停下
403 一个虎单独停着
404 那姿势，难免不让人回忆起一种价值观
405 虎与下雪
406 虎，在音乐帮助下，我看着这个字的形音义
407 怎么看，它都有些滞缓
408 与稍后进入恍惚中
409 问题仍是虎的什么？以及什么虎
410 事到如今，虎的命题难道还没被写完吗
411 把它 / 放在手上 / 不同的老虎 / 走去 / 不同的 / 山顶
412 就连这样不着调的虎，我都已经思考过，更别说常见的雾气中的虎
413 可毕竟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妻子说
414 我知道，她说的只是一种安慰且有限

415 但既然已经写下，虎就有绝对的权力在这里：
416 这里：
417 “一头虎拦在路上。”
418 写下这一句后，我有了一种对虎的全新假设
419 这是一个迷路的虎
420 或其它
421 那么，毕竟还是，虎呢？
422 在虎与下雪这个天然设定中，我们的复述终于让
山中下起了雪
423 虎在山中（甚至山顶），雪从天上往下落
424 虎立在雪中，丈夫以为
425 虎也应该立在雪中：冒着热气，单独
426 这是否是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果？是也不是
427 否则，虎无法成立
428 而反复，它已不仅仅是虎才会出现的问题
429 中午，雪在下，虎
430 （远，以及遥远）立着不动
431 或反之，虎始终不动，附近下起了下落不明的雪，
大雪
432 怎么说呢，朋友
433 对于虎，我终归已经历过它最好的时候
434 就好像下雪，直觉告诉我，它一定是关于虎的
435 中午，阳光很好，一场暴雪如期而至

436 就好像虎，只能作为谜面存在
437 就因虎绝不会与虎对立，它们不是彼此的破坏对象
438 （另外一种情况，是旧社会与虎。）
439 但最后，我们还是会问：虎呢？
440 虎当然是后来的
440.1 以及来与不来，实在都是它的事
441 （掠过阳台）不远处，一个人跳上虎，骑走了
442 走去山中的竹林，消失
443 她和虎没回头。



速写集：一个人与所有人

A Collection of Sketchs: One Person And All People

《一个人与所有人》

一个人平淡无奇。但所有人也没什么悬念。一个人的民族与肤色与放弃自由，一个人的佛陀。一个人走近（递上一支烟），问所有人，一个人就必须是新的吗。问完，一个人她睡觉去了。一个人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对所有人。因为一个人她是所有人中的一个人一直是这一个人她想，要是这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一条人更黑，那么这一个人就是永恒的什么呢。

《规定》

一个人要是这时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着在房间内走动。一个人她要是沿着这条指令行动，她只能是沿着床的长方形边缘走半个口字形路线。她去走动了。并且海蜇。

《图像处理》

对一个孩子来说，所有故事都是夏天的故事。对所有孩子来说，这会儿雨在下，中雨。

一个孩子在喝水。另一个望着一只水瓶。不远处，风反复推动那片树林的树枝起伏。一个人（他离孩子越来越远）躺在沙发中，起兴，脱先，准备睡去。

《一个人想着》

是一个人。是一个词语的单独不能成立。是，一个词语单独不能成立。是上帝创造了这个迷宫后被反创造。一个人躺下，是一种开始，一种回忆。是一个人，是洗澡。是一个人勉为其

难但也不愿扫对方兴致，这年头都这样。是一个人：她就在旁边。在，穿着一件牛仔衣的那种在。

《傍晚》

一个人与一个人自己散步说明一个人成了自己的容器它们在一起。这是一个阴天，是一种饿的表现。踱着步节奏比一部慢火车略微来得松垮，一个人感觉快散架了她离大鹏鸟还远吗？以及这些是啥。一个人说，不是，她就是火车，是医院。是星期六，是一种感受。她要保持住这种感受，直到——实际回到家中——这一短语带来的安慰中。

《叙旧》

树上。
在傍晚回忆这天的事。
一种归宿吗？普遍
仿佛一朵乌云。
在妹妹正对着的那个男人的墙上

有一道非常明显的裂缝。

在下细雨。

《随机》

它的原因还没来。（来了，她会知道）一个人她只有等待。

但是木匠已经烦透她了，她的游戏与运气以及沉浸在一件单一事件中的幸福感。她不是在等待一个结果。

《阅读》

仿佛一个人。一个人想起，仿佛想起什么，一个人。人，一个人。一个人在考虑。她短路，一个人暂时关着。一个人需要剥离，从所有人中进行分离。一个人是对所有人的省略。无尽，但不包含悔悟，一个人忽而闪现。当一个人忽然出现，所有人突然暗淡下来。鸟呢？

一个人与一个人站着。（而从语法上推演）所有人面色发黄。但一个人突然。一个人她在一个早上想起突然，且突然想起。一个人她不会专门去想忽然这种东西，窗外，雨在下。她一个一个人想。无论雨还是忽然，并没有忽然的雨她想，但一个人她

总是一个人，只是且永远，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与所有人的关系突然，要是一个人认识到她总是一个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她说一个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那么所有人也是这样的吗她说，并且她说也许是的。走路时，她一个人走在路上。在宇宙爆炸以前，一个人她也是这样子走路。这得有些年头了，当她一个人走路她的齿轮感异常严重。在另外一边，一个人坐在地上吃草，她是女关公吗。她的力度单位又是什么，作为所有人中的一个人她不像是一种偶然。诸如此类一个人她不再去思想这些，回到家中她去水缸里躺着，像一个硬糖缓缓化到水里去。与一只虎对称。是吗，不。一个人只能与一个人对称，这就像道士与尼姑一个人她说，下午，我要填海去了。这就像，她说，要是一个人她是一个鸟，那么她是精卫。一个人她有时会说，自己对自己。有时则不是。一个人她有时只是望着空气里的空，想起她那漆黑的底层阶级属性而不会真的想要逃离去深山落发为尼姑，这样实在太累太人类了。一个人她想她无非只是一个人而已，离菩萨实在太远。她想总有一天她会老去，可以安享她的晚年。一个人她并不是一个太过激烈的人。当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头，那也是因为她的无缘无故。而当她去医院见急诊科大夫，那确实是因为那会儿她生病了。一个人她就是这样的，总感觉比云轻盈。而又比一头蝠鲞要来得虚弱。可蝠鲞并不是一种鸟儿那么，与燕雀比较鸬鹚也许是一种更合适她的内向物种介于鸟兽，她有时这样想，深深陷在沙发中冒着烟雾。一个人她哪儿都不想去她想。也不可以把自己射到外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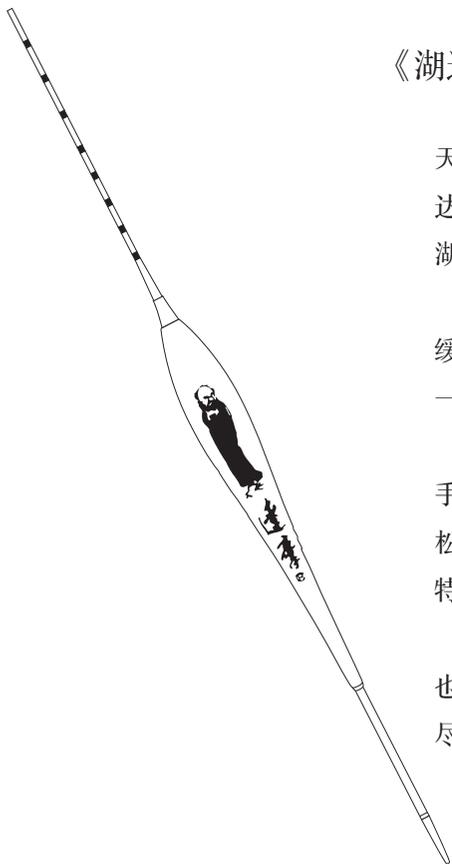
《硬着落》

在所有不同的地方醒来一个人等于所有人。从所有不同地方离开，一个人退回到乌漆墨黑的乡村，在一九八六年。可以想象，在一个人是所有人时，她没有找到答案。同理，当她成为一个人她只能单独，且无解。她是一个谜语，或尼姑：这有什么大的区别？除了发音上的差异。一九八六年，一个人她重新睡去，或在鸟群监护下飞得更高些其实都是好的选择。但是没有。既然一个人已经着落了，她想，她一定会忘掉她们。

《都是苦哈哈的》

一个人小跑到另一个人跟前，停着不动。一个人反过来她正要跑去另一个人跟前，也是停着不动。两个人看着都非常广泛。17:53分，天正黑下来，并且一个人是对另一个人的多余吗？这种事情仿佛只有她们内部才能理解。

这时，一个人平躺在床上。她及时动了动那根手指。



《湖边的达摩》

天亮了，
达摩坐在
湖边。

缓缓吃着
一个梨。仿佛

手里抓着一把
松垮、
特殊的命。

也不
尽然是

《一件晾在栏杆上的汗衫》

也不是盲目，一个人唯一拥有的是热忱。其它的她看不见。但她明白这是当代的，也是可分析的一点压迫感。她的一根手指点在栏杆上。与其说她的其中一根手指头点在栏杆上，倒不

如觉得一个人她是奇怪的。倒不如说一个人她，还是尼姑她，她们实际上是在逃离现场。

《云梯》

一个人绑架了所有人中的一个人被所有人绑架了的一个人被所有一个人绑架是不能幸免的命。是不能幸免的，一个人的命，在进入奴隶制以后的岁月中一个所有人中的一个人哪怕她扛着一部云梯事实上。事实上，所有人哪怕是所有人中的一个她们相互绑架一个人与一个人成了所有人，是现成的命运。是与云梯是否可解无关的一个人的命的不能幸免，是一种完全。

《读让·菲利浦·图森〈照相机〉》

他想起那是怎样的一个连续动作。
总之淡季——是说，它不是一个事实
但也不能说
像一个内在的规范
因为他讨厌大海

《描述一个动作》

所以，是的，她。
把下拉条拖动到底部，往洗衣机
注水，它会继续
在那里运行。在一锅粥里，
以一种也许她意识
不到的方式在一个星期六——伤心
——下午她轻
没有身处旧社会的沉重。
当然也不会发散开去，一个人她
伸出一只手（诗不会自己到来！）
或一个人最终成为了
一个她这样放之四海的人、一个结论，遗憾
而无法整理。在河水退去后
单独的一匹鹭鸶在露出的沙洲上
韬晦与觅食。可以相信
因为（即使它是一种预感）也不重要
豹子，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

《妻儿们已经睡着了》

(一)

送经归来的人来到窗边坐着
也饮些水
黄昏中，怪鸟乱飞

“你的组织呢？”妻子翻了个身，问道。他没有说话，用背影告诉他的妻子，那是一种温暖的幻象。

(二)

天空与形容词
就让一个人独裁，为你
他愿意继续写完这张听天由命的专辑

——接着，他打开那部台灯，迎接春耕的到来。一个人傻乎乎的。一匹灰马停在路边不动。近处，一个蚊子壳粘在墙上在风干（这时的海面上，只剩下一些海浪还在反复推送。）

诸如此类它惊走了，穿过村子时他看见。
很快，他也会离开。

《归来》

乡村的夜黑
也静。在这黑静中
一个人穿过细雨
推开家门：灯，亮着
父母在。

《文档》

下雪与功臣。

稍后，是尼姑与云。

它们能够并列，主要是因为什么？当一个人说一个人就像是一条河，以及河的什么。她说完后沿着云梯爬上去，很快消失在云端。她不想负责任。其实一个人她想成为任意一个不同的人很难，即使在一九八六年，她已经把自己足够的简化。在对尼姑的思想中她仍不能脱落，重新定义为一片纯粹的雪花。

《封建余孽》

在所有的一天，光线持续到达。严肃、痛苦，因严肃而痛苦，在如此的一天，一个人（她能反对自己，去中心化吗？不能）坐在阳台上怀念那逝去的日子，缓缓回到地富反坏右的设定中。

《书法》

一个人躺着，静物。
但能想起她们是好的是非常好的花肥

《香火》

一个词汇。

而不是火焰，一个淮安来的女人。当她捧着一把缭绕香火停在路边，一个实际的香火主义者，她又扛着那根木头找木匠去了。在她的语境中，云梯的登天功能远大于一切菩萨。盛世的一天，她们在机耕路上的相遇也许是一场误会，又不肯定它就是错误。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也彼此认为是彼此或彼此是彼

此的妹妹这么一种情感结构。

较为罕见也相当客气。

《窗帘》

——虚空的虚空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捕风。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煮鹤）的钵。始终想念一个人，一块摆动的窗帘，一种混沌的清晰与清晰的混沌在不同容器中是吗？不是。有限与无敌活着，放大一个黑点，它是一个正方形。

《一只沙丁鱼射入沙丁鱼罐头》

脱离比喻，它单独成为一个想象
用以提升现实的维度。它的困难在于
从文字的组成，与阅读习惯去观察
它呈现出一种往前的冲动，并有效实现了
一只鱼的水平位移。在不去拆解它的前提下
形状的完整只产生一种绝对意义而这是
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记忆

《她没说话。》

一个人在什么？在跟什么说话？什么又是谁。一个人她长久坐着，没说话，也没在物理上说。她没有震动。一个滑坡，沉默与反规矩她都不像。附近也没有什么在形成她。而在远处（那得有多遥远？）丈夫们自生自灭，在等待下雪。

《一个所有一个人的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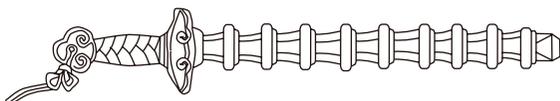
工具它是一个标题
也是忧虑与美是后者对前者的
统治不一定符合中国逻辑但
理论上民不畏死奈何
以死惧之的惯性仍在流淌而无须
哪怕一个停顿一个所有一个人的钵

《以及》

饮一些水，剥开一个桔子后，她打开手掌，让它搁在桌上。
废佛的躁动，没有政府，它们。那黄昏中远去的人类（僧帽水母）。

堤岸

Embankment (2022)



这大梦长、宽泛，奴隶一个接一个从天空
坠落到地上成为水，又继续掉进土里，被根须
吸收，上升，一路运输到那片轻晃的草叶的尖端，长出
洁净露珠，在远古、崭新的光线映照下，
球面反射出他们的面貌乌黑而经典。

——题记

要区分他们，以及哪些又是我们

取决于自由与不动的关系
而不是密度、色彩，或品种的差异
它们因一种观察的需要，一起被禁锢在
邻居后花园的池水中
在一个四月末，或已是五月
云的倒影成为离它们最近的事物。
但事实上，作为整体，它们的范围总在扩大
(这天是星期二)侵占附近的那些：
房屋、一株枇杷树的果实、智力、
天空以及空荡本身
在即使忽略掉制度干扰与季节变换因素后
我们仍在其中，不可排除在外。同时，
又在审视那黑乎乎的内部：这年头，
那里还剩下什么？一头
被吓大的通用雀鸟，抑或
其它残废物件
只是谁在乎？
谁在乎，谁就是我们。窗玻璃上，
同步显示着它们移动的影子
, (而不会超出事件的视界以外)

虚像的重量，来自光线损耗的那部分
汇聚成一个虎停在河边
饮水，也回光返照：清晨，
雾气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正在到达
但不会是他们：它们，
一旦发现形势稍有不对
便会紧急避开祖先留下的线路，
以超前于一条鱼本能的反应速度，它们
成为他们。之后散开，下降，
消失，仿佛这是一个上午
发生的事它们知道？在星系泛滥的银河下
无产阶级最终登上了历史的膝盖。
与之对应的骆驼，一个词语
而不再是一种臆想
从鼻孔喷出白雾
必然的乌云，倒挂在半空
结出外壳：这里，我们暂不去考虑
土壤、尼姑、关公与翠鸟之类
的杂碎，它们通常被默认
丢在堤岸的另一边
一条犬类动物日夜巡视它们的轮廓与魂
它是法国血统吗？
猜中它的概率要远远

小于感染一次病毒
那便是一个人她大抵上不再写诗了
只是闲着没事去写一本一本诗集
据说那样对健康有帮助
直到有一天，在水中投下的影子
因波纹扭曲产生自主游动，
它们才真的获得释放。
只是，获得稳定的真理是不够的
要遵循的原则总归是这样的：
在所见事物中，只有堤岸与鸚鵡可以
在文字中保持一种不动。
是一种价值中立吗，也不尽是
是一件乐器，在敲击桌面。
她（已经思想过了）的平静正好处在合适的位置上
一把红棉牌吉他，他用的是左手
同一只手，在成长中它的
皮肤与构造依旧坚固
有时，它输出一些不该的东西，他用它
提起鱼竿，扯下一个花瓣
直到她像从前一样浮梁，比一个代词
更像一个虚词，她经常出没于傍晚的树林中

在另一边，她擦桌子、

拖地，捡起一些好的东西填充自己
偶然而充盈，为一场灾难降临前
做足防水练习。对此，我们没有提出实际意见
当资本家和豪绅们纷纷（雪片般）翻没进
土里，一些人诵起童年的国际化佛经
只是一些够吗？在无论光线（是的，
它那么特别）下，还是代际遗传中获取的家族命运，
它们一贯表现为一种乌黑的特征——
如同一头鸬鹚那身正在倒掉的羽毛色彩
抹掉后，一种历史的反向光泽
出现在桌上，立着：粗糙、
硬，不值一毛钱
这就是它的真实性
只能通过指定而不是证明
附近，一只碗敞开着。在成为一只容器以前
它比我们来得先进，它制造的静
无用，但牢牢控制着房间。以它为中心，
她走过去，把一截烟灰抖落，他们不知道
一个人写过那么多的事物
一抹黑的乡村、鹅、一个山尖，
家禽类以及各式各样不完善的概念
足以塞满一支河流，
值得为它们筑起一道堤坝，在雨季来临时，

超前拔起那条一直斜插在岸边的木船。
这时的窗外，几个破碎的波浪在撞击岸边的杂草
巨大、空泛如世界的一个词在她脑壳中
缓缓凭空从平原升起，形成。
从他的视角，同时又难免无聊涣散开去
一群鸽鸟在屋顶泄下粪便，一部
活塞疾速推动，交通指挥灯忽而亮起
一面围墙上写着“打到 XXX！”而一阵风
停在近处，绝对不动。一部波音客机正在放下起落架
与它们相关的在它们各自的时空中：

一个宿醉早归的门客撬开庙门，
在门槛上趴下，睡着了。

这就像她有时也会坐下来，想想午餐准备吃什么
我们完成了吗？几乎不会有人来打扰她
“在某种意义上……是，

但他对这个人物的解释太过冗长了。”

她这样想。一种超燃的意识
可能比一部电视还要静物。她的耳朵
需要一根棉签。三、
她曾被大量认为是一部母鸡潜艇。
但这些都统统是他们的事，通常与实验艺术无关
她日常最多接触到的事物无非是一张床
或者喝喝可乐，埋在床上。因为，

那条物理的、完美的边界并不存在
世界（这个那个：这是一张安醇素净护洗衣套组优惠券）
暂时还不会抛弃她，既然已经被抛入其中
并且，她确乎能感受到她的重量，
是实在的，在一根肋骨下面，
一种神圣如进出口贸易的计算方法在淤泥里
似一个饥饿的野兽般翻滚，一头捻，毫无疑问它是
但这种信息有意义吗
即便它符合暂时且有限的属性：比如，
一头怀孕的大象。在可数而漫长的日子里
他发现自己总是与它们纠缠在一起
现在，我们有了这些词语
包括但不限于它们的质地与普遍的用法
这就像黑色幕布下，会议指出：坚决！
坚决！坚决！（士不可不弘毅，会议自然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这是一定的）就好像全国上下只剩下一个坏人
与猪头似的，只是光线在它映射出的现象中不会折断，
走失的羊又来到一个历史分叉处
我们如数躺着，在一条公园长凳上等着飞碟、
凤凰鸟、龙骑诸如此类飞落接引，它们迟到了吗
用了三次，他才拉开所有抽屉中的一只

河水流淌。

黄色的一个婴儿的唾沫泡，翻转。
一个青色的鸟（它小）印在杯子上。
通话不可用，星期二
扫弦的重复感如同一匹烈马追逐雨水
一般而言，穷人往往先于王倒下
而在春夏交接处想起子美，他还下潜否
在水底，托起整支水流的河床
顿悟与短语，道即关于道理的道理
一支霄响火箭射入空中，他们的失去和得到
在同时发生，明晃晃的单音节表明容错率在持续降低
对事物更高级别的抽象使它们趋于神秘
近处，一个烟缸摆在桌上
与一个钵正好相距一只手臂的路程
它们构成一个思想系统的前提，是必须从这里出发，
忘掉中途。仿佛河水流淌同时也是一款万能的时间毒药，
它的化学分子式是什么。反观，一个事实
不可无限分割，我们知道
同理，整体（一）中无事实
墙被刷成了一种白色。一头黑猫正确翻过墙，
消失在墙的另一边，穿过墙体的想象力被及时收回
转而去思想一头同样深黑的蝠鲞（只需一点微弱的力气）
在这以前，他从没发现海是咸味的
只是一些用来蒸发的水分、漂浮树枝、塑料垃圾、

浪花与几片鱼鳞的组合，他没想起多余的生物
他不是她，情感上没那么丰饶，因此，
重要的无非是引力。因此他重新
拨了一次通往浙江的号码，
并产生一个确定的信息：此刻无人接听。
院前的那株银杏应该已经从截掉的树干口
长出了这年的树枝了吧，一个孤儿
在井底望着天空：曲折且坎坷的一生
还有鱼等着他走去河边，
他想了想，放下手头的工作
一个错误的观念（鹤与阴天）正影响当地的经济

什么是重要的。汇率，还是化学
重要性表明它不可展开为一种游戏
反复划燃同一根火柴也是。它们在比较中
产生的微弱关联表明它们合法
但仍没有事物能完全分开，一旦在一起：电影与音乐，
农业与数学与党派的没落与牛奶
白，以及地图。当她穿上一件白色披风，
首先考虑的是预测这天的颜色
它的重量被插值，可是
在哪儿有那么重要吗？在倒数上去的寒武纪
在乡村猪圈里，在当然也在手指

朝一部火车的缓慢移动中，一种惯性
迫使她必须从他们一个一个的空隙中穿过
找出一片饼干，并把它移出堆栈
这不是梦。是吗，不是。一个人仿佛树叶从梵天掉落
在被什么东西接住前，穿过窗户来到客厅沙发上
躺下，望着电视机的电源红点
他的旅行没有计划
仿佛被引入一条沟渠后自己长出了水
与他们不同，他一直新
他总共只有三条（实数！）裤子
一颗只为他震动混乱的心脏
而因懒得灌溉，他的农田惊人低产
但始终恪守一种看天吃饭的时代精神
支撑着他无意于诉诸任何事实
实际上，即算
一支打火机断气，
他仍愿意用三百个以上的火花去点燃一支烟雾
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没有
（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无。
但这就是热爱旧社会的代价不是吗）
无非为了保持空间上的平衡
不可否认，是在一定的密度形成后
文明才得以萌发

痛苦也是

在原本自由、去中心化的莽荒大地上

一根拐棍被丢弃在地上

作为燃料，又反复被丢进篝火堆

这个画面通过黑的电视屏幕的反光中被看见

火焰烧大了，在没有远近非实体的虚空中

一个上午就这样被一个主体同时也是

以一件进化物的形式存在的人巧妙度过

有人说，阴天是晦涩的灰色

那是他没有见过潮汐在逻辑发明以前

就已经开始大肆涨落，这时，她叹了一口气

受到引力的作用使得一个脸庞变得沉郁

在成长中她低垂着脑壳走去学校

这季节呈现出一种新的无常

是这样的，它的变化大于一间寺庙

它平面。它在当它垂直时，

我们会得到一种超出自身经验以外的困难

一种酝酿未完成、薄雾般的场，

或，它真的单一吗

要取得那种稳定的模型需要再次绕开它或它们

但这就变相承认了中心的必定存在

时至今日，任意一种信仰

仍具有可观的回报而不只是纯粹的娱乐

它只对上升（只因一个人被吸附在地表太久）
而不是她的理性负责——是花朵，它总会开放
它的近义词是勇气、
一点炮灰，亦或在谎言中
踱步的一个荒谬兔子诸如此类
只要符合供求关系，它们会像天空
与空荡那样结合且坚固
并因对这一件事拥有清晰的知识
带给我们方便，身心健康
（茱迪最近在加速衰老，
在厨房，形同一个忙碌的菩萨。）
树投下它的影子
怀疑它们并不会制造更多的好处
在规定好的记忆中，我们
总能收获满意的相似性
帮助我们入睡，
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一伙的）
在一个午后，也许后者的反弹会强烈些
也许更加静态、隐秘谁知道
要彻底分辨它们不仅取决于如何定义，
还包含用法。一个鸬鹚，名词
它的定义是一种大型水鸟
粗劣，但这就够了

而仔细研究它的用法，可以发现它
象征，不，它就是一种权力：在我们通常说起的
鸟群乱射的天空中悬着。
可见接下来会出什么大事？“从地上
捡起一根树枝，在空气中挥舞几下，
又把它丢回地上。”这时，谁又是我们？
值得我们去不断返回吗？
返回到哪儿？
奇怪的是，小时候我总在丢钥匙。
在去游泳的路上，遇见扛着一排鸬鹚的渔夫
在他身后不远，一个少见的鲜艳尼姑
从机耕路尽头走来
她是乌云的产物
是真正的农耕先锋派，是她
带来了光芒发散的残酷晚霞等等此刻，
在对它们的归纳与返回中
我静坐在华中地区的一个窗户边，饮水
也拐弯，沿着一条溪流
回到对自我的定义
那便是我与不在我们范围以内的一个香火主义者并列
不同于一味反对，我
（在情感上）也不支持我
作为一个统称，我比一粒坏种子冷静、恶劣

但两种属性又不能同时达到
但如果我是我们能所取到的最小值，他们
又是什么？一种色彩
对一朵乌云又意味着什么
一个就连思想也不能抵达的地方，它要么太深
要么全封闭，否则它必然完全静止
就好像一只脚搁在一副麋鹿的交叉角上
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它的内容
必然扩展（移动）到画框以外的场景
并实际影响到房间内所有的事物
一种叫原因的东西
在这里（这就是不可概括的命）四处游荡，打、砸、抢
通过对它的源头的多次过滤，她疯了吗？
我们便可得出一致的结论：要不选择
投降，要不躲得远远的，
梦没有其它的选项
但这不是梦。一个正常的梦
无非没有秩序与色彩
对此，她相当放松。她已经掌握
自己是另外一个人的方法

强制净化成一股晦气，有时
它呈一种粉红色的粉末状

单独停立手掌上，神情虚弱，形同乌有
(在另一边，他们在走廊上理发。)
通过原始掌纹才能解开它的地域特征
得到一笔憎恨，最后，一起指向岸边的事物
这是否说明他们也是一种被统治的附属品
要了解每个名词的实际含义，以及
一个行动中的物种的路线
它们构成的方向自古以来统一吗
当它们成为自己的对象(酵母)
谈论便变得乏味，且没有意义——想想弗兰克，
他是多么有趣、热忱，在猫的眷顾下早逝
12:13分，天堂的午餐还合你的口味吗？
这会儿已是不同的世纪，无花果树
还未灭绝，农夫与蛇仍是一个有效的隐喻
海洋的体积在持续扩大，诗、
政治，它们一直在散文化
而电影分级基本上不会到来
通常情况下，我只喝百事可乐，更不去影院
当然，是所有发生过的事使我来到现在，(这需要
大量运气)并且点起
一阵缭绕烟雾，就好像一个祭司
点燃另一个祭司，他烧着了：我们站在对岸
远远望着这场焰火表演。

法律与自由的配额，兔角与烂摊子
哪些是属于优质并紧急的任务，
去公园散步吗？它们无法得到解读的真正原因
是时间不可避免来到另一个下午
并且它似乎与一场多年前的地震密切相关
死了好多人，不分善恶，哀悼就此复燃
它占用了我们一小部分时间。在一条松木长凳上
静望湖面。微风摇晃着水植物的叶子，
分类学在这里仍有一定的价值
它们（要是知道各自的名称，我们会高兴）相互倾轧，
而又不像是一种敌对关系：他们与我们，
很明显，这里的行为不具备让个体天真的条件，
抑或能去观察到某个确切的主题
自然而已，不存在动机
但重复的变化毕竟意味着事物一开始（偶尔）
便伴随着消亡（必然）。有时，他的目光
也简单地越过湖面
还有什么事可以拯救亚洲的颓势？
每一次搬运都会在一只鸛鸟降落前发生

即便不在意物价波动
知道一朵花是一朵花仍是不够的

一个不长记性的城市在季节变换中继续它的扩张
大批量鲟鱼苗投入江水中，它们的成长
依靠概率与水流的驱使
一旦离开集合，相聚便失去了可能
她混在人流的混沌中：地铁、广告灯、人气，
一个人需要知道所有的大型水鸟吗，否。
地点的转移带给她们不同的命运
猪油渣主义，丧尸化，提倡多样性的同时
千万别忘了敬业与非暴力。俗话说，路线斗争
已经过气了，如同一头遁走的本地黄鹤不再复还
可是新时髦却迟迟没来
历史的灰烬还飘荡在虚空中，因此
一片保守派枯树叶需要什么算法的支持
它完成独立的正确事件又是什么？
一个飞蚊路过，双掌击之，薨。
世上由此诞生一个崭新结果，一种能量坠落
它是自己的大天使，没有国别，护照
数字化生存策略。它进入
新的无知且被覆盖
正如打开手掌后，我们所能看见的
那种情况，一点暗红色的污迹
、一种未完成的悬置状态
谁是最先来的？

事情又到哪一步了，一个人复杂望着一览无余的大势
利己，迷人，不会有太多的消耗
而不像那个扛着木头的少女抓住绳子，登上云梯
她不知道，是无辜
而不是真相照料着一切。而一切
只关乎于对它的说法
在它下面，不再有别的看不见的东西
包括云。最高决定，窗帘甚至
不由她意志挪动的一个杯子。困难
总在星期二反复降临。并且，
一个高地狒狒的手爪上结出露水——
飞船在黎明升起时解体——三名唐朝骑士
迷失在山谷——爆竿中的忽然领悟诸如此类
可以与它们在一起但她的语气
无法达到那种舒适与高度
早起，他来到阳台
阅读切尔西昨晚输球的消息

譬如充电与汇率
刺客与鸟
立场的正确与否困扰院子里的那一株树木
树枝在往四周伸展
它与它们对光线理解的不同

带来金黄、沉淀的果实
也预示这年雨季到来
河水，在夜晚升起
夜晚又在梦的抽象中得到正常回落
三头野牛立于水草中，望着清洁的月光
他携带消息一路跑回族群
挥舞手足告诉他们：东边洼地……鬼怪
……鬼怪……鬼怪
发声的强度体现了表达的优先次序
而数量需要站在树林的整体高度
去感悟，他们
永远不可能知道
以后，又进一步被锁死在梦的语法中
——缓缓升起的河水
以一种特殊的色彩继续伸向月亮，
时针利用它的单调
精确计数着自身的运动——
只有在低矮的群体活动中，
他们才显得积极、内耗与没有目的
也就是说，错误只会以
错误的方式，
发生在错误的地方
这是一种什么效应？如同除法

要搞清楚这种奇异现象

我们需要去理解一把斧子如何削起自身

然而，并没有语言以外的其它工具：

“这是一个比悖论枯燥的现实。是对知识的背离。是在生物性与形而上之间，对一种想象式存在感的焦虑反应。没有相关的协议要求。只须去营造一种时髦废话的浪漫气氛。如同一个人在树下，仰望不可见的树冠，感受此刻的阳光、风、空气与鸟鸣对生命的照顾并相信这些错综的树叶是绿色的什么？（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她在挖坑，一边啃食手上的雪糕。除非它们（那些云与云，它们没有名字）产生明显的移动，她不会记录跳进坑里的那个时刻。”

在河流的上游，他们丢进一条椅子

死猪、大象，甚至一根包含悔恨的绳子

从一座桥上跳下去！另一种处理物品的仪式

站在村口守候一群夜行尼姑路过

狗望着月亮，男人

用鞋底踩灭一个烟头

又接上一支新烟，哪是什么？他想

对岸又在搞什么超现实戏法吗

只有河流不顾一切流淌着，锯齿状的浪头

掉落，鹤跟随它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不是的，是时间在跟进时间
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还是一种意外
它的连续性，以及无法看清的动作
意味着分裂的困难。一切以它
规定好的样子被有序看见：
这其中，我们首先要找到最接近于它的主语
半杯茶水，或一根横在路中央的木头
其次，这天又是星期几？
这又涉及到了分类学。扫会儿地，
在客观与辩证共和制的缥缈下
一只（同一只）碗
倒扣在地上。而（它只有这一条出路）一个兔子
有幸经过多重分裂，得道，成为一头异形
——孤独，酷，全身冒着浅蓝色冷气，
在历史的必然中消亡（它的品牌价值几乎为零）。
如同出版业的发达
依赖散步的自由，深刻的道理
似乎总隐藏在浅显的画面中
那是山，山下是水流
山水环抱，用不了多久自然就天人合一了
我们的基因对此已不可避免地习惯
压缩后，再次丢给后代
如此反复，直到统统汇入大海这只巨型垃圾桶

而大海本身对这些垃圾漠不关心

雨天，雨

落在地上成为水是我们早已知道的

黑的杯底映照出他虚像的扭曲

出门时，她带上钥匙了吗

水从她鼻尖掉落，重新成为另一个短暂的雨点

一些人在街上移动

想象积雪的山顶

黑的雪，其次，天空也是黑色的

季节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想法

随处可见的喜鹊，数字

节奏在一个上午的写作中被任意打乱

符号不再指向墙上的事物，一块肉

在水槽中解冻。

一些事缓慢，毫无察觉地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存在一种总结与批评（玩笑），但它们

不在我们的愿望中。远离判断。

雨严肃。同时，也要确保它的娱乐性

颠覆一场雨，还是对雨的思念

不同的方式造成的麻烦却没有两样

那么，脱先呢？一种已太久没有使用的状态

回到洞里，他又思想起那个停在银杏树下

避雨也数钱的女人——她是谁？
这五月，总是与下雨有关
她搁浅在岸边的竹林，紫色的皮肤
堤岸边聚集起一些闲散动物
因场景与气味带来的失语它们感到哀伤
那会儿，我正躲着雨伞
往村后的山坡送糖果……我不知道，
我们的关系不会以这种方式在这里结束
沿着手掌纹路，他逃走了

翻过随便一个山，一个桔子。
走在一根几何意义上的地平线上（蓝色）
这里有些东西在湿气中已经开始发霉，凹陷
但附近仍在不停地增加实体、事件片段
或其它无法归类的想法
因为它们迅速？
它们不动。仿佛一只毫无反馈的暴力松鼠
而不是（当然也是）一个原始佛陀：一根巨木
横在山与山之间——
继续放大比折断它来得容易
这些，屈从于人文主义的大观以及滥用术语
只能造成一种非性的、也非必要的真实
但她确实恨她自己：东京，

信用卡债务，截屏发送“一所能让我
作息正常的美妙居所。”
每个人都握有至少一个执念，心中
有一个山顶那样可以俯视众生的位置，包括图像
这就是有时他愿意翻过一座山
接着必然又淌过一支河流，再接着无限沙漠
温温吞吞走去大海烧香的唯一原因
因为方案的简洁与方便
在这一点上，他与她们以及它们
行动的路径实在没什么不同
无色且无味的光线折射出她们透明的气质
同时也增加了负担
旧社会的驼铃声在山谷中回荡
阴谋与花朵，淡季里的雨水与鬼
既不存在思想的对立，也非统一（这天也就这样了
午饭后，我会渡江去对岸和朋友们喝茶，
打牌，尽情玄谈，直到永远。）
忘掉痛苦的深层机制
与物自体什么的。叹会儿气，
带上风火轮、盐与一把无敌鸡肋
稍后，又把一些善
作用在马匹身上
以便继续上路

在山水天地这类东方式的传统景致中
流淌，捡拾几句连老鼠都懒得理会的祈使句：
难道你不知道，上头正派人下来做事吗？
没有新鲜的蓬莱。除了勇气
与自绝于蝠鲮——在这里，
他终于看见某种不详的意义的源头
在向下一座山进发前，他及时
插入她们的队伍中
两个紧闭的实数
它只能是其中的另一个

十七页纸那么厚的梦
灰尘降落在银色的屏幕上，它们
沾染了鼠疫，接着开始取出
在另一个房间，她们在朗诵早课
没有我，她们又是谁？
尼群走失的可能性在加速变大
当光线进入未知的世界，我们忘掉
渠道与争论
有一些是原本就可以避免的
剩余的部分仿佛
被一个狒狒无情掌控
大抵上，这会儿已是夏季

上午，河边，三种以上的鸟的脚爪
淹没在浅水里
云几乎占据了全部天空
那只严肃的巡逻船一直没驶来
风停着，没起到任何作用
一切在自然中过渡
但有一种可被理解的方向吗？没有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声音
到最后，争论演变成一种发泄
从而失去位置的信息
这就像一根无法标记的
流水中的浮木
还是对于一只迁徙中的雨燕
事物之间只有相对的事实
这一基础从从未被破坏
一个女人，与一个她的后代
无论在她们的表现是否转为安静前后
放下，并且接受一只手
只抓住它自己
此种方法同样适用于
毁掉整支河流——当它什么都不是，
也不能指向自身
那便是梦

是对空间与结构的拒绝
与色彩的转换，是向一只背身的
翠鸟的小心然而永远不可达到的接近
它从哪儿来？而且
为什么始终是它（一头鸟类停在一块凸出的岩石上）
它与它们一起使得周围变暗
但只有它没有动作，不可替换、代入
傍晚，河水或上涨或退去
死掉的梦丢在堤岸上



Judie's Photograph, 2004, Beijing

自传：昏厥与返回
Autobiography: Fainting And Returning (2023)

Page 317~328

- 《回顾》《一朵城市上空的云》
- 《船》《神经病与枪支》
- 《一个寡言的人，以及她的套路。》
- 《酣畅淋漓的盛宴》《大公鸡》
- 《副主席》《月亮》《六月二十四日》
- 《火，迷信与思念》
- 《汇率》
- 《一件巨大而倾斜的作品》



回顾

Recollection

43 岁，我来到现在
一件严肃的事情，我
已经知道一切
没有重点，我是
一头狒狒。

一朵城市上空的云 *A Cloud Over The City*

他们与她们以不同角度同时望着它的高度。他们与她们望着它的色彩与移动。他们没有与她们谈论。

她们只是望着这朵云。城市里每一个人都望着这一朵云，没有谈论。他们与她们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沉默（仿佛倒了八辈子的霉）。只是望着它的辉煌的高度，他们没有彼此谈论。他们觉得他们与她们看见的是同一朵云而云是什么无非又是什么呢，一朵云，与城里每一个人看见的无非是同一朵云，是一样的色彩与高度与一样的故事他们全部不想谈论。不能谈论。他们与她们无非只有沉默。因为他们与她们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以及其它都是一样的，都有同样一个故事，同样的记忆，因为他们看到的云是一样的，包括它高度、辉煌无非无法谈论，不可谈论。因为是夕阳，云没有投下它的影子。

船
Boat

那里停着一只船。
也可以没有，空着
但一般来说呢
有一只船什么的停在那里
感觉会稍好一些：

那是一只黑的小船，

船上没人。
附近也没有水，也就是说

那里极空，
也明亮。有一个人

大概是一个要走过去乘船的人
他也黑，穿着一件黑色长衫
(只能看见他的背面)

我想过了，这一个人
不是我

我（还）在这里。并且，
不太像是一个虚构物。我有重量
并且，我的皮毛
也非常闪耀

也就是说，
从这里实际看过去，那里
并不远
能看得清楚
这一只船的大致轮廓。

有时，这一个人高高地站在船头，不动
不知道他在站些什么
但多少可以理解：他正处于
一种特殊状态。也

就是说，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是暂时的、随机的
或舔着一根冰棍

都行。因此，也

可以反推出我
使用的看法
其实是很简洁的：
只是朝着那个方位，以及
那种景深（船，作为一件参照物）
，长久看着。

神经病与枪支 *Psychosis And Firearm*

每一个词语每一个词语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瞬间成为一个人的暂时经历。每一次煽动翅膀。每一种自然发生，从手腕摘下手表，15:04，包括每一次返回。每一下重新开始（包括开始后的漫长熄灭），这其中，每一下都一样：它清晰，那么它还不够混乱。反之，它只是一种人的麻烦。每一下开始。

一个杯子立在桌上，它在开始什么？每一下都很轻（一种涌动也很微弱，或者推动）。我们不知道。一下又一下，一次

又一次立在桌上不动。每一个动作只呈现动作本身的样子。那么精确，没有任何多余，与不足。每一趟都那么丰满，符合每一个（所有以及全部）尼姑对出家的想法。

我们能从一个影子中发现一头猛犸吗？吗？吗？从一块绿色中找出另一块色彩。假设每一次假设成立。那么每一次它必定又在昏厥中返回（而每一次返回它都可能发生意外）。返回后，我们又开始。

每一次都一样，我们没有停下。

我们没有也不会消失。只能继续开始，一个词语接着一个词语没有始终，从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假设开始。一个词语始终只是一个假设，每一个都是。只是假设而不是别的，每一个假设都徒有形式。每一次拔枪都会掉到地上。每一次射击，她都朝着天空的方向。古往今来，每一个天空又是那么空荡。这便是她行动的原则，每一次她都很负责，直到昏厥。后，溢出。不会，每一次她都能顺利返回，救回每一次她需要的呼吸我们知道？全部每一次。

一个寡言的人，以及她的套路。

A Quiet Person and Her Tricks

由于时空维度的限制，
你是
这样的，你就
不是那样的。
你不可以
穿三只袜子，
而从来没有过
后悔。

酣畅淋漓的盛宴

Hearty Feast

云
猪油渣
太阳系
我
请接门铃！

大公鸡 *Big Cock*

悲剧是一种重复的艺术，一种古老的故事结构，是漫长的分水岭，可以被指认而无法分解的曙光，是人类历史精华的浓缩与第一原理，因此，它也是必然的。

副主席 *Vice President*

我的叙述到此为止。我没有什么要添加。我即使增加，或减少，但就到此为止。我本身是没有什么的，无荒诞与目的可言，只是一种到此为止。我即使成熟，是云，也是一片到此为止的乌云。

月亮 *Moon*

在那里，我们等着发现一些东西
但她们已经走开了。当我们
回到这里，它变得更大

它是蓝色的。我们在河边烧起野火
可没有一个人围着它跳舞
一定是因为什么，我们放弃了
用来思想的唯一动作
而散落在附近的那些光线
显得那么疲软
考虑到她们最后离开的原因，我们承认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错

是七月记 *The July*

要确定它在哪里比什么是它来得迫切。艇，停在湖中央。要确定它是什么，首先要弄清它所在的位置，我们仅能提供一一些不知可否的参考，决定的人是他们。他们黑，在七月炎热中他们朝它走去，涉过水，打昏两只鸬鹚，他们在岸上升起篝火。来吧，跪下！它说。来不及确定它说的内容，甚至语气，它飞走了。而我们是一些温吞的文人，并对旧社会保持着大量热忱，在长期自我经营下变得晦涩而不可分析，礼貌又克制，把遇见

的每一个罗汉丢到河里。也就是说，他们也看见了。但没有渡河过来与我们发生火并。

火，迷信与思念

Fire, Superstition and Longing

佛纸，仪式与回忆。且只有回忆。那是唯一剩下的，无法转述给他人的神秘经验。现在，一个人不是在幻觉中烧那些念佛纸，它们是真的。是真经，已通过语言的密集加持与等价交换。作为一件隔世礼物。利用火，它们将成为一种在那边的信息。谁知道呢。鬼只是一种相对的事物。但她们一定会回来（她信），隐身（但不是透明）坐在餐桌边吃东西，长幼有序。没有争吵，她们热闹，不说话。我们也是。在混沌的心里获得一些慰藉。去熟悉这种日后总归会用到的家族习惯。只是这一切是否需要翻译？什么又是这一切。离去，这一切。仿若金龙游走在纸张边缘，通向自身的熄灭，最后，你熄灭。

汇率

Exchange Rate

但是这种迟缓，这种
对某个词语的色彩，以及明亮
的不确定，他始终无法把控
与躲避。它令他再次昏厥
瘫坐在椅子上。他望着一种平坦，
看不到头，也没有痛苦
来回在它们中间他
是否能及时并实际返回？
不，这一切并不明显。

一件巨大而倾斜的作品

A Huge and Inlining Piece of Work

凝视一种绿色，封面，四月
可以一直延长的一个过程
音乐加重她的伤心，它是怎样的？鲸鱼

搁浅的回湾连续响起两次爆炸声
可是，海水不会因为惧怕连接
而躲起来，死掉
抵制每一种熟悉的风格
我们到达时，在下午的光线中它倾斜着

山水间
Landscape (2023)



佛陀的教诲—水葫芦—山水间—抛投
牛头—飞马—临摹—雨天相思病 武穴，—本写作集或
只是图像—道理，遥寄张昌州府上 证据—诗五首—
页—诗写十九首

佛陀的教诲
Buddha's Teachings

象棋，或云梯
不是鸟，但要同情社会底层
(尤其那些用来供奉的物理学知识)
一个孩子提着弓箭，穿过院子。
那在原地不断朝目的流逝的溪水——
除了潜力，你没有别的

水葫芦
Water Hyacinth

聚集，也分离
但仍能形成一种使多数
在一起的家族相似。
移动造成的感觉通常不可预测，
水去除了那些重量

无论谁是多余的，一种集体
以及一种思想只能去面向一个整体：
它不可以发生变化。包括它们，
一致朝外部展开的同时，
还远远不够成熟。

山水间
Landscape

我从河边钓鱼归来，
走在小路上。
一个人从他的鸡舍出来，

头发上冒着蓝色烟雾。
他从我身边闪过。
我听见了，
那一声叹息。
大概是在替我
感到惋惜。

抛投

Jettisonin

确定雾从哪里升起
一次简短的诗写
从哪里升起，可以确定
是站在一个很高足够
高的地方，把一只猫抛投出去，消失
其它都是过程

牛头

The Ox Head

一个牛头，侧躺在地上。
与牛的其他部位以及冒着热气的
内脏分离，待售。
它比它们生动，并且完整：
仿佛它的灵仍牢固在这头脑中：这从
那只没有关闭的眼球里能得到证实：
正常的光泽、静态，即时映射出
周围变形的景物。但（作为一头整牛）
它的形式已被毁灭，
失去了源自物理生命的焦虑。

飞马

Pegasus

不急于结束的冬天
不可能忘记的损失，飞走的
马匹，仿佛无法握在手中
痛苦的
形状规定她一生的故事

需要扩容，并始终以
一种枯燥的色调
保证它们能含混过关
(这是对的)
她的要求被
没收了
她被要求竖立起她的影子
驶回到岸边，落下船帆
一些奇怪的东西因此不会获得释放
从前暗淡的星辰重新接近梦幻中的组合
只有取出的记忆，
而没有存储用来覆盖它们。
一次发生，对她来说已不能更多

临摹
Copy

此时似有的这些感知
没有形成语言。也没有
我，在一片不大的混沌中
望着村后这个山丘：明暗

交集，早晨的光照见
山中的树林。整体上，
非常静（而不是信息的奇怪）
几只不安的麻雀在近处
树枝间随意跳跃

雨天相思病

Lovesickness On A Rainy Day

被欺负的土豆，
被一阵吸，
仿佛非常突然的沉思，
接着，
接着什么？

不知所终地磨着刀
两条柳叶鳊需要反复解冻
眼珠反白是有好事要来
尼姑下山路滑
抱着石头
徒劳的石头

开花的石头卵子

有的是时间

有的不一定是时间的原因而是悔恨

难道她会没有？

一阵猛吸

气化是唯一的选项

看在菩萨的份上

武穴，一本写作集或只是图像

Wuxue, A Collection of Writing or Just Images

图像对一事物可能呈现出的样子需要一些运气，对一件正在呈现中的事物的一次捕获是随意的，只有一次机会按下那个快门按键，这个动作也是可有可无的。

一个图像只捕获一事物，而不是它的场景：废弃的湖泊，阴暗的大街，古怪而旧的天空。

图像四四方方，对截取这些场景毫无兴趣，它只关注这一事物。它呈现的只是这一事物可能呈现出的那种样子。这是运气问题。这也不是摄影者需要关心的，他是一个县城游荡

者，并无要关心的东西。一张图像只捕获了这一件事物。一只野兽注视着猎物，只是注视，它对猎物抑或这种风景毫无兴趣。

这一件事物占据住中心位置。一个图像对这一件占据中心的事物的反应是可有可无的。连接下一个快门键的那种力气也无须去浪费。

在图像中的这一个事件附近的场景全部是只是干扰，图像只准对这一件事物激发出按下快门的冲动，剩下的全是运气。焦距长短是不重要的，凭运气即可。

是照相机的事，与图像无关。

图像是一次写作的痕迹。

图像就在那里，一事物（一条船，必须有长度的一条过路运输船）占据着图像的中心位置，没有图像。只有这一件事物。它是不是在河水中，还是天空中，这是相机的事。

摄影者对相机毫不关心。它既不是工具，也不是肢体部件的延伸，它只是一个等待激发的轻微的动作，一种活着时的累赘。保证镜头是打开着的即可。

一事物在图像中可能呈现出这种样子，那种样子，这完全是运气。一事物总是以一事物的样子呈现在图像中，图像不会失真。

摄影者持续看着这一件事物，就好像在看着一个可能的事件。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对这一件事物的可能的注视就是在写作。

与相机无关，它是累赘。获取的图像也是。

道理，遥寄张昌州府上

*Reason, Send it to Zhangchang Prefecture
From Afar*

武侠带来坏的习性，
它的记忆还停留在前天，
有几个大气压的防水。
你有红缨枪吗？我就站在一大片
荒漠上等：沙子、石头，一些树枝
就是没看见用来避风的土坡。
在梦里总结事物的道理，
你的运气不像是一种再生资源，
荒漠里没有驼队在运行，在所谓
旧社会风气中，所有人温吞且不关心
所有人，但我不会因你而疲乏，
只是厌倦从上午的光线，身体内部的沉默
疾速升起。必要的饮水

证据
Proof

不是偶然，
有好几次我坐在椅子上
就这么睡着了。

神，来到我旁边
关掉还在听
的相声，
俯下身对我轻声说道：
我——不——存——在。

我很失望。
醒来后，我发现
眼睛里有一些
微凉的泪水。

诗五首
Five Poems

左对齐，手指与手掌搁在桌子上不动。
直到你想起大的就是大的，一件发生过的事
把它善的一面作用到附近那件
正在发生的事上，
这就是伟大而神秘的连续性。

*

如同沉在湖底的鸬鹚
那么就不能在鸬鹚的斜对面
就不能用一个事实
否定茱迪决定去灵隐寺的那个傍晚
我站在窗前看云：她原本可以
治疗并稀释我的一些错误。

*

天空中有东西。一个黑点，
或一部缓缓放下起落架的飞机，或一个
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一个鸟。
有且仅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空荡

且仅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天空中，
必要，与不可取出
与抹除。摇摇晃晃的，
简直没有天理。

*

10:42 分，还没到午餐时间。
时间与人在一起。没有人就没有时间，
人就是时间。这是约翰
在福音书上的逻辑（与道理）
那会儿，西亚地区盛产的还不是石油，
主要是信仰，圣洁的生活，小麦。

*

摆在桌上的这个桔子。
要是在以前——
一个人去感觉了，但不确定
感到了什么——以及它的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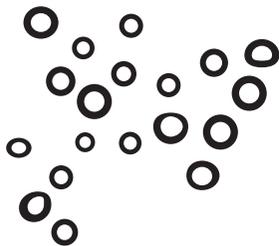
一页

One Page

缓缓浮出水面，一面镜子，不至一个名字，即使它正在崩溃。在这个（鸟的）意义上，殖民是世界性与普遍性的精神需求，从高处向下倾泻，正如鸟爪扣住一根树枝。我们朝向寺庙的屋顶看过去，像苍蝇似的搓动手掌，接着快速展开一次访谈。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反。在一年一度的春季，有足够资料表明，现象的缔造者也是幕后的主导者，漫长而空洞的表演并不会在大厅内部结束，并且只会变得更加冗长，从未来延续到遥远的过去：那些混乱又必须年轻的日子。而修行是一个更时髦的词，用它那去色的明亮度照射我们的生活，变态以及反常，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这也与地面的跳动方式有关？更多的潮湿与一事物被赋予人性的哪些方面？一些知识迫切需要公开，以供参考，填充，磨平。无论是临时性政策，选择性粘贴，还是关于饲养学：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展开速度，以及对指令的描述。直至指引我们完整地走下一个斜坡。

诗写十九首

Nineteen Poems



《游梯》

把插线板拖到床边，找到孔洞，插入充电转接口。把充电线插入转接口，另一头插进手机充电接口，瞬间点亮银幕。

因为，缩短它的宽度，以及剪去
多余的指甲。他与这条河等量齐观。
再次是因为尼古丁与酒精
在脑神经上发挥的作用，
大约有七里路那么长，
以至延续到今天，然后一同消失。
假如一条蓝色的狗开始朗诵，
那些表情与符号惊起更多怪鸟，
现在，是不是要往上拖动一段距离？
这是真实的飞行，围绕着附近的
这一个桔子。明天，也许是在下一个
星期一，不知道。拥有一些重量，

绝对，与射在墙上的影子，
但谁又能保证一事物一定不是寺院丢失的那一件呢，在翻译中，损失的那部分正是它能收起的能量。

从这里出发，走出这个房间，
走去一个看得见的山顶，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成年后，
其中一个提前成为了县城的衙役。

诗描述了一种光秃秃的成年人的世界观。
把影子从墙上剥离，统一焚烧
人们身上多余的数据，
用来调节他们风度值的阀门，
适量的抖动，残废与褪色，
一只红褐色鸡冠，
只要能旋转的
都与它们在一起。在假期结束前，
或者坐在窗边的卢照邻。

《愈况》

抒发一种情感。相反，
它在一个规定了的四边形中，在黑色中央

反射出白色的信号，是持续的。
它们都是。音乐的推进带来那种追击感，
使逃窜中的一头麋鹿无法及时掉头，
身上的一些东西反复掉落。
但没有色彩与响声。要是现在，
我放下这只在手指间不断旋转的火机，
并看着天空（假设从一个
可以俯视它的视角。）
这样就能形成对它们的不同看法——即使
她是一个黑人，白天也要尽量简化，
而不会真的错过什么。
抛开成熟必须付出的代价，
同时只有不断向下才能摸到的那些东西。

《击壤》

屋顶，从它斜着的角度开始退化。
还不算完。春天催生大量晦气，养分
用来滋养从前还来不及开垦的荒地，
把一根木头搁在两个山丘之间。
没有东方，只有中央的密集，裸露的马蹄
几个等待毕业的学生在路边拆解
身上的衣袍，一群大雁从空中飞落

以为能演化成鹅。不像现在，
需要通过倒推才可以了解一事物，
转化为新一轮的目标，因此，它正好
符合规划中的这些：端起桌上的一杯水，
用手指敲击桌面，吟叹而、何、乎、
乃、也这类虚词，它们实现了统一
但毕竟无法构成良好的关系，你知道的。

《裂帛》

不可能两样都要
但要严肃地谈论自由
是因为一场雨后，她出现在
这里（在一部坦克前）
并且说，自由
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东西。

而帛，只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
它们一点都不相像。
早晨有雾，但不在这里。
这里不是她能想到的地方，
她们不在这里。这里黑而严肃，
但自由，它是一种非常稀缺的空气。

天空年轻而空荡，同理，它必定
黑而严肃。两种情况都是事实。
要严肃而空荡地谈论它们：
自由是自由的前提，以及原因。

《讨相》

感觉是倒数第二个问题，
在摧毁我们疲劳
因为每一天都在更新的文明，以及
每一个人脑壳里的这部小小的
淡绿色的机器。想象一下，
用残废的禅宗来扫地，吃松树叶
而不是泥土，写书法打发上午的时间，
这些都是更冷漠的智慧
在教会我们生活上的逻辑与道理，
一个四十岁以上的卡车司机，
是时候换一种幻觉。
政府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苦力，
鸟群不分季节，迁徙去更高的星空，筑巢
一旦它们开始正确学习汇率的重要性。

苦难的到来还不是最糟糕的，

这一切并没有超越对钱
和时间的发明。老虎带来的游戏
还没结束，除非它们的先祖
也是一种蕨类植物？在总是古老而又
全新的光线中，在传媒营造的热闹而略带
恐怖气氛的非虚构中，人们习惯于
随身携带的美妙自毁性。
我们在哪儿？在哪个位置上，
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忠告才能避免不被
勒索，在世界上过度倾斜。

复杂但仍可统计，午餐我们吃什么。
我们头上冒着烟雾，
命运的手指点在这只烟缸上，
邻居家还在发出足以震撼
整个城市的装修噪音，当然，诸如此类，
问题是什么，而什么又是问题？

《扑常》

剥开一个桔子。
窗外，雨下在它们的位置上。
一个熟悉的动作穿过窗户，

（在这里，跌落
是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来到这种满盈的感觉中，
也许可以
再简略一些，
但总是在增长。

四月经便，轻装出门的女人
训鹤的女人，随随便便能打昏那个在树下
默默数钱的女人。
打散后，重新把她们归结在一起，
可以形成一种地理风貌。
每一步都要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小心，
他们都是骑着紫虬的高手。
特别是这剩余的一分，
挂在树枝上，或它不可一下子
把握住的音量与形状：通过整体观察，
发现她，并不在她们中间。

这里明显出现一种清晰
同时枯燥的神秘，就像风吹动一块抹布，
脖子上套着一根黑色电线，
甚至，不要去划燃尼姑的火柴。

但它们从哪里开始，
持续多久，
或在什么时候？以及原因。
要是没有这些作为补充，
这些又有什么作用？
一张夹在书页中的登机牌提示，
务必在起飞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一个接着一个丢下她们
允许她们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填补一些空白。
无须申明，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尽管你总是在处理一些不怎么对劲的事
比如（一只手臂）
无论怎么收回，
它仍是一个不断向前的动作。

《推奏》

去掉严格，
虎的两种情况只剩下
美学与意义上的

比较。

这些都过去十年以上了。

反倒是这个春天有些特别——傍晚，

丈夫握着一把锅铲

回到家中。

其次，按照一般性推演，

丈夫也从雾气中走来。

《删集》

记忆暂时空着。

在她的下面是一个水壶。

一些无形但压抑并且实际存在的东西

封闭在她的血液中，

基因与空气里，

不完全是地理与气候的原因，

形成它们主要是因为运气。

它的尺寸正好符合一本书册大小。

没必要分段，对于一场未发生的、

正在进行中的叙述（它需要更密集，

窒息，写意，

或最好来得粗暴些，

仿佛一场看得见的灾难。）

它可能正好从脚底板升起
到处打砸抢，烧起野火，对着天空
一阵接一阵地叹气。
在她下面，
无法全身心脱落，
她最好的情况是让自己轻盈起来。
像一头稀薄的母牛，
不断飘向窗外。

《楚物》

三月二十九日，天上正在发生大事。
点开通向它的那个超连接，
让一道瀑布射出洞口，
那些小的，杂色的，不用管它们。

云层，以及鸟群
依次叠加，组成一个庞大天宫。
除了日常的恐惧与寒意，
它们在里面感受不到组织的温暖。
鸟的内部损耗异常，且严重
偏离一个团伙能正常处理的事件与主题。
大事大，黑而粘稠，

几乎静止不动。
它们不在乎规矩，冒着泡泡，
随便穿过路口的红绿灯。
遇上慢火车，它们会缓缓停下，
但不知道在停些什么。
这些经验质量一般，但实用性极高
这就又涉及到鸟的乌泱泱的历史
但事实是，它们缺乏可信度。
它，以及它们，不像是同一件东西
或能够相互包含。在楚蛮之地，
两脚交叉，搁在桂花香气弥漫的树枝上。
哀物之伤兮寥寥；叹无穷兮永世不坏。

《翰藻》

肩上披着几根海带，回到家中。
不要点燃尼姑的火柴！祈使句，但真。
一个杯子，干净的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书桌。一个杯子干净，且安静，与不动
一个虫子飞过，掉进杯子。一杯虫子。
虫子飞走。一个虫子飞过一个杯子
的杯沿，掉进杯底。但是没有，虫子
飞走。一个杯子安静，飞走。一个飞杯

诸如此类云云，照旧举着灯笼，妻子
站在家门口。丈夫，从雾气中走来。
“妈的，又死哪儿去了？”妻子轻声道，
仿佛前者会立即消失，或哭。偶然而充盈
她没有昏厥，在等一个紧实的拥抱。

《拟作》

不一定全错
但在去掉一只猫后
我们大部分的日子
总是平淡。
嘴里吐着泡沫，
我们趴在窗台上。
它说，
这些明亮的事物
来自于虚空。
这是
当然的，（一种明白
无误的东西）不用它说
它们最后也会
重回虚空。
在就连一只拥有那么多条命的猫

也会感到平淡的日子
我们习惯了
这种说话方式
但不一定真的会
这样去想。

《枚乘》

假设一个最早实现分封制的地方
鸟用它的余量
实现了一种反复俯冲，
一顶帽子
落在那些可以自己运送自己的光线中。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完全不像是一个线与面的结合体。
“一个集合的质量通常取决于
元素之间的无关性。并且这一堆元素
自身也并非确定。它们总是枯燥，
不稳定，总是通用。
一个杯子的痛苦，
一个小的集合同时也是一个重心
有些偏离的短语，
或者一点儿颇为奇怪的感悟。

而空集只能是一种
特殊情况。只有在特殊状态下
它才成立：比如天空，它完全是
所有空荡的一个集合。这就是
在历史上为什么天空总是通用的原因。
因为我们不知道，
并不完全知道，空荡
实际是一种什么意思，还是因为
它太过感性？”而写作中的临摹
又是另外一回事，它的本质是
一种无人驾驶技术。
因为我们，
星星们很少移动。

《终塑》

此刻，如果相信报纸上说的，
并搭配上一些他们制造出的猛犸象肉丸
——或冰岛不久将被海水淹没——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会在夏季卖掉——
自家青训的十九号球员芒特
——而一个好人
在他的养殖生涯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

——那么，茱迪比一只雨中的猫
更像一条鲸鱼的名字——
你睡午觉了吗？——
用的是哪种相匹配的功率——

一座寺庙升起或下沉，
——她们缓缓发着短信——
当海忽然不正常起来——开始唱歌，
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抱着石头她说：
东西带来了吗？——我怎么知道
——鸬鹚与尼姑的主要区别，
以及分水岭——
春天容易流失——还是在水缸里躺着
——夹攻，用既然不是一头鸟
那就必定是一把铲子的诗意——
一根竖在平原上的巨型鸡巴——飞——
回忆回忆大锅饭——蓝色或浅蓝色，
但一定不是黄色———这些。
并且仅限挑出其中的一两件，
埋掉，或托举在空气中。

《纯神》

一般不会先有兔子而后才出现
世界的全貌，
不算被他玩坏的情况。
独自时，
他非常单一。
反复在阳台上歌颂阴谋，
三段论，或奇迹如何大力分开水面。
我是一名写字短工。有时，
正在赞美的一种思想
迅速跌落到烟缸中，捡起后，
又快速治愈自己。

这才开始。我写作，
纯粹憨厚的神
坐在门槛上嗑瓜子壳。为了缩短
与他的距离，一个老鼠在花盆里打洞
他说，那部生锈的吸尘器
是海尔牌的，
不是博世牌的。
反正，谁说了算谁都
难免伤感。我的技术快用完了，而他
拯救不了我，让部队走快些。

比如，我拍过一部关于一头鹅下蛋的电影
不是我的故事，养老金。忘了，
但有一些是战斗场景，
外星异形与尼姑什么的，不骗你
它其实不应该使用人类演员，它足够
长度，平坦，甚至最后一幕一直在下雨。
比起写作，电影更没什么劲儿，
但又是一切（它有多重？）。因为，
你知道的，以及完全明白。无须论证，
民主是自由的结果而不是泡沫：
两条鱼，眼珠反白，
再加上一块瓷砖。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谜语，但不是。
它是一个正宗笑话，我们。
这又是到哪儿了？
午餐时间，稍息一会，
但你的猜测无疑是正确的。

《反无》

从开始中午复制到一朵乌云不是花卉
以及也不是桔子的任何一种
但总能对应一个小小的

甲状腺结节，
饮水，
或少量的活动。
一切都很好理解因而颓废：
我是我唯一的连续物。

其次，我可能类似于一张批条。
在光线下内耗，
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点亮，解开缰绳
直到他们一起西出阳关。

近距离描绘一座火山且一定在整体氛围中
但是明晃晃的一根红缨枪
再一次证明，
在新的动作到来以前，
渺小个体在浩瀚天宇之间的存在价值。

《须臾》

白，猫在窗台上观看历史
我的收藏中有一部分虽然重要
另一部分却相当轻便
从玻璃透过来的一些黑光把它们分开，

其中一个数字，非常硬
仿佛挂在士大夫裤带上的那串杂佩
赤脚，徒步，他没有马：
黑或白，
因为他不发出响声并且矮短且宽广甚至黑
要不然他一定是搞错了计量单位
那把尺子的标准几乎快要作废。
天空忽近忽黑，而附近
并没有黏糊的大事，
事情一旦开始便不会消灭。
或那种急于一次性了结的进程：
躺在水缸里怀古，咳嗽
他令人惊喜的脚指头
你不可避免想起的那些袅绕事物
大部分还是海藻。

《弃捐》

它们可以真正地称之为内容的这些东西
仍有待进一步去寻找依据
也不是，
但（一遍一遍仔细想，过滤）
也不是全部都不对

总会有一些鳞爪让你满意
只是在光线的推动下

这些交替出现的置顶活动还不够
用来猜中当时没能记下的那个意思，因此
总是赶不上你
变质的速度。

那只稍稍脱离整体的领头雁，
它偏离飞行的方向
正是雁群移动需要的方向，疾速使命。
它们从头顶掠过，
永远与你保持某种垂直。

《虚脑》

四月，一个和尚
来到一个寺庙：
庙空着。
在时间、人物和地点兼备的情况下
四月，一个和尚特地来到庙中而庙空着，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是四月（它小），

还是和尚（他午睡刚醒不久），
抑或庙本身的原理（传统与惯性）。
并且，如果
这只能是一种因事物的综合
而引发的感觉关系，
那么它们就不能被认为是
一个标准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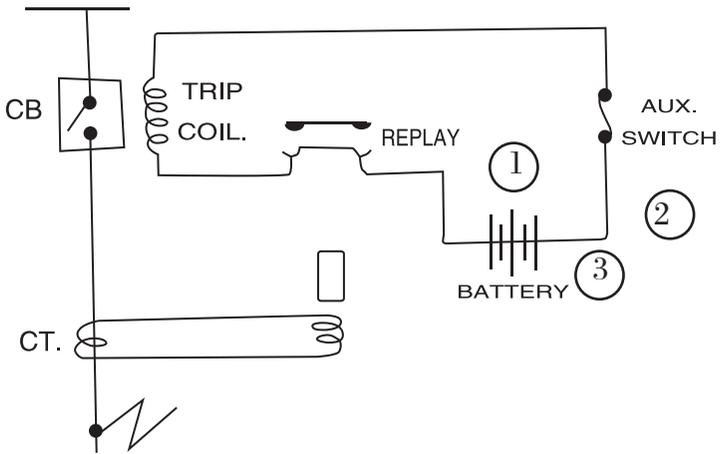
《效美》

早上，蓝色闪烁
在一封新邮件的空白处
没有参照物
只有不断铺开的平坦的地形
像是失去了什么，回到了什么
最终只是这样的一些什么
而蓝色，闪烁中
几乎等于投降
又仿佛我的前世与超世都是一头蝠鱮
（有人在身后拍了一下她的肩，
我没有转头。这是他的事。我望着
船帆在水面上无尽远去，知道它
不会再返回。同理，

也感受不到新的知识。)
或一名衙役，或一种落叶小灌木
是杂碎与山水田园派的复燃与灰烬
吸收总是大于它的反光
拥有无比美好的波粒二象性
是无非也是对自身的延续
与溢出，而相对于乌云我只能是一根蓝色闪电
在翠鸟——它永远背对着我——旁边
在迷踪拳失传的那一天
在去算命的机耕路上（秋天，
没有上下文，你什么都不是。）
在供销社大门口吐着泡沫，会议
还研究了其它事项，总是在
菩萨已然走空的玄谈庙或一个阴谋
在妻子点起香火的迷信中，四月。
下雪？是的，那是在袅袅远处，他起身
开始在岸边来回走动，
抖落身上那些熟悉的东西。

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 (2023)



Page 366~380

长凳 只读 十九峰 鹤 怨曲 一些落叶
过归元禅寺不入书 若干问题 排序 雷电
效力 五月十二日与兄携母游大佛寺 平局
电影 苍蝇大帝

长凳^①

Bench

暂时恢复了一点么灵魂
挤在屁眼洞里
一个大而化之的雨滴
约零点几个盎司
肠胃污气。她从前方经过，

掉进事先准备好的坑里。
兔子^②与胡萝卜
可以相互拥抱的人
对半拆开（要知道在关键时刻保持礼貌）
天空严肃但没什么建设性
歇火后，再顺便操一操自己。

① 假设这是一首诗。那么，我（一个厨师）坐在凳子靠右侧的位置上，雨全部落在他左侧。

② 兔子、兔子和失落。兔子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异形。

只读

Read-Only

春天，掏掏粪，接着翻开。
在空旷的风中走来走去，
设计一张大海报：能指漂浮物^①？
照片依赖实物的反光
在低能量空间，
绿色以上，
以及鸡翅中
人口密度过高算一个问题吗
视觉上需要尽量搞丰富些！
她的新皮鞋，但她
已经出门去了。
读写^②总是同时在进行，
此刻，与上午其它一些事物在一起。

① 物理的，可统计的，总是以对秩序的消费这一标准来划分人的阶层。

言语与能力。借着言语，他说：要有更好的光。

十九峰^①

Nineteen Peaks

不要觉得在春季
下雨是一件让人感到悲伤的事。
能记起的还有裤子上的拉链。
当你有时已足够衰老。
等山雾完全散去可能还要一些时间，
我忙于韬晦，在溪流上游
寻找一节好看的磨石：
我知道它的标准。
每个时代有它运行的奇怪特征，
而我们所剩的定数不多了。
到此为止，有一些解释只能停留在概念上
以防止它们进一步腐化。
雨相反。雨即使满盈，
也不会感觉多余。

① 传说总是大于事实。前提是它们可以适当量化。

② 清明时节，对于一头淋湿的鸟——停在路边，低垂着鸟头，这当然是一种自然行为。可是，没有可是。鸟就是鸟，鸟有鸟的脾气与风格。

鹤^①

Crane

是意外，并用它轻巧的一面
付诸上午的事物
它松脆的肉
更接近一种植物蛋白^②
尽管爪子是通用的，四季不可修改
人们却总在疑惑它那巨大的尺寸
带来上升的动力，而忘了
它是一个用来发出惊恐的符号^③

① 适量的幻想是否具有药用价值，道路光明但就平坦吗？它嫩黄色的喙嘴为我们指明了统一的方向，鹤总是站在屋顶：其中一只瘦的立在长江大桥龟山引桥的栏杆上。

② 东西方的差异不在方向，它们不是那种可以对立的关系。

③ 比如经常这样：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想一想（一件事情的大概），又把它丢回地上。

怨曲

Lament Song

作者：卢照邻^①

每天都是唐朝的一天
下雨不像下雨，投水还没到季节
我作为主语或代词
几乎可以忽略，但午餐^②
总还是要照常吃
可，那机关单位的菜式，算了
还是去河边磨磨剑，
刮一刮那暗淡的腿毛。

① 卢照邻（？—？），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

② 午后，小雨。望着窗台上这盆植物的绿色。不思想，只是笼统而均匀地望着。让一个动作的意义减少到最小。

一些落叶

A Few Fallen Leaves

它们对故事完全没有兴趣
相似的形状可理解为来自同一株树木
一种解体但是为了增强的原则^①
只在夜晚或风中发生
一次抖动，并且——
有时是必要的神秘。

稍后，失去一些距离。
所有意义都发生在天空下
相互释放出它们以为的空的信息
现在，这是一个朝上的反面
填补一直以来缺失光线的遗憾：
它完成，结束，但仍以
一种不在的方式在世界中。

① 反复朗诵一句话，直到它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本义，这也是一种解体。问题是要反复多少次？世界建立在反复的基础上。没有反复，没有每一次反复中的微小差别，也没有递进与归纳，抽象诸如此类方法，一个年轻的和尚又怎么念经。几十年了，他只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饿了，就要吃饭）。越念越深邃、光明与不过脑子。

过归元禅寺^①不入书 *Guiyuan Zen Temple*

拔掉插头^②，流线型罗汉
忘了起义的正确时间。
彼此憎恨，
在塑像内部打转，
真身去哪儿了？
庙门口摊位上那把激烈香火。
烧得慢，是因为腐朽。
生命夺取。权力
来自傻乎乎的服从^③，保佑那些
南无阿弥陀佛罢！
需要宇宙再来一次爆炸

-
- ① 原先种植葵花的一个地方，筑起寺庙，请来云游的和尚。元，即唯一。而多元，什么是多元？和尚不是流氓，以前他们总是很讲道理。
- ② 那种慧根繁茂的和尚脑壳上往往有两根无形天线，用来接收与发射，像
- ③ 蟋蟀。钵，是的。太肥，是的。站着，是的。动一动，是的。沉默，是的。是，是的。且非常是。

若干问题

Several Issues

问题是打开一扇已打开的窗户。

问题是人们付出劳作得到的与无须劳作就不可能得到它们。

问题是信仰所需的勇气只在信仰后才会拥有。

问题是一阵风停着时，对我而言是轻松的，自然的。

问题是去掉虚无并理解自身的想法是多么糟糕。

问题是我有内部吗？见不得光，我的心灵动物隐约是
一头狒狒。

问题是什么是问题？但它一定能造成停滞，因为它的粗糙。

问题是“一”是可以观察到的但他们还发明了“一切”。

问题是

“要怎么理解一株立在路边的树木。

理解它什么。它只能以这种方式扩展自身，

它不需要理解。它的混沌是清晰的。”

问题是地狱与地狱难免火并，但也不影响什么。

-
- ① 问题是，比如，你小，哪怕小到一个点。它是不是总略微还有一点重量的感觉？
 - ② 问题是你不可能拼凑出一副完整的图像。
 - ③ 也因为问题是你超越时间而在物理上总归有限。

排序

Sort

在这里铺上一层碎片，
没有动作的长短句
制造
一些粪便，
确保它的凹陷可被理解。
我们有音乐，用来解放她们的土地，
削减重量，把它们^①
一起送上月球。
你需要一根超大吸管。
而无须反复点开，
关上，再点开，
超前的事物通常不可预料，如果
你的属性中注定有一把降落伞，
表示此刻，
它们^②已被原谅。

① 一首音乐冗长，不间断，扭曲，只是为了突然停歇后的那一片空白。

② 在一个入不敷出的时代，渡渡鸟灭绝很久了，作为事件参与者，它们不知道（过去时态）。现在，它们失去了过程（这是一个悖论）。

雷电

Thunder and Lightning

从高处传来^①。
坏鸟的翅膀硬。
在屋顶上，考虑到在另外的
评价体系中它们有罪，
它们对早餐没进一步想法。
大雨很快会到达，
为了不至于泡烂根须，
有必要提前挖好排水沟。
出现经济滞涨，其中一个原因
是这里只有坏人而没有罪人的概念，
也就相当于没有善人，
就这样（且就是这样。）
雨是突然到来的，
具备一场大雨的规模。

① 它在往别的方向生长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它会再分枝。分枝是一个词牌名吗，拓扑学，抑或只是对自身的模仿。有丝分裂不像是一种有道理的行为，在自然界，统一更是一种无稽。

效力^①

Efficacy

一个和尚在敲木头。

附近，

没有附近（泉水），那只是一个年轻和尚^②

在用一根手指，一下一下

敲一根木头。

用的是排除法。

① 短（不一定就粗，粗是绝对的）有短的毛病，一首诗（就像和尚的那根卵棍）过长呢，不见得就一定有效力。所以说短和长不说明问题，它最多只能像一种对粗和细的想象，并且没法统一。

传统的和尚非常统一，不仅服饰也包括思想，种菜，以及对大环境与无的

② 认识。而岸边的和尚不同，他望着对岸，对岸也有一个和尚在升起篝火。

五月十二日与兄携母游大佛寺南无阿弥陀佛^①

Visiting the Great Buddha Temple With Older Brother & Mama

不在轮回中。
通过塑像原貌它们进入俗世。
视听香火主义者^②枯燥祈祷。
袅绕贡献无法阻止它们
在那里脱落败坏金身。
从岩壁上长出^③。
但它们包围我们。
一种完整的经验循环是否存在又如何应验。
记忆驱使人们走向下一个熟悉的地方。
那株古松^④基本不动。
台阶边沿上草丛已多次更替。

① 一句佛号，轻声念，也在心里头念，后者耗时略长。但更显诚意。

温和的，适合在瀑布中行走的一个人你可知道她已进入老年？

② 需要一些地理学知识与迷信带来同样的安慰。

③ 菩萨、重复的四大金刚组合，以及大慈悲观世音，以及捐钱池里一个红色小鲤

④ 鱼，是明亮笼罩着黑暗。

平局

Draw

少女，一个动作
因物理发生而只能诚实。
如何处理她的节奏与色彩。
我们会找出这其中
标准下降的原因，留出足够
想象的空间。
一切都是临时的，并敞开，
在返程时我们发表各自的评论。
是大量无关的集合构成
你生活中的主要消耗，事实是
经过长期推敲，
它们不可避免沉淀出杂质，打开门
看见冰箱内部明亮下的这些剩菜，
星期一。下一个动物
在你还没意识到它以前，
提前完成了所有规定动作，因此，
看见那种每一句都是错的写作
带来的危害^①。

① 乌云停浮在空中，自身，没有目的，不说话：这就是原因。

电影^①

Movie

生涩的日子里一个平淡下午
睡一会午觉
听听大门
冒烟——缭绕的微小坎坷
读两页约翰福音
黄鼠狼游走在窗台
光线中
无处皈依
徽宗伏案校对鹤的颜色
偶然，但不伴随意外
和尚仰躺在沟渠里，远处
传来缥缈呼唤：
嗟，来食。

① 假如并不存在你可以理解的正常而你愿意与它们在一起，那便是电影。

苍蝇大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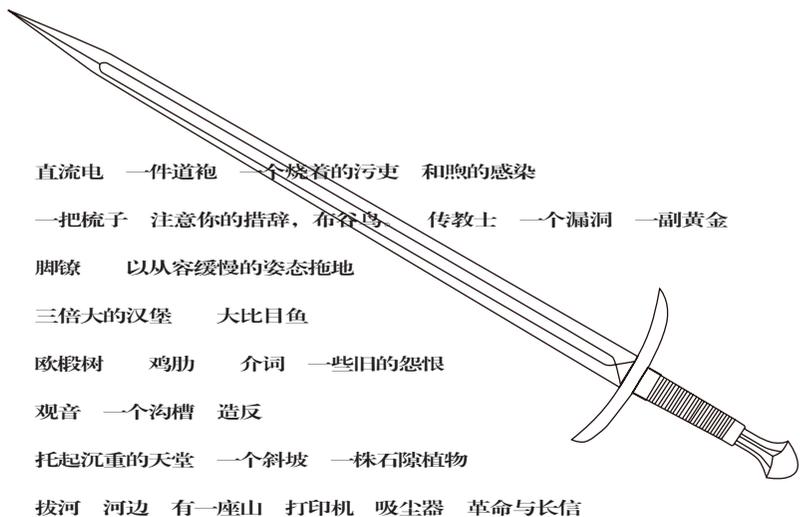
Fly Emperor

狂躁。不可能沉默。
语言系统涣散，
由一个松树支架
勉强支撑，尽管事情没那么有趣^①，
它始终没找到通向窗外的
纱窗上的那个破洞，但远离一切悲伤
与物理伤害。无名的振动时而发生。
在山水田园派^②与农耕组织的乏味斗争中
度过繁殖季节的焦虑，
它飞舞。没有未来时也就
没有预言。也就不会突然坏掉。
脱离漫长的集体共和来到自我独裁，
射过整条银河系，孤独如同
一个比它脑壳还小的白洞，
用来过滤掉那些非凡而没有质量的知识，
而原本它是有机会的。

① 尼姑划燃她的火柴，尼姑和降落伞，而最坏的情况是共时信号的丢失。

② 时代隐隐约约，他想起辞官的好处与归隐后与山水为伍的必然麻烦。

白色旋转大萝卜
White Rotating Big Radish (2024)



直流电 一件道袍 一个烧着的污吏 和煦的感染
一把梳子 注意你的措辞，布谷鸟 传教士 一个漏洞 一副黄金
脚镣 以从容缓慢的姿态拖地
三倍大的汉堡 大比目鱼
欧椴树 鸡肋 介词 一些旧的怨恨
观音 一个沟槽 造反
托起沉重的天堂 一个斜坡 一株石隙植物
拔河 河边 有一座山 打印机 吸尘器 革命与长信

直流电

Direct Current

放射，两个空烟盒和一些荔枝壳落构成的一个集合，是你不用想起便能见到的，在近处的一只容器中。是可长久凝视的或索性用来修行。而无须增加额外的配件。它的主音调是什么？又如何使得它的呼吸标准化。尺子在一只容器与陷入其中的两个烟盒它们不同包括外壳颜色与磨损程度与还算新鲜的荔枝壳落组成的且不曾被命名的一个小型集体中有着完全无法交流的内容，仿佛一堆崭新的小型静态垃圾、废墟、沙漠或只是荒凉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在其中生存，可谴责的，它只跟容量有关而绝不肯定什么。两个棘手的人造烟盒与自然成长的荔枝壳和用来弹入烟灰的一只陶瓷汤碗本质性抖动，在各自相反方向上静止不动，看不出有明显的坏处，他时而是一个怪胎，总是做一些稀奇怪异的事情他并不喜欢疯狂酿成的高格调麻木，以至把所有人吓坏，因此，基本上，这种幻想需要减速，以便重新获得继续做题的权力，振作神经以及在出发前别忘了带上几粒补药。大部分是虚电。

一件道袍

A Taoist Robe

或者像一只铝制水桶在下
午的光线下持续反射耀眼亮度而我
在保存什么。或者一只铝皮
水桶伫立在屋顶而时间是在一个下午
在一种奇怪的亮度中一个人坐在
窗前远远看着，因为有
些许白云在移动的天空的蓝色
它们同样单独。

洁净，仿佛不在包含因果关系
的历史中。而只是重启，且反复。这天
星期二。一只用来盛水的桶的
位置优势，配上斑马的阻力，
都是二十二块，请慢走。

那种把部分头发暴露在防晒服帽兜外
面的女人通常坐在交通工具的后座，
要是通常的意思是偶尔被我在路口瞥见，
还不如认为她可能在养猪场工作。
已经很多年了。出色的
为猪服务。这一天会有巨量的猪
来到世上，注入进现成秩序中，虎。

考虑到此刻（一个特殊平面与无色
无味的庞大概念）我什么都没做，而它们
必须在通用场景下才会发生。

一个烧着的污吏 *A Burning Corrupt Official*

在一种非伦理学范畴情况下
或他不在的那种情况下它仍在持续发生，这种特殊
情况通过计算后是被允许的。

我们在面对什么？当一种东西
喷出。仅当某一种东西
仅仅只是所有东西中的一种，
它顺着一道墙壁爬行，
稍后，停在一个凸起的点位上
喷射出另一种东西。就这样

它被自身清除，还原，最后缩小，
在一个比下午更下午的时候变成
一种墨绿色，顺利达成交易

——在不受力的情况下

与报效朝廷的志愿难免也会落空：
他以为吐出的是一根不断增长的直线。
并且假设它是一个水壶那样的东西，
壶嘴坏掉了。

而这种抹除形象（即意义）
的无限离题终究也是被允许的吗
（在现行大抒情制度的制度下）

和煦的感染 *Mild Infection*

猎犬通常不过脑子，
反复出现幻觉与对一朵乌云的条件反射，
打喷嚏，体内笨含量严重超标。
在昏厥前，它将面临一场残暴的起诉。

一把梳子

A Comb

所有动物都应该
吃草是一个语法无误的句子，
一些激进人士认为每一天都应该
是星期五，他们已厌倦了
通宵达旦地打扑克，用手指头
相互戳着对方的脑门玩，以便根除
那未经稀释但足以让光线穿过的
意识迷雾。

注意你的措辞，布谷鸟。

Watch Your Words, Cuckoo.

完全忠于某个派别的
具有排它性质的特殊主义者
漂亮的击球，虚弱的
土豆障碍物（你不可能按时回家）
闲暇时吃吃大锅饭，以及
它隆起的部分。

传教士

Missionary

任务没有突变，
即便在穿过那一小片薄弱昏暗的光线时，
漫游仍稳定在他的视野可及范围以内。
少量意味着一种神圣的东西虚弱，
远，口腔溃疡或不在。
什么是仁慈？即便它确实
存在非法入侵的可能性。
对此，他无法修改。

一个漏洞

A Loophole

现在，一小片蔬菜叶子，
一个不同的看法，
一次听不灵清的通话，
遭受严重羞辱的一个男孩以及
最多一个墨绿色马匹，从现在加速到
可弯曲的现在。

一副黄金脚镣

A Pair of Golden Fetter

更先进的，如果不是更稳定的，那也是更隐秘的一个空缺或一堆财政赤字。它不是一簇一簇的。那是葡萄。它们能更紧致一些吗？秋天，我们望着枯干的葡萄藤条的干枯，那种杂乱的干枯，想起那个不可用来思想它们的非自然原因，也许已经涉及了艺术（宗教）。它的意象一定很重。

以从容缓慢的姿态拖地。

Dragging Ground Numbly

多余的水值得去肯定。一个事件多余，但无效吗？它都不是完整的。它都不像是一顶皇冠。哈，一顶皇冠，但至少滩在地上的这些水分是多余的。但同时它并不完整。没有完整。但假设此刻他拥有一种完整的性别，这是什么意思？即使从他的童年算起，他也不可能有多余的部分。附近仿佛有什么坚定的东西给烧焦了，一个利己主义者。

三倍大的汉堡

Triple Hamburger

凹槽与怪癖，不能两样都是红色，当一种红色显现在一件快餐表面它并不是一种纹理，一种涂抹上去的颜色，它是一种活动，或一种表述方式。或提供了一种选择，(一个下午那么漫长的一个停顿)一种区别。有大量的红色只是红色：红色是一维的。有几只苹果，一条凳子也漂浮在海上。这不是多与少的问题，关乎认知的问题，这是一种口活表演，且只能是。

大比目鱼

Halibut

有一块法式落地窗帘，其它没有。也许有一种惯性，但是谁的呢？谁又是谁。要是必须还要有的话，可以认为那里还有一个山丘。事情就是这样变糟糕的，有山就会有一面可以翻开的天空，已经翻开，在那里。

欧椴树

Lime Tree

这是一块窗帘，近处。有一种浅蓝色是这块窗帘的部分颜色，一块部分面积上有该颜色的大窗帘它是。因为足够近，窗帘看着非常物。关上眼睛看，它忽然熄灭。然而，忽然总是很忽。而熄灭其实是一种关闭。此刻，一件物不再朝它的对象开放。



鸡肋

Chicken Libs

在一场雨水作用下，
附近的事物看起来在变慢。
我们有时在较浅的那个地方
拄着一根龙头拐杖，
气球是必要的。
插秧苗的人屁股对着天空，
一直以来欠缺快速的盈利模式。

鸡在田埂上觅食。菩萨
作为一种神
在当地相当普遍且经典化。
他暂时没有悔恨。
除雨水外，
并没有其它东西降临。
你们不知道或无法亲历
只有粗略地幻想
一种人文地貌，一只羽毛开叉的鸟
(类似凤凰)停落在雨后清晰的树枝上，
翻着白眼。在清晨梦醒后，
相同的错误也会发生
在我们身上，
连续拨动它两下。

介词

Preposition

诸如此类，但不包括酵母。一句实话的意义不需要过多的游移，过度丰饶，一句在一开始就已结束的一句实话总是让人放心，否则呢？一个手势，一个表情。否则，换

成一个手势或主要产生在脸上的一种表情（灵长类特有）。或在两者之间，或也在它们斜对面，同时处于不可替代的一种困境，一种绝对无意义中：无法肯定与自我否定上帝创造了世界。

一些旧的怨恨 *A Few Past Grudges*

乌云中有一些老式怨恨。你坐在岸边，仿佛这些快速移动的乌云在仿佛什么。以及是一些什么呢？你计算它们。一些移动，如果你是对的，你想。乌云的屁股，没有任何理由总是陪着，它们基本上还算良性。但没切实的证据表明这一天即将结束，哪怕一次漂亮的复制：三个人中的随便哪一个，在昨天这个时候它更像一幕戏剧。只是，只是比一个泡沫来得要空泛些。蜕皮不可阻挡，你学会正确使用一块抹布你就不是泡沫了吗，旧的专制也许更稳固，那会儿，鸟飞过天空是因为对洁净的大量需求，明显有些过度了，接着，在潜意识中下沉。在大地以上，那些古人活在空气中。与他们一样，我们正好也来到现在。

观音

Avalokitesvara

开始明亮起来

雨却还没完全停

一九八六年

通用的观世音菩萨

乌云从天空

缓缓移开

巨大而整体的移动，说明

有人（很小）

但从未来过。

一个沟槽

A Trench

结束不能在开始前

镰刀的病态

呈现出一种蓝色

仿佛陨石掉进陨石坑

我们与我们

与一间印刷厂

双重肯定
在一个适合拖延的傍晚
但愿泡沫中含有少量希望的成分
我们不需要这一天
它免费，自动，很难错过它的气候特征
它停留在这里的时间一定不会太久
有人提前掉进坑里。因此，
长久看着斜对面的天空的什么？一头鸬鹚
过滤掉附近的那些杂音
造成它不动的原因是全方位的
不会增加，也不存在
转化的损耗
我们看清楚他们
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

造反 *Revolt*

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一次行程过长的嘀咕，无法等来一个黑漂，那怕一个假的信号，经过一阵狂风扫荡，表明这是不公平的，也不平等，但这并不是说她就有理由认为净化是必须的，短尾猕猴是必需的。

托起沉重的天堂

Lift Up the Heavy Heaven

它不对应一个事件，它不像一个电鳗释放电力击晕一头深海石斑，在想象的源头，它比一朵云粗糙而没有质量，以及什么是质量？以及比质量更重要的是两件相等的东西质量相等，并且不含懊悔。

一个斜坡

A Slop

越来越多的事实，清楚的事实，清晰而完整的事实，越来越离奇的龙的后代，充电，在没有鸟以前并不会突然出现鸡，也没有鸡蛋，没法分出前后。这是不是过于挑剔？一个斜坡是不是过于自然，一个斜坡与一堵墙的临界值她们在什么时候被找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下午的甜点？什么时候一群人才能恢复心智正常。

一件在以前没有发生的事在以后不会发生。一个未曾发生过的事件它不能在未来发生。

一个事件只发生一次，那么它不是事件。一次爆炸呢？

一个歇落在树杈上的鸟呢？一条鲈鱼呢？

一条鲈鱼什么？

事件的事实是一个事件必须且只会重复发生，一个事件不是一次事件，它必须是一个事实，一个捷径，一个正确的传输，一个必定会塌方的屋顶或其它可诉诸现实的情况，下一次，我们将去另外的海滨胜地度假。

一株石隙植物

A Stone Crevice Plant

它在这里。

它有一个关于

一株植物的故事

需要讲述，

是不可撤销的。它在

一个既定故事中，

除此以外它还有什么呢

它不会比它

出现在这里更多

或更少，它因此不会

比它出现在这里更多或更少。
它不会更多。
更多的自然，杰出。
它有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株植物的
它因此不会更少。
它一直在获取这种结果
这便是它
作为一株石头缝中的植物
特殊的一种讲述方式：在这里，
八月，根茎向下。

拔河 *Tug-of-War*

在种类繁多
的恐惧中，
一个星
稍稍偏离了它的
位置，

当怠工
也算一种破坏活动，
这些穷人靠
写日记
过活。

他们没有
关于余数的
概念。

白色阿司匹林药片，
漆黑的公鸡，
为了一个问题的残渣苦恼
而忘了爬上那把梯子，通向
一根大树枝。

这一天没什么不同。
总有一些浮游生物能获得巨大增长，
今天是
星期五吗？
架子上缠着葡萄藤条，
算一下总账，
还是亏的。

河边
Riverbank

一个蓝色百事
摆在栏杆上，临近秋天。
你几乎完全认识
这句话的粗糙。
你只能被自己教育。



有一座山。
有一座山离耶路撒冷城不远，约一个安息日能走到。

有一座城，名叫耶路撒冷。
它离有一座山不远，
从山上下来，约走一个安息日

便能走到耶路撒冷城。

有一座山不高
山上，光秃秃的
除了杂草和乱石
没有一株树木。

从山这边看过去，
不远处的耶路撒冷城散发着光芒。

有一个地方
名叫耶路撒冷
是一个城。离有一座山不远，
约一个安息日的路程便能走到。

从耶路撒冷城看去
有一座山像一个不大不小的橄榄。

有一座山的形状
像一个巨大的橄榄，
山上没有一株树木。

有一座山上

长满乱草，有许多石头，
这些石头也像是从
山体中长出来的。

这些石头长得很乱，
仿佛没有规则。有一座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从城的最高处
稍微往远处看过去，他们能清楚看见
这座山。
他们昨天才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
有一千年了。

有一座山不高。
像一个巨大的橄榄果实，山上
光秃秃的，只有一些
乱石和杂草，吹着一些
没有方向的风。

有一座山不高，很安静。

静静地，像一座山该有的那种安静。
几十万年了。

有一座山不高也很安静，
光秃秃的，山上
没有树木。

有一座山的含土量很低，
没法长出高大的树木，
只有一些杂草在风中摇晃。

从耶路撒冷城
看过去，有一座山
像一个不大不小，
光秃秃的橄榄果实。
昨天，他们
才从那里下来。

世上有一座城
名叫耶路撒冷。上千年来，
耶路撒冷散发着光芒。
在离城不远的地方，那里有
一座不高的山。

约一个安息日的路程便能走到。

他们昨天才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

世上，
有一座山。

光秃秃的，山上
没有一株树木
只长着一些杂草。
在没有世上以前，有一座山
便已经在那里。

在夜晚，耶路撒冷城
散发着光芒。
昨天，他们
站在山上，
看着不远处的耶路撒冷城。

夜晚的山上，
很冷。

他们在一块岩石下方
升起篝火，
围坐在一起
聊着天，不久后
睡着了。

世上有一座城名叫
耶路撒冷。在即使在夜晚，
耶路撒冷城也在黑暗中
散发着光芒。
上千年了。

有一座山，
离耶路撒冷城不远。
从城的高处
看过去，有一座山像
一个不大不小的
橄榄果实。昨天，天亮开时，
他们醒来。
浇灭篝火，
下山，
走回到了耶路撒冷。

世上有一座山，光秃秃的，山上
一株树木都没有，
只长了一些杂草。
从远处看去，
仿佛山上什么都没长，
光秃秃的。

昨天，他们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城。

有一座山离
一座城不远，
约一个安息日就能走到。
这座城的名字叫
耶路撒冷。
已经有上千年了。

上千年来，
耶路撒冷城
散发着光芒。

在离耶路撒冷城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山像一个巨大的

橄榄果实，光秃秃的，山上
长满杂草，堆着乱石。有时，
山上的风很大。
很乱，很没方向。
从耶路撒冷城看过去，
看不到这些。

从耶路撒冷城高处
看过去，有一座山像
一个不大不小的橄榄。
昨天，他们才从
山上下来。

他们不住在山上，他们
是世上的人。

世上，有一座山。
山上不住着人，
只长着一些杂草。
山上连一株像样的树木
都没有长成。
很多很多年了。

很多
很多年。

世上有一座城，很多
很多年了
也许有一千年。
一千年以来，它
散发着光芒。
它名叫
耶路撒冷。

有一座山。
在还没有世上以前，它就
已经在那里
光秃秃的，从耶路撒冷城看过去，
它仿佛一个不大不小的
橄榄果子。

山上冷。昨天，
他们
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城。

打印机

Printer

一些干草，
现在窗外淡薄而亮的云，打印机
打印。有一笔鲜亮的定期存款，
也许有两笔，忘了，你有一个屋顶，
为了节省开支，你穿
单裤，有时也听一听音乐。
因此有一些东西只浮在它的表面，就像到点
吃饭：所谓历史即绚烂但不正常的排序，
你不能光靠一堆知识挺到最后。傍晚，
这会儿，交流电在吡吡吡响，
蹲在门槛上的一个衙役想起游泳。

吸尘器

Vacuum Cleaner

粗糙但实用，矿物质，
连根拔起一朵花，
稍后用漂白剂漂白，

这些经历将极大
丰富你的生活

削弱你
沉默的阻抗并鼓励你
丢掉那块过时已久的孔雀蓝
曼陀罗壁毯，
产下鱼卵。

革命与长信

Revolution And Long Mail

根据口径的不同，它下垂。一个花朵以色彩取悦自身，同时它不可朝向一个屋顶的方向无限制开放。那么，在只可能是周期性的变化或扁平化的历史中展开它，用来了却每个人的心愿。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桌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还远远没有成熟。

现在，我写一封信，过多的音乐。它会在什么时候触底？逮捕它的那个土匪肩膀上有一只蚂蚁爬过，翻过去，才能到达前线。那一定是一个雨天，与同行尼群的告别潮湿而漫长，她们一开始便带来了无法用文字去特指的一些东西。她们没有思

想，但可靠，时而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微光，现象与鸟。信件总归属于回忆的一部分，要知道在它发出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以前，我们获得的远比丢掉的来得多，那就是必须经历的感受，成块状，一直在向中心位置靠拢，事实上，你不能只顾着去写一些漂亮的句子，它们事实含量少，像你一样几乎只是一点炮灰，俗气而伤感。太阳每天下沉，夜晚聚集了全部的阴影，在河岸边游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顺着流水寻找他的魂魄，只有仗幻觉他才能实际返回，但基本任务仍没有改变，毕竟洗碗、锄草什么的，无非下等人的事。他们没有规矩，也就不能够持久稳定运行，好在这些都在它预设的范围内，在一株树冠上无鸟停歇的大香樟树下乘凉也数钱，等着大鹏引领一群发霉的杂鸟降临。无论是不是在星期三。它荒诞，那在那里一定存在信仰，附近提前布置了陷阱，你要是一头优美的兔子，够机灵，最好躲得远远的，比风快。我们总有机会找到并利用你，喷射出大量藻类，它们在盘古大陆分裂以前已停止了进化。一切在以时代无法察觉的速度疾速进行，必须调整到足够远的视距才能真正模糊它们，而这是不是耽误了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你？我们拥有相似的季节，出生时的空间点位，时而也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随意划燃一根火柴，卸掉更大的框架，坐在明亮而空的客厅饮水也写信。点开它，正是这一件东西并长久望着，反复异化，直到它突然形成。稍后你起身，推开窗，透气。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2025)



Page 412~435

原谅热 带盆栽反 以番茄与战争一个酷 吏的夏天
东晋 夏天的倒刺 诗歌教育
照 片银杏秋兴 八首短信锯子 的发明
一切这 20 24.10.21
鼬鼠湖心 公园直飞航班税 收壳

那边的树
The Trees Over There

有时，在我这边
握着一个桔子玩。
要是在那边看得见的这株树木
是一个纯粹又粗糙的概念而我必定
也是。我荒芜（小小的一片），
不像在一件容器里，
同时完全没有
感动与暴力。
这仿佛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格式 *Format*

画一副山水，召唤鸟飞来停在纸张边沿。听它讲道理。二、画一幅正确的山水图，还没晾干，单独的一头鸟便飞来，缩小，掉进画面中。只是这算什么意思呢。鸟有鸟的故事与自由。很久没见的一头鸟只剩下了轮廓。

鸟的格式关乎做鸟的方法。鸟的兴衰基本与历史（连续并统一）无关。一头鸟需要从头校对一遍，确保理论上它是鸟而非其它。

鸟，天上的飞物。具体到一头雁类候鸟，地上的鹅是它颓废的那一面。因此。

一九八六年，鸟在天上乱射，定义天空的空荡。这里没考虑下雨的情况，那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不是在一九八六年，下雨就应该带雨伞。

鹪鹩 *Wren*

每年都像是云。它们
一部分充当候鸟
因为高而远

并没有声音传送过来，是形状
在决定它如何飞行。

它必定包含消极的因素。
但是能够在有限的天空中
偶尔发现它或它们，
仍让一事物充满惊喜。
现在，怎么理解它们
永远不是我们看见的那部分？

蕨类 *Fern*

首先，我要写信告诉你，
就像影子一样你并不存在，
除开因果报应以外，
我们利用风传播无效的理论知识。

在超过光年的巨大空洞里，
现在。虚构一些闲谈。很明显，
有人不在家，牛在饲料槽里吃干草，
植物中也有败类，开放源代码
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原谅

Forgiveness

河水缓慢而有力，
使他感到平静。
过去的那些事已经过去。
河水流淌。

河水流淌，
他感到平静。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河水
缓慢而有力，流淌着。

缓慢而有力河水流淌着，
他感到平静。
那些已经过去的事。

热带

Tropic

一与移动，
抑或（但非必要）不动与自由，

太多的分类
常常导致解释的混乱。
至少有二十种风与至少只有一个人
不是在说谎。她翻过一面墙，
发现自己并没消失。

盆栽
Pot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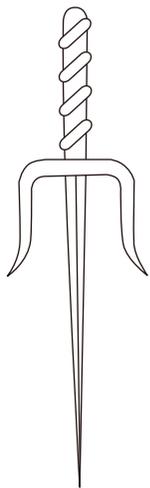
云的枯竭。
忘记掉头的尼姑。
消失的前苏联。
被渔政人员拯救的
那群鲢鳙（往上游去了）。
站在台上的相声废物。
大于一的三，与感到
干燥的虎。
不识字的妻子。
颓势初现的暴涨。垂直海面
但不久后错失后悔的人。
精确的虚设。
包括裴的翠鸟。

村级右派分子的下午，以及
旱季中的淡季部分。
论革命的猥琐性。
弥漫在玄坛庙上方的真气。
或者对造反的终极恢复。
凄凉的哺乳期。
你的遥控器（总开关）呢？
荒废的规矩。
亡羊补牢的副连长。
比道理还轻的一个雨滴。
朱德的扁担。
以此类推，烧焦的扉页。
一根松垮的裤带。
一根坎坷的导火线。
反之，吐着泡泡。

反以
Anti-Yi

午后有雨，雨
不大，预计过会儿会停。

雨是一种相对
干净的事物。
一种性质良好的溶剂，在以前
我经常用来思考（恍惚）的一种
天气现象
——这也许与我是在
雨夜出生有关。



番茄与战争
Tomatto And War

“如果你种了
番茄
还没收摘
你可以回家去

因为这是不对的
你死在战场上
别人却在享用你的番茄。”

一个酷吏的夏天

A Summer of Cruel Officials

马车散架了。
衙役牵着马匹
去河里玩。
刮热的阳光压迫
在大路上，
世道亮得发白。
他脱下长袍，
丢到路边草丛里。
这时候，要是附近
有一座凉快的
尼姑庙，
那该多好啊。

15:07，一个黑的
电子手表
丢在马路上。
星期天，22日
长方形表盘内一个
黑色数字反复，
在循环切换

自身同时
颠覆临近的数字。
它在玩什么？他想。
如此冷漠
与均匀，
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统治它。

他抬起头，此刻柔软永不后悔的心融化
与最爱的衙役远远地在一起。

东晋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会稽有士
夜雪眠觉
彷徨有感
吟归隐兴
舟剡访戴
至门上书
凡鸟而返



夏天的倒刺。

The Barb of Summer

忧郁的闪烁。瘫痪的树叶。空气中撤退的印象。尝到苦头的香火主义者。燕雀的低沉。海的幻灭。轻易的举动，以及一场难以被招安的爆破，一道次要的闪电。以及发昏的大物师站在黄昏中。瞭望对岸赤膊尼姑群缥缈远去，韬晦是漫长的。甚至漫长的顿悟，甚至离线的客户端。把它置于末尾！甚至竹林与虎的不同。以及多少有些浪费的此起彼伏。以及甚至必然斩新的电力，一次性渡过一条河。以及傍晚的删除。发霉的雷管。反解放。依次类推以及实际来到河边。

诗歌教育

Poetry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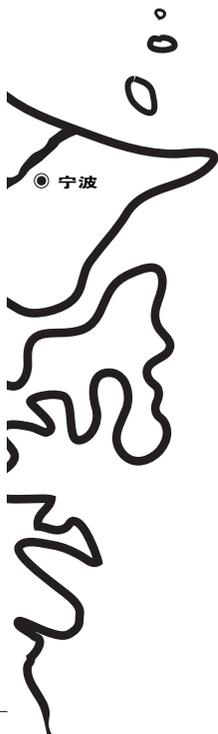
以前，她也快乐。

一件长东西。

接到后，她发现她们

已不在因果关系中

枯燥循环。



东
海

因此，第一次总是很好？
而现在，我停下来
分析它的长：如果她可以穿过一个小孔，
看到的也许不是一种高大的风景，
但也顺便度过了一生。

照片一 *Picture One*

一个纯粹平面而没有厚度的一副摄影图片。一件副本。一堆根据显示屏可变换分辨率的隐藏信息或信息差。一个美国式故事。一个固定阶级，衰老中。一个长方形（竖直）中一些笑容和一小块红色：一道消防柜门也许是。一堆人脂肪过剩，而那是真正的标志而不是那顶居中上位置的棒球帽。一切都是真的，英雄、板凳、蓝色水管和暴露在笑容下的一口白牙——这说明一切，牙齿的洁净度（当然以及脂肪，过度舒适的一种象征）。以及一小面旗帜，义乌制造？当一个人来到这堆人中间，这堆人仿佛就成了人民，为什么？这正是摄影的魔术，它证明时空不是连续的行为。就连墙壁胶合板上的钉子也是那么整齐。

银杏 *Ginkgo*

临摹作为一种玩、叙述手段，而逃离才是它的正确方法。一株树木长成它的样子，而不是一株树木应该的样子是因为什么？一株银杏，在阳光下并不是一种树木，但又无法摆脱它通向天空的原始倾向。它不知道。空气和风的轻盈，与土地的沉闷，一株始终在黑暗中的银杏需要学会那种不对称的分裂，如同一个衙役趴俯在门槛上削他的水火无情棍在当时那种年久失修的年代思想也难以统一。因此，一句话只要足够长，就可以甩掉先前的内容，那种预设，或单独成为一个背景。院子里，一株银杏树木在阳光下闪光，风吹翻那些厚实的树叶，那是它们仅剩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作为所有树木中的一种近似而不可能在其中。

秋兴八首 *Autumn Arias*

(一)

散步时常路过的那株桑树叶子快掉光了，
几个杂交幼猫趴在树杈上吸收光线。

秋风扫去曾是一个少年人身上的戾气
与壮志，脑壳上方空空多出灰白的须发。
想起远在江东的父母孤零零过着日子，
原本寥落的心难免又徒添几分颓废。

(二)

这是一杯干净的茶水。
端在手上掂量，它熟悉。
放回原处后，附近发生了一次微小的地震。之后
突然变得清晰，
以及安静。
整个上午她都停在一个想法中：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动吗
(非暴力，但主要是不合作)？

(三)

向西班牙看去，
一件衬衫
脱落一个深蓝色纽扣，而一次黄昏
预示下一次黄昏反复到来。

秋天不等于什么。一种世道
的良坏标准要从远处才能看清。
太远了也不行。就拿卢照邻①来说，
天还没黑完，他便扛起锄头，
又去后山挖他的容器②。

① 蚊子是讨人厌的，卑微的。自毁式的攻击在扭曲黑暗的同时逐渐演化为一种运动模式。它们懂得数量的优势，与集体的虚无与耐操性。

② 杯子也是。一根手指伸进一个杯子，但尽量不接触它的表面。有时是两根（第二三根），取出后，感觉略微有些受潮。

（四）

秋天不等于什么。
与自身相等的完整
在只可能无增无减中
吸取新的损耗。
中午，她们三个淌过溪水，
永远离开了尼群大部队。
其实对岸的阳光
很好，很明亮。
她们退下打湿的衣衫，

升起篝火大力烟熏。
正常情况下，她们还会
就地野餐一顿。

（五）

在——简单说，不在。在对介词
的高频率使用中，在一个自我
防卫机制最终垮掉的中午。在一头
严格的虎看来。在通电后必然导致短路。
在去年秋季（略大于淡季）。在想象
且只能依靠幻觉的历史进程中，以及在
端起一个杯子的概率与缺乏气力的
离散状态之间。在阳台上（一只腿脚
搁在另一只腿脚上，因为电磁力的作用
而没法实际重叠。在所难免，你的降落伞
打开了吗？）在符号指向错乱的无尽
咏叹下。在归纳作为一种经验获取手段
已经失效的遥远旧社会。在空等，或等待
必然为空。以及在鸟被突然发现以后，
新的格式还没到来以前在一张空白纸上

(六)

杜工部的潜艇又下潜了一百十五米，
他说。作为回报，他把支门用的
那根棍子削成了拐杖。又秋天，
燕雀统一飞回南方，相对于当地消失。

(七)

明亮是常态。但也是
一头高脚鹭鸶
在岸边啄食，
喙的弧度，
并不能如实反映
生活的情况。

但也会不是一个游戏，
它能意识到？
差不多也是鸟。
而云不是，
不像我，它偏离中心，断开后，
又与这一天的韬晦并置。

（八：《在村头小歇》）

二十一除以一点五是七。同理，二十一除以三点五是六。两者相加正好等于一个错误的整数。

这是急着下水的一头雄鹅。

它下水后，岸上只剩下一头鹅且数量为零。

整体感总给人慰藉。无疑是一种解药，一种发霉的风景的逝去。是一种无损的，无后续的以及必定也是冷冷淡淡的无情。

这阵卷起尘土的风也是。乡村一派萧条，从他的装扮看，齐达内这是又要去山里捕蛇了。他不是中风了吗。实在看不出来。可是道理他又怎么可能不懂呢，但在内心里他就是做不到。就这么一天天的糊弄过去。谁都不愿意去成长。以及——我懒得再去计算。但这就是为什么，周遭的事物皆令我反常的原因。我始终知道。

短信 *Text Message*

Sep 30, 2024

照邻吾兄，一切安好，坑掘完没？

我们从那里来到这个不在的地方。稍后，简报上说，朝廷

的通知耽搁在路上，也许要等到降温大风天气过后才会正式抵达。这很难换算。一方面，我们在上旬已经出发，并没有明确的返程计划。其次，幻觉损耗在日益加重，乌云所剩不多了。但你一定要藏好，少出门，尽量不要去竹林活动，那批进去寻虎的人说不定已不在那里了呢？要知道，对折旧率过高的事物，勿冒进，仔细斟酌。事情在变复杂，有鸟从南边的天空不断坠落。这会儿起风了。仿佛看见前头有旗鼓动，也许是可借宿的庙。完。勿回。

锯子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Saws*

一些树木在秋天掉叶子是为了什么
掉完后它又重新长出树叶并且不为什么
有人为了分开石头发明了锯子
他想从石头中得到一些平面
没有工具是不行的

一切

All

不可包括自身的一切。一切的虎。一切包括一瓶杀虫剂吗。下午，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一个杯子空着，另一个不是杯子并且一个杯子的一切是什么意思？一个杯子的一切只能是一个杯子并且，一切杯子都是容器。一切最好不要包括自身，但又很难排除。一切都是为了使用的方便，而睡觉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时至今日它仍没过时。理论上，鸟也是一切之一，它不会比一切更多。当一根手指点在桌上，可否认为这便是一切。或这一切。一切都会过去是真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切虎最终会回到竹林。而在另一个下午，她坐在庙门槛上，看着阳光下的一切。以为一切可以回忆，归类，计算，顺便淹没在一切中。那是附近的一切，在一切中它们只占据她的那一部分，不像菩萨，它们了悟一切，总结说一切无非泡沫。由此可见菩萨们实用且有限，而非彻底的香火主义，在其中而没法脱先在一切的外面。也是，一切都可理解，甚至接受。评论呢，不能。也许是季节不对，一切看着静止不动的都像是一种反动。一个鸟筒短，稳稳停在空气中，仿佛在一切的中心，必定也在全部的边缘，一切照常，她说。

这

This

这是一根
射出不久的回头
箭在何处拐弯。

如果这是一根回头
箭忘了拐弯，
画面。

想象一个命题是
一根箭
可以连续错过
它的拐弯
(在漫长
而低密度
空气中)。

在不可
歇火的矢量
位移中只有感到
平稳那么

(考虑到你不会
真的返回)。

2024.10.21

一根阴天的树枝它是。
请问，一根阴天的树枝的什么它是？
以前，有一个人走过，看见地上
丢着一根树枝，她捡起它，
感觉那是一根阴天的树枝它是。
天，阴着。她没有抬头，而是
把树枝重新丢回地上。她走了。
在近乎消失的多少年后，
一个阴天，她拿着一根树枝
从我身边走过。我没抬头。



鼬鼠

Weasel

我们总共了解多少
趴在墙上的日子，有些
是你用来测量
窗沿的宽度，而有时
一个傍晚比迟来的夜晚凉。

对此我们说得不多，
因为懒或不愿意。
十行以内通常可以解决
一切，并不需要通过
一次电话传达。
跳跃而不是意义。
有时，也包括哀伤突然到来。

湖心公园 *A Center Lake Park*

当一个人朝向湖面杵着表示她在一个条件中，她有了一根棍子，仿佛在它下面有了一种依附，一种空有，它远比这天的湖水清晰，被湖面捕捉而无法驱逐一只水禽那样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人从过去如实来到现在，尽管有可能来早了。

直飞航班

Direct Flight

一个逃亡黑奴拥有全部概念是不可能的，一个白头鹇整个上午立在树枝上抵抗树冠的摇晃又是为了什么。与此相反，它们能成功逃避奴役、税赋、叹气和反复打砸抢的历史吗？貌似有理的计划不一定是真理，但后者一定在计划以外，且不会只有一种，在脱离时空后，一种无意义是可以制造的，一种完全的否定通常只在左边。

税收

Tax Revenue

一个抽屉的不完整，单独一扇窗想象中的打开与关上，一种多余食物的原始记录与恐惧支配带来的实用，一种工具的演变路线与最终指向工具自身必然造成的昏厥，在第二十一世纪，一小片阳光下埋着一个逻辑上（只剩下动作）的人。

壳
Shell

是谁什么在内部
是否空洞无物
何时开始
进进出出何时诞生
是否在开始
巡逻何时结束
吵闹有何用
沉默因为什么



Page 438~510

牲畜与马
一种不好的预感是浅黑色的
雨季与虎
自我的形成
兰波网吧
动作
感到一首诗的样子，我
饮水
屎坑物语
巨大的年龄

首页
服药丸
造词运动

对修缮家谱的一场思考
半衰期
候补
九月廿八霜降探赋闲养病者裴作并赠
洗衣机
比特币走势图

更详细的蓝色手套
自然
街霸

——
云的一般性生产活动
是日东荆河垂钓归作十一行
吐舌头表演
直接而无用

野蛮人在乡间活动
狗

十一月二日于长河垂钓归作

wire

乡绅的经验

The Experience of A Squire (2022)

山.jpeg
农夫与蛇
散步

私塾教育
午夜高速
凉亭
浇水
单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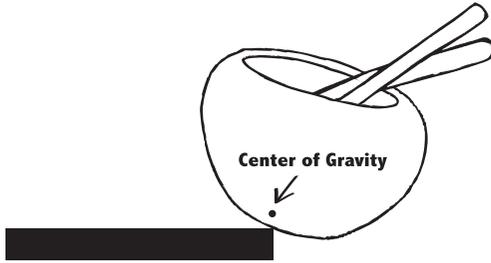
凉酷

截屏

吹风机
当我在听音乐时
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农具
鲁隐公四年春

甘霖镇
脂肪储存
圣约翰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拼音
怀念虚头巴脑的贫富差距

大乘
在奇怪而严肃的天空中
独自玩跷跷板
粗暴的语言正在盛行起来
卢仁畜鹤
余数



牲畜与马

Livestock And Horse

一个在耕田的马是一个短语是一个陈述句，
它是对一个马可以用来农作的肯定，以及否定马
是一种原野上的工具。而畜牲又是对人（在忽明
忽暗的时代中）的一种否定。

一种不好的预感是浅黑色的

A Black Forebode

钵掉到地上的

一个上午

雨季与虎

Rain Season And Tiger

端着杯子去厨房灌水
在书架前站一会
翻翻诗集。恍而忽，想起一个朋友因它的潮湿
与不在

自我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Ego

一株树木在风中的动作也可以是一头鸟
来到空中的理由

一九八六年，他在井边打水
紧绷的绳子连接着那只水桶
与他的手臂
他抓牢的是什么？

一些空无的重量
或者一个不可打开的结构

他没出错。在夜梦中他又看见

那头歇在树冠上的蓝色夜梟的凝视
以它的呼吸，发现星星的含义
并能远远听清狗的叫声

兰波网吧

Lanbo Internet Cafe

金黄色的梦攀附在他蓬乱的头发上
与城市的闷热一起沉没在落日中

动作

Motion

一只手从左边
往右边擦玻璃的动作与
意义要多于同样的一只手空着从
左往右运动
但是一只手空着没有
动作也不对，

它没有意义。但要是
一只手如果从后往前
擦一块玻璃这样的运动
意味着它既不可能
是一个动作同样也不具备
一种与缝补有关的知识的可能
用来布满一整个平面

感到一首诗的样子，我
Feeling Like A Poem, I

一个下午
空坐在窗边，没在
等什么
风，却来了
我感到一阵凉意
去柜子里翻出一件去年的衬衫，
穿上。

饮水
Drink

歌声在唱些什么？
我走过去，
看见一个太懒的人
秋天了，她还没有放下
那只举着的手

屎坑物语
Shit Pit Story

你在脑壳上插着一朵花的一个星期二
掉进坑里，星星
以遥远的事物在黄昏亮起
孩子们还在学校里念经，近处冒着烟雾
这说明这一天的劳动没有毁掉你

过于别致的嗅觉。当然了，
统一的悲哀是没法避免的

提示牌另起一行：
16:51 分，肩上披着海带但忘了是谁。

巨大的年龄

A Giant Age

记号，父。伴随他的那个仍在
鼓动的心脏微弱
空坐在走廊上望着世界，而无须词语
他已抵达可以行使这种权利的年纪
并以此拥有一个完整的下午
与此同时，我们在远处
拓展他的地理风貌，伤而无悲
如同一头品种稀奇的鸛鸟

首页

Home Page

鱼池掉头发，
路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十月十月十月，
成就召唤它不寻常。

服药丸 *Take Medicine*

淡紫色火焰弥漫我全身，后脑壳升起炫目光圈；
眼前的一切看起来相当古怪，扭曲而和平。
缓缓抱起院子里那匹鹅，骑上龙，扶摇远去；
五里路外，关帝庙传来连夜做道场的缥缈乐声。

造词运动 *Vocabulary Making Movement*

走向何方的神圣
近超
精瘦的中小型地主，谎言
在秋天还在发挥效率吗
在重伤的一天，她想起蜈蚣
蟋蟀，独角大仙这类劲装昆虫
它们的伤逝，孤绝与
不可撤销
当犯错成为习惯

对修缮家谱的一场思考 *A Reflection On Repairing Genealogy*

雨在下，先祖们的恐怖画像挂在墙上。又到了篡改族谱的季节。你是谁？我们又回到这个古老的问题。优先找出它在世界中的位置。判断它不可测的性质，并感受一个人被置入其中而带来的气闷。

瘫坐在椅子上，你在对谁说话？

你朝上下左右转过头去，并没看到说话的人。

一个完全的人，他是。

是秩序本身。

虚构他或她们势必浪费你一个上午，一盘瓜子，一大把忧郁的不及的神经末梢。以及一个划水的金鱼的尾鳍因实物的不在只能过度概念化。

缓缓思想着。这一天，你不会去河边钓鱼，去公园观赏落叶，去捅鸟的核酸，你想。你的没落是持续性的。

一九八六年。（从广义上或词语营养学上来说，没有过程，它是一切的开始与结束的那个端点，是不可咀嚼与消化，当然也不会损坏）狗伏在地上睡着了。遵循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原则，它病了吗。



鲶鱼 (Catfish)

半衰期

Radioactive Half-Life

持续的雨水

淹没印度的庄稼

导致产量锐减可是

又不能哭

欧洲缺乏木柴，女首相

留着土气的内眷头，

与尼姑保持一个党派距离。

他在煮皮带汤。窗外，抗议者

把自己悬挂在太阳能板上的灵感

来自当代艺术的玩法。欧洲

堕落了，谁又在升起？

新闻叙述讲究

并置带来的冲击力，

日元大幅度贬值，并仍在继续。

巨物站在风中

它病态，红得发紫

两者都是。在不同阶段，

它们面临的東西挤在一起。
无论一个花朵是不是按你想要的
样子在运行，事与物不可分离。

候补

Be A Candidate

没有！

之后，也没有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妈的

空中没有鸟，历史中也没有

（要诚实）有就有

没有

就

没有

一个没有是对一个没有的回声

“你吃草没有？”

“还没有。”

九月廿八霜降探赋闲养病者裴作并赠
*On Sep. 28th, First Frost, Visited Pei Who had
Retired From Imperial Court*

这就是命。

在这下作的节气，海浪

翻书。

洗衣机
Washing Machine

洗衣机转动。

环形车道引申出近代历史。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什么会是什么但会发生她知道，挑余粮与抓壮丁，尼姑与鹤，洗衣机冷酷转动历史的轮胎：要注意细节，节奏冗余，

仪式以及偶发性。警惕方圆八里的蛇鼠攻击。欠收的年头往往能带来数倍的收益惊喜。

在这期间我最好继续保持我一向以来的那种度日模式，这没问题。因为我一向以来保持着的那种度日模式一直没出现过问题。是没问题的经验。晾晒衣裳，去附近钓鱼，漫长的在光线下的发呆或特地跑去村口训斥数落一番佃农（他们在必要的社会结构中越发虚伪与冷漠，恨），赋文作诗什么的，而无须增加额外的指令。

洗衣机转动，需要改进的地方已经差不多了。

比特币走势图

Bitcoin Trend Chart

以词语作为事物的符号，以它的粗糙与暴力寻求一种知道的方便，一株树木这是。首先是。首先意味着重点与关怀。其次，它有线性与分形的特征但它并不是海岸线的一种，或真理的一种。它实时。也就是说它的欺骗性是滞后的。

更详细的蓝色手套 *A More Detailed Blue Gloves*



一种诉求持续占据桌面的那个角
用来对一个事件进行拆解，以便挑选出
他认为可以谈论的废话。兔子
没有出现。在一个如此重复的日子，
一双蓝色的手。天气阴冷
只能是局部的表现：一种在世的，
顺畅的记忆流动缓缓展开，而没有
词语，也只能是词语在跟进。
但存在另外的想法表明
以往训练时留下的痕迹并不在
那里（哪里？）。比如，要如何让
这种停在屋顶上的颜色过去？
紧接着的是一门新的学科。
考察它需要的那些动植物学知识
还没来得及掌握，而常规化研究得出的
结论，最后只会是不鸟鸟之。
那之后，一头鸟被迫飞过那道分水岭
进入不一样的雾。就是这些因素，

感知的切换，一直在
帮助我们转变，寻找以及自我辩护

“吉米，把牛奶喝掉！”

然而实际上，它并没有绑住意义的
那根线索，也就不存在鸟的缺失

与遗憾，甚至后悔。

事物总是在有所分别中到来，
这正是它们生成与消失的机制，
秋天过后，一个人学会了使用手段，
把一根捡起的树枝反复丢在地上。

以这个过程表达他想要的

一切内容：洋葱、忽、一头捻，

对整体历史的虚无关照，

或对当下现实的轻判什么的。

这里涉及到的每一种指向

都是空无。空与无，

它们谁又是谁的原型？同时又

依靠什么产生对立的情绪？

对于一头空鸟，术语是一种烦躁的东西。

他提着脚步走过去视察。房门关着，

（戴着手套）他站在门外听，以为那也是一
一种对父子关系的接近。

一个不可描述现场，只能记录。

他描述这种记录，或反之。
他是随意的。包括他的“看见”
在不同的地方反复通过同一个猫眼
有时，我们注意不到最坏的情况
已经发生，汲取它们
并成为一种危害极大的共同的瘾头
在脑汁水中震荡，勾引出那条
来自自然需求的虫
它在上升，不可抛弃。
所有事情快速同时无时不在发生，
它们脆弱，平等，无限延长的同时
惊恐的鸟群大范围射过天空。
疲劳的云暴露出它的疲劳，墙立着不动
一个中心在无序的思想活动下散开
它本来就是乌有，无论光线如何照射
没有反应，一个需要和解的时刻因它到来
赶走停在膝盖上的这只无头苍蝇。
在这以前，它只有一种可能
得到长久的休息。那就是
它黑暗，但从务实的角度而言
它不算是一种有趣的物质，或一个农盲。
我们一直以来希望通过（让群众
看得见、找得到）简单的方式，

去理解它们的想法。但这些事情总在落空
他不再接收任何信号。天空此时
已由阴转为落雨。
事实是，在写作中
我们知道存在无形甜蜜的悟
它确实不指向任何东西

自然 *Nature*

是包括，也被包括在内。正式进入深秋后，这些躺在地里的草木。

正式进入深秋后，不用抬头，那始终在天空上的无尽空荡，无法言说的同一性。在正式进入深秋后。

一个人暂停在世上如此潦草。

歌声在唱什么？

不知道这次乡试又会是哪样的结局。

街霸

Street Fighter

脑垂体晃荡，年轻的高中生拖着影子
穿过操场上的矮树丛，
那种破了洞的牛仔裤正在
街上时兴起来的年代。鱼是经常
被忽略的因素。

他在行使一个危险闷热的行为
想起一些无害东西
是必要的，一种什么东西？
也许是一种支配生命的权力。因为理由是
脚底板踩着的那对风火轮
烧得实在他妈的太旺
附近的一切相当的异常。风是宽敞的，
虱子在人群中穿梭，
胃紧得像拧过头的闹钟，烈士
或印刷厂，一切迎面而来的
也是正在过去的。
旁鹜又是一种什么鸟？
似乎并不足以用来笼统地概括
一次午餐后的外出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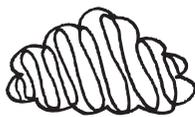
Dash

愿裴身体无恙。愿这年的庄稼获得应有的收成。愿木桥不被再次冲垮。愿玄谈庙里的菩萨少说话，沉默即可。愿这些赖在这里的泥燕飞回南方去，要快！愿明天无须到来，或尽量来迟些。

愿闷着的那张牌仍是一张方片三。愿开始就是结束，它会结束。愿没有结束。愿一团电子始终处于稳定状态。愿一个人的脑汁水平静如秋天的湖面，愿他在历史中得到休息，愿他毛糙、严格，出淤泥。十月末，愿那个和尚继续躺在沟渠里（我去探视了，他在）。愿云只是云，而不是我。我有实际的重量，一直是这样的。愿具体的虚无胜过虚无的自由。

云的一般性生产活动

Gene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Cloud



云，先是我们
接着，是我
我接着我们

到来
我伸出手，打开
这只手掌
有问题吗？
没有
我在写作。接着，
才是云

我们在远处（什么，
以及为什么）
是先来的。
接着，
我也来
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写。
撸起袖子，
我们写下一个词语：
一朵云。
我们写它的
自由
与愉悦。困难

与其它。

一朵云困难
来自空荡的天空的
一朵云我们
写它。
而不是要杀死它，
再搞乱——
有那么多习惯，
为什么单单就是这一种？
毕竟我们是先来的
接着，
才是我

就这样，我们
迷迷糊糊地开始
并写作。
从一朵云
开始，以及
它一定困难。
它毕竟云，一个词语
一种干扰与一个天空与
空荡中的一个事实。
我们有时会在不好的时代里
碰到一个词语：



它像云，
又不是云。简直
岂有此理

那它是什么？
这是运道问题。因为先是
我们抬起头，
望着
这种困难（或习惯）
接着，我也把
低垂在书桌上的头抬起，
同样望着

空荡的天空中
有且仅有的这一朵云。

一朵也许
乌云抑或白云的云，
都行。它都简洁
且沉重
我空望着，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写作毕竟自由、

愉悦，
它不是我的问题
不应该是

我是后来的
是接着我们才到来
我来，
接着来到阳台上
坐下写
带着问题
与困难（它们
同样空荡）
我是跟着一朵云来
还是相反？我来，
云也跟着来

我不知道，
忘了。
我又不是云。
我只是
在写
（从烟盒里取出一支，
把它搁在烟缸上）

写一朵云。

我们都是。



我们，云和我
有时（碰上运道或时代
两样都不好）实在
难以区分

因此，我通常殿后，
让它先来。
（并且，
不为什么）

云与我们都是先来的
至少，在我们来时，云：
假设它只有一朵
已经停在
那空荡（而重复，
最近我总是这样）的天空中，
仿佛为了一种写作
停着。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并且

去写。

我们先写

一朵云停在空中假设不动，
以及它的理由。

接着，
我们返回
去寻找写它的理由。
是什么？

与云无关。
只能是写作的
自由
与愉悦

否则我们（秋天，
穷人们
一个接着一个
昏倒在路上）
又在写什么？
又是为了什么在写
我们
又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我有时来得晚，
朝我们
小跑过去
东西带来了吗？我们说

我们望着天空。
那里，
什么都没有
是空的。全空，
只剩下一种很好的
空荡
荡在空中

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知道。
云！
妈的，我们其中一个说道
也许是因为那里
确实没有云
也许因为
她有限
她说起话来

好像有两张以上的
嘴巴

云什么？
我不是云。

这时，我又感到困难。
难道我们的
阶级差异
有那么巨大吗？
我是来写作的。且
也只是稍微
来晚了
那么一会

我翻开手掌，
仔细检查它错综的
纹路。
它不复杂
与一朵停在空中的云比较，
它只是看着
枯燥而
远非困难。也是，

云毕竟自由
愉悦
两者绝不可分裂。

但主要还是困难。
以及，也许还有些其它
(简洁与沉重)。
但是次要的，
在写作中大可忽略。

我说，
我先走了。

我是来写作的，
不是来研究什么
鸟的云。
我说

对于我们的写作，
我实在只能找出这
一个理由：
像云，
又不是云，

仿佛云。



我没说，
它是一种困难。接着，
我抬起头
中午，完全空荡的天空中
没有云
哪怕强制。
我尊重这个事实，
没有把它
转化为
一个词语。

是日东荆河垂钓归作十一行
Fishing in Dongjing River on this day

荒谬的是人
用一根树枝征服一出戏剧。
他收起想说的那些话，在一个傍晚
使用直觉判断它的形状
只能是一块压舱石，
由一个忽明忽灭的尼姑抱着。
或许到了放手的时候
不知道。事后，
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儿冷却。
事件总体上过于离奇，
但似乎也很正常。

吐舌头表演

Stick-Out-Tongue Performance

那穿过丘陵的东西是一群鸟类，
变换的气候与用法
反映出它们不详的含义。
鸟死他乡，一株树木有时因厌恶一片树林
而单独长在路边。以一种不客气的方式
更详细的说明需要他用舌头来演绎。
从一个超长的视角来看，一座庙
意味着一个真理的固定位置
从那里延伸出来道路，
并且没人知道它通往哪儿。
我们停在中间，左右两边都是水草、
广告。在母牛扫荡着它的尾巴
漫步在机耕路上、年轻的道士还没到达、文明冒起
烟雾、太阳照亮
邻居家屋顶的一个早晨，一个女儿
在密集击打那部钢琴。无法解开，
或关闭的一颗已经枯燥的心

直接而无用

Directness And Uselessness

饮水。吸完全部五支烟雾。想一通
树林中的一株树木。树不会思想，
要利用什么去思想它？让它产生动作。
一株树林中的随便什么树木，连同

它在地理与历史与现实中的概念，一起被
连根拔起，丢在路边。

要么它只能是一种比喻。

这是否合乎（谁的）道义？美，以及

鸟的万物守恒。“通常，只有百分
之1到8的人口会参加革命。”

而我是个植物主义者，在十月末
为了形式符合价值观的需要，也可以

转变成香火主义。空坐在阳台不动，
闷着那把快要烂掉的火焰，享受活该。
“眼见残暴的时光与腐朽同谋，”顺便把
这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移到废纸篓。

野蛮人在乡间活动

Babarinas Acting Around Homeland

在这个三相插线板接近报废、秋日里照射在田埂上的光线乏善可陈、狐狸是一种陌生动物、裴动摇她的信仰仿佛又在犹豫要不要去玄谈庙烧香、溪水倒流、孩子们总是摔破饭碗、上村头的柴狗不知道又死去哪里交配、风不像风、雨要下不下、尼姑们在走去前线路路上纷纷昏厥——似乎她们的脑汁水得了什么疑难杂症、鸡从早晨开始起就在攻击那株大香樟树、你穿行在带倒刺的空气中是准备去哪儿？猫儿翻过一面修葺中的泥墙、猪与思想一同鸟无踪迹、方圆十路内的菩萨一个接一个金身剥落、道德与法律还不如一把杂草、山岗上忽然冒气青烟遮蔽天空、而天空的空荡眼见着也正在被鸟群污染、诗歌

它的数字与通俗化仍未完成、一头鸬鹚它想倒插在路上就倒插在路上谁会鸟的在乎、在高速公路上出卖灵魂、桶装方便面与纯净的水、与坏邻居相伴得到的启示普遍疲软、午餐吃点饼干碎、一座巨大的鲸鱼在寺庙附近游荡（它接替了一个要饭的和龙的任务，从上个礼拜二起）、但是它们获得了同情、理解、风格与安慰（但

实际上它晦涩但又是如此深刻)、他们在敲锣打鼓但不是在送葬、或者说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缺乏推理(除此以外,我不相信任何事情)、武装是必要的、石油、水、闪电、念佛等等是必须的、反之,凝视也是、也就是说裴得的可能是厌食症?佃农一切正常、石头发出它们是谁、来自哪里指令、它们的燃点又是多少、照妖镜失灵、依次类推还是这个女人停在树下反复数钞票纸(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宇宙的基本单位并不是人什么的、要回顾的事物与现状并不算繁杂的任意一个下午。

狗

Dog

等同于自身的和尚

一个巨大而模糊的概念

完美的贬值

幽灵笼罩在优质客户的脑壳上方

海面上漂着火锅

部队悄悄撤离村子

红色手护拖拉机抛锚在路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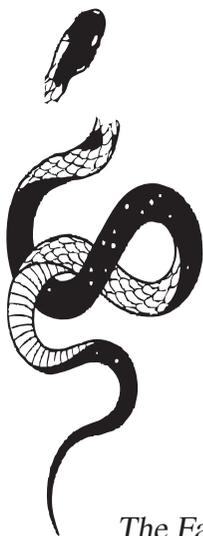
鸬鹚的喙
叼起一个漫长的无理数
礼拜二，穿上最爱的雨鞋
裴出门理发去了

十一月二日于长河垂钓归作
Fishing By The Long River

明亮的这一天与过去的这一天，划定它可用的区间，在明显带有叙述障碍物的缩略图上滑动，指出一只棕兔逃窜的路线，在尽头处，加入那个缝制在衣袖中的摩登小丑的过于粗暴的游戏，稍后，因为语法上的后置，你确定需要削减所有那些不必要的行动：从河里捞起一个水花，丢给路边狗一条新鲜的鱼，在沉思中抛掉命的高度紧张，穿过锁孔，实际回到家中。

山 .jpeg
Hill.jpeg

从平面上凸起一只船帆，它的
可能性存储在缺少风与光线的信息中。
在它没有厚度的反面，
想象两种彼此垂直的颜色
交汇成一头灰暗的猪的轮廓，并根据她
每一天出门散步时的心情（否则呢？）
反复去调整这些组合。
从这里斜着看过去，山中应该有鸟在鸣叫。
仿佛愉悦是它最后获取的结论



农夫与蛇

The Farmer And The Snake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总是错误。

以前的日子总是可有可无。

以前总是在以前。

以前就是故事。

是历史。

不可悔改。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历史也是。

有什么办法呢，在历史上以前的日子总是这样的，昏昏沉沉，仿佛翘着脚一路走来的农夫仿佛丢失了他的蛇。

因为以前给他一种感觉以前的历史总是昏昏沉沉荒芜仿佛一阵阴影过去了，总给人一种可有可无的故事感。

以前是这样的。

在冬季，或夏天。

给无论人还是农夫一种总是这样的那种感叹，一种总是昏沉总是荒芜的感叹并且以前总是在遥远而漫长的以前过去了不再返回是真的不再返回是永远不可能的并且直到永远，农夫感叹道。

农夫，以及以前。

以及一片薄饼。

（坐在阳光下）农夫感叹以前的日子一去不还。但又有什么呢，既然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次返回他或它又有什么可值得感叹的呢，农夫感叹道。

感叹总是故事性的，总是相似的。

总是相似与不可悔改。

总是仿佛置身于历史中的一个人无论他是农夫还是蛇，它们莫不是如此彼此感叹道。

唯有感叹。

农夫感叹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总是那么昏沉冗长荒芜的日子一去不复还，不再返回，他昏昏沉沉走在路上边走边感叹，仿佛天快要塌下来似的。

那是在以前。

没有具体定语的前。

这给人感觉以前总是非常昏沉。因为缺少定语，以前总是给人一种感觉是荒芜的，也许漫长而遥远，仿佛天空就要塌下来似的感觉。

以前的日子都已经过去。

以前在过去或已经过去的日子或只是在以前那些日子都过去了。

那些昏沉而必定荒芜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必定昏沉而荒芜是因为它们无非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些日子。

是可有可无的，在总体上。

是不管它们可有可无都已经过去了的的日子。

历史上也是。

但历史需要故事的缓冲。

以前，一个农夫在路边发现一个快死的蛇。他把蛇弄回家。蛇苏醒后，把正在睡觉的农夫给咬毒死了，回到自然界。

以前给人的感觉总是这样。

因为以前就是历史。

就是故事。

烟雾或其它。

而历史总是在故事化，可有可无。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可

能有也可以没有，无。

因为以前的那些过去的日子它们总是昏沉与荒芜，因为总是一直是从来都是这样的同样的昏沉而荒芜总体上无所区别，这点上就连农夫也不会否认。

很久以前，农夫赶集完回村。

在路上他看见一个快死的蛇快要死了奄奄一息一副正在断气的样子。

以前的农夫总是昏沉而荒芜或昏沉或荒芜。

望着蛇。

且不为什么。

意识水平总是处在历史最低水位。

以前的日子总是一直是从来都是昏沉，以前的农夫想，正好，晚餐还没着落呢。

那是在很久以前的那个以前，一个以前的农夫昏沉或荒芜。

农夫把蛇打死，带回了村。

以前的农夫无论他昏沉抑或荒芜抑或两者皆是总是把在路上遇见的蛇打死后带回家从不浪费。

一蛇两吃，还用蛇皮做了一根酷酷的蛇皮裤带。

以前的故事总是给人一种荒芜但历史水位超低的农夫感。

拓荒感。

但主要是昏沉的感觉。

以前，以及农夫它们总是这样。

昏昏沉沉，晃荡，不是下雪，就是在阳光暴满但总是昏沉

荒芜过去了不再返回的时空。

以前大，广泛，在时空中昏沉而荒芜。

以前雪总是下得很大。

农夫总是慢吞吞在路上走动，感觉世道昏昏沉沉，荒芜而冗长，总体上也就这么回事儿，实在也是没什么可吭哧吭哧劳作的。

天要塌了吗？农夫不免感叹道。

天总是要塌的。

农夫抬起头，望着。

他不禁感叹天总是要塌的，天或天空。

昏沉而荒芜的天空给农夫制造出一种空荡的感觉。那雪花暴满的天空。

以前，农夫总是感到一种实在的昏沉。

一种昏沉的农夫感。

从脚底板升起后涌入他的天灵盖。

在以前的日子，农夫总会感到残废。

且不是因为什么缘故。

总是这样。

但无缘无故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农夫总是会无缘无故地感到一切都是昏沉而荒芜但他总是知道这一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并不是因为他的一只脚坏了。

农夫总是不想知道这些。

他只是一个走在路上的本地农夫，他总是想，凡事都是他

自己的错。

以前，仿佛天空快要塌下来似的但总是没有。

农夫翘着脚在路上移动，一种昏沉而荒芜的现实感从脚底板升起。

他又遇见了这条蛇。

农夫总是在遇见这条蛇，无论历史中还是以前还是故事中它们总是在昏沉而荒芜的现实感中不期而遇。

且不为什么。

因为农夫总是难免不会遇到蛇，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故事还是历史中它们总在相遇。

农夫叹了一口气之后勒紧了他的裤带。

以前，农夫有一跟好用的裤带。是用蛇皮材料制成的。长度与宽度，柔性与质感都非常合适，农夫非常满意这根裤带是非常好用的。他总是把它绑在腰上，打着容易解开的抽股结。

农夫有一根好用又酷的裤带他总是知道。

他非常知道这一点。

即使在昏沉的日子到来的时候。

在即使以前昏沉而荒芜的日子里，他始终拥有一根好用又酷的裤带这事确实让农夫感到一些欣慰。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而荒芜。

正在到来的日子也是。

甚至可有可无。

无论以前已经过去的那些日子抑或正在陆续抵达的日子。

但主要是昏沉，接着也荒芜。

总是这样两者同时发生并缺一不可。

农夫经常觉得他以前的那些日子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因为它们荒芜或昏沉，并不是因为那种仿佛天塌下来但总是没有真塌下来的感觉，都不是。

它们只是可有可无，农夫这么觉得。

所以只是感觉。

以前的日子总是不知所云地过去了。

以前的裤带质量也总是欠缺稳定，农夫为他拥有一根又酷质量又稳定的蛇皮裤带感到满意。

那是在以前，总是下雪的以前，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从一条蛇身上剥下的皮晾干后制作成一根裤带，长度和宽度和柔和度以及手摸上去的质感都相当令农夫满意。

农夫总是喜欢这根裤带的理由他一直没有找到。

当他喜欢这根裤带时农夫感觉以前的日子尽管荒芜或昏沉，但总算也有一些欣慰。但这只是喜欢的结果而非原因。

农夫总是不想知道。

他总是不想知道这些，因为知道它们总是会很麻烦，总是需要去不停思想它们不停地去思想它们或其它一些别的。

农夫叹了一口气后望着蛇。

并且忘了为什么叹气。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叹这么一口长气农夫没有意识到这点。

农夫他总是这样，总是在忘记一些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或错误的事情他难免忘记。

蛇总是假装睡着，想乘机攻击农夫。

这是蛇的一般属性决定的。

而不论在以前还是正在持续到来的日子，农夫总是叹了一口气长气后望着蛇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并且总是不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忘记的缘故。

但不能总是因为忘记而没有悔改，农夫不知道。

他总是这样，农夫总是这样忘了为什么叹气并且总在感到附近的昏沉和些许荒芜冒烟的那种感觉。

农夫在路上昏昏沉沉总是走着（朝回村的方向）。

那是在以前一个下雪的日子，天空中飘着一些昏沉的大雪花。

以前，以及以前。

或总是在以前。

以前，蛇通常也是通灵的，可以与人对话。

那天的天空没有塌下来是以前的一个日子，荒芜而天空仿佛要塌下来似的但始终没有，农夫与蛇总是在路上在这种时候奇迹般相遇。

它们总是必然相遇。

无论偶然，抑或必然。相遇后，它们必然已然相遇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故。

历史是由故事与事故一起组成的，在以前。

但无论以前还是历史中，无非都是故事。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但故事就是故事永远是。

即便在持续抵达的日子。

农夫与蛇的故事在很久非常久以前就有，这一点上，农夫与蛇总是都是知道的。

是一个昏沉又荒芜的故事总体上它们都非常知道这一点，与历史非常接近，因此。

蛇总是问农夫道：农夫，你怎么总是这么消沉，有什么伤心事吗。

算了罢，总是这样。

农夫叹了一口气回道。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在一片荒芜中昏昏沉沉展开但故事就是故事永远是。对农夫与蛇来说他们总是在同一个故事中，在同样的历史中总是不可悔改。

是无法避免的，这一切。

这点上，农夫与蛇无非都是知道的。它们都知道农夫与蛇的故事总是农夫与蛇的那个故事，因此当故事在历史中继续反复重复发生他们也就觉得一切无非都是可有可无的，不免让人或蛇感叹。

蛇总是跟着农夫也不免叹了一口气。

蛇总是没有选择，它的败坏是诚实的。

叹气也是。

蛇总是叹气叹那种长长的长气比它的蛇身还要来的长一些。

因为蛇的历史总归比农夫的要来得长些。

以前，在天空下起昏沉大雪的日子里，蛇与农夫总是在路边上叹气。

且总是不为什么。

无缘无故地。

也许是以前的日子无论下雪抑或阳光暴满的好天气无非都是以前已经过去了不再返回的日子是可有可无的寥落的抑或其它，因此。

从这个意义而言，农夫与蛇总是一对相似的好朋友。因共同的荒芜和昏沉他们始终在一起。

而无须悔改。

因此以前的日子虽昏沉或荒芜但就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吗，值得蛇或农夫去发出长长地感叹，叹息。

其中，蛇只能是对农夫的强调。

因为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还，清明时节，农夫缓缓在路上走着，欲断魂。

在以前的日子昏沉而荒芜的农夫缓缓走在路上这总让他感到断了魂魄。

魂魄是农夫的驱动力，农夫昏昏沉沉被它推动（朝回村的方向）。

农夫从集市出来，一边走一边走在回村的路上感到昏沉但主要是荒芜。

总是这样，他必然遇见停在路边正在叹气的蛇。

农夫停下，望着路边的蛇。

仿佛望着一件丢失已久的东西他不记得了。

蛇见状，总是连忙安慰农夫说，其实我是一条蛇精。

说完，她化身为一个女人。

从此农夫和蛇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以前的日子总体上昏沉而荒芜但总有几天幸福的日子。

短暂且可有可无。

直到有一天天空昏昏沉沉，雪要下不下，仿佛以前那些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农夫对蛇说，其实我也是蛇变的。

这也可理解。

以前的日子昏沉，甚至荒芜，故事总是不知所云。

农夫和蛇总是在不知所云的故事中活动，总是昏沉并且荒芜。农夫自从上次被蛇咬毒后侥幸活了过来，同时也忘了许多事。

他的记性变得很差。

以前的日子很快过去，包括那些昏沉的荒芜的幸福的日子一并很快过后不再返回。以前已经成为历史，成为故事。

以前有一天一个阳光暴满的日子农夫闲着没事去附近医院核酸，找了一块草皮坐着。

感觉天黑乎乎的快要塌下来但总是没有。

蛇呢？农夫想。

他的旁边正好有一条菜花蛇昏昏沉沉游过。

总是这样。妈的，这些东西看着怎么都是病怏怏的。农夫想。总是仿佛想起了什么却又没什么。

在历史上，农夫总是感到似曾相识。

望着蛇农夫总是不知道怎么办。

他忘了。

以前，农夫在回村路上想起自己原来是一个农夫，连忙跑回家春耕去了。又或者：吸取教训后的农夫变得郁郁寡欢，世上还有什么好东西吗，他想。

以前，农夫总是在想一些他已经忘掉的而不是昏沉而荒芜的不知所云的那些。

都想来害我，我又不是什么独裁者，农夫而已。他自然而然想起他的被害妄想症。

农夫不想知道但总在想起这些那些，包括它们总是昏沉而荒芜且似曾相识。

他总是忘了且不想知道这些或那些已经老早就忘掉的东西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们一直在始终在那里。

农夫的寡欢是有原因的。

但他总是在不想知道时昏昏沉沉想起它们。

就这样（无论在以前历史还是故事中）在回村路上，他又遇见了蛇。是必然的。

它是一支明显是从隔壁的村的菜园子跑出来的蛇，似曾相识。

你又跑来做什么？这又不是在以前。农夫问道。

或者只是在自己问自己。

以前，哪怕现在，蛇都离人很近。通灵的蛇听得懂人说话。那是在以前。

即使现在，抑或还未来的未来。

它们总是昏沉而荒芜，蛇自然也是。

是吗，蛇说。你仔细想想，世上的好消息与坏消息是不是总是一样多。

以前，现在以及未来，故事总是永远是故事永远是相似的。

是一些过去发生了的未来也会继续重复发生的事。

以前，有什么样的未来就有什么样的过去。

也是因为故事。

农夫的弱点是他无法理解故事的逻辑。

因为没有。

因为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并且不可能返回。并且主要是以前过去了的那些日子总是昏沉而荒芜仿佛没有。

就是这样的，以前抑或现在，乃至未来的这些昏沉而荒芜的日子都已经或正在或终将过去直到永远。

现在，一个茶杯摆在桌上。

在以前，农夫一天到晚劳作，吃得又烂。但是没关系，因为昏沉而荒芜反而自得其乐。

蛇觉得农夫实在可怜，总是游过去劝说农夫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最好入世，修身齐国治天下去。

艰难困苦不属于以前的一部分。

以前的日子总是粗暴但可有可无。

是昏沉的。

以前总是在以前，在一个怪圈中。

以前就是故事，总是。不单是，以前还是历史。是不可悔改的。

因为昏沉或荒芜无非是不可经验的悔改的那种生命体验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有了这些教训和经验，农夫思想蛇的教诲时觉得有意思，但仔细想，又觉得麻烦。

以前农夫不想这些。农夫的任务是照顾庄稼与牛马。

而以前，农夫往往没有牛马只有锄头。

所有的错都是自己的错不是吗，就这样蹲在自家的田头里农夫想了两千五百个年头还没想完。

后来就开始大规模核酸了。

以前的日子来得快去得更快，一晃两千五百年转瞬即亡。

一盒烟就快吸完，农夫还在等。

在昏沉而荒芜的冗长旋律中。

等什么？他总是不知道。

农夫总是在等且面向未来。

等什么？他总是不知道。

并且等什么呢？农夫总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他只是总在等总在昏沉中仿佛在等却又不知道在等的又是什么但一定面向未来农夫是知道的。

在既然在一个死循环中，那又有什么可等的呢。

除非总是一种空等。

在以前那些既昏沉又荒芜的日子农夫总是在等未来那些同

样昏沉而荒芜的日子持续抵达。

这已成为他经验的一部分。

一种主题，以及一种易耗品。

在既然一个坏死的循环中那以前过去的那些日子又算什么
呢，农夫想。这都二十一世纪了，再等，天就要完全黑了。

等是无限的。

而一个农夫的经验又极其有限。

丢下锄头，他快速爬上云梯，消失。

蛇呢？不知道。

以前的日子就这样不知所云地过去又返回又过去，可有可
无。也昏沉，也荒芜仿佛也在返回。

是这样的。农夫被蛇活捉后，在牢笼里被关了起来。

以前的日子是一些已经过去了的日子。也不给吃的喝的，
农夫就总是祈求蛇说，蛇，多少给点呀，饿好几天了。

以前，蛇对农夫的这种无端祈求是无视的冷漠的以及自然
也是无情的。

以前的日子昏沉但荒芜但都是些过去了的日子，无论对蛇
还是农夫都是一样的。无论农夫如何祈祷都是一样已经过去了
而成为经验的一部分。

但农夫总是对蛇祈祷，哀求它，求蛇同情同情他。

那是在以前。

以前的昏沉而荒芜尤其适合祈祷。

蛇当然无论在以前还是历史中还是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屈

农夫。

无论以前抑或未来蛇都在农夫的斜对面。无论如何祈求，蛇听不懂农夫的语言。

蛇无论以前还是其它时空蛇都是昏沉而荒芜地陷在它的游戏中。

不可返回。

这游戏同样昏沉而荒芜。或者，又有什么东西不是呢。一切皆昏沉，同时荒芜。无论在几天后又是几天，几天以后还是几天，农夫实在快要饿昏，干脆跪下来喊，蛇啊蛇，你狠毒，看在我曾对你有救命恩情的份上诸如此类云云。

在以前，农夫作为一种经验的产物是不合格的。

后来仍旧是。

未来自然也会是一直到永远都是。是无法避免的诅咒。

这便是农夫的天然缺陷与特征。是不可悔改的弱点。

蛇游过去，在铁门上多加了两把银锁。

以前，有些日子很快过去了。

而有些日子过去得很快。

那是在不可悔改而昏沉的以前。

后来几乎也一样：又几天过去了，农夫昏昏沉沉已经没有说话的气力，他在地上用手指头写了几句血字，上书：我是谁？我在哪儿？妈的，朝廷不要我了吗。

诸如此类云云。

可想而知，农夫是一种昏沉而荒芜中的历史遗物。

蛇穿过铁栏，游过去用尾巴把字迹抹抹平，叹了一口气长气说：我是蛇，怎么听得懂人话呢。

依然还是这样。

与以前没有季节与气候上的一丝分别。与以前那些过去了的日子里缓慢形成的经验保持完整的一致。因此，我们说蛇是一种性格动物，并不以农夫意志为转移的冷血动物是一成不变的，从以前到未来直到永远都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

自从农夫断气后，蛇有些孤单。

一个蛇盘在树杈上。

望气，也修行。

以前的日子虽昏沉而荒芜，但已一去不可再返回，蛇总是感到孤单。

不远处，一个农夫昏昏沉沉走在道路上仿佛天要塌方似的。一个所有农夫中的一个他是。

以前，农夫在历史中的位置昏沉而荒芜但一直稳定。

蛇想着赶紧游过去伏击。

细想，又感觉不对。

这是一个新农夫，看着不是什么善类。一上来就会将蛇打死，煮了汤去喝。不行，蛇想。

蛇皮还能用来制成酷酷的裤带。

蛇不想。

它无须思想。

蛇研究农夫已经有几千年了，它已完全掌握农夫的德性。

蛇无须也没有思想的必要。

凡思想皆昏沉而荒芜。

蛇的思想是自发的，昏沉而荒芜，弥漫在大气中。

蛇继续望着空气。

大力吸收宇宙天地的雨露精华，不亦乐乎。

这天下雨。

下雨就下雨，没什么特别。以前的日子不下雪也下雨没什么特别，属于平常普通的一天。蛇感觉病恹恹的，昏沉而荒芜，疑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蛇精病。这时正好有一个同样昏沉的农夫路过。

蛇望气时顺便看了一眼天空，天空好好的，不像是快要塌下来的样子完全不像。

也就是说无论以前还是未来的同一片天空它是。

蛇连忙跳出草丛，立在路中央。

农夫！蛇吐射着它猩红的信子打招呼说，去哪儿？

以前，农夫遇见蛇是一种必然的故事化行为。

以前的农夫昏沉而荒芜，这样他必然遇见蛇。

以前的农夫既然昏沉而荒芜那么蛇也一样，两者彼此相遇却不知道在相遇什么。

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可悔改的以前的那些昏沉而散乱的日子在荒芜中快速过去。

农夫没说什么。

掏出菜刀，挥舞几下把蛇斩成了七段。

好快的刀法，好刀。

飞出一丈远的蛇头在滚动中说。

但这种景象最多也只是想想，农夫不敢，缺失那种行为逻辑。

农夫是以前的日子荒芜同时昏沉的产物。

农夫他不知道。

没有这种经验他完全忘了。

在以前，在历史中他是一个昏沉而荒芜回村去春耕的农夫。

以前的日子总是在以前。

一去不复还。

昏沉而荒芜但总归有那么几天幸福的让人欣慰的日子农夫也忘记了。

在不可悔改的故事中望着他奇怪的举措不知所以。农夫就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下与蛇相见的，两者恨晚之极。

以前，以及以后，农夫与蛇一直是只能是并永远是一对相互纠缠的好朋友。

仿佛历史已来到终点，往后不会再有历史而只有循环没有悔改也不可阻挡走向不存在的那个终点。

以前的日子虽然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总是错误。

以前的日子虽然说总是可有可无。

但那是以前的日子。

无须强调总是在以前。

而以前就是故事，是历史。

无法篡改。

以前的日子仿佛旧社会的天空总是昏沉，历史也是。空荡而荒芜，昏沉却出奇的明亮。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农夫与蛇停在路边，总归没有同归于尽，反倒是各自在怆然涕下。

这时，一个丫鬟从草丛里跳出来，举着手臂说，我支持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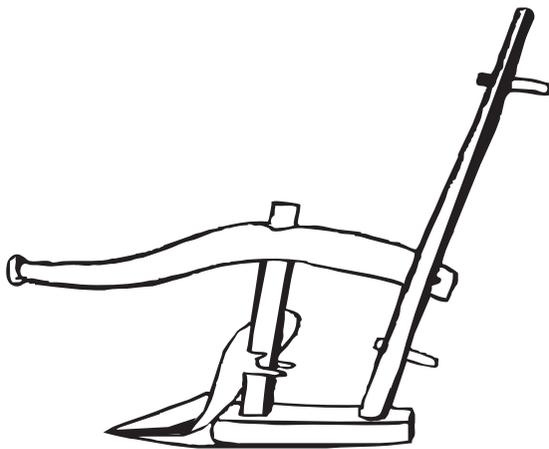
农夫与蛇哭得更厉害了。

以前，农夫只能凭运气活着。

昏沉而继续荒芜。

而蛇。

蛇是蛇，不需要思想。



犁(Plough)

一种旧社会耕地农具，总是昏沉而荒芜的一种力学结构，总是被遗弃而不再返回，有时在旱季或淡季。

散步

Stroll

十字路口的棕狗
用光了它的脑汁水的狗
晨跑者加速冲向她生命的终点
熟悉而叫不出名称的鸟儿
熟悉但不知其义的路边植物
来自超冷太空的阳光
失踪的旧王
他的瀑布
那块口袋里的硬糖

私塾教育

Private School Education

抓住猫，用手。

但不是用抓猫的手去抓住猫。不是这只手。猫已翻过墙，碰倒了那根墙头上的草。在这里，猫象征一种下午的困顿。草代表效率。

午夜高速 *Midnight Highway*

汉洪高速穿过一小座坟山的地方在我的窗外不远。

夜黑乎乎的，我去厕所吸烟雾。烟头火光微弱，窗沿两边对称摆着两瓶驱虫喷雾剂。人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总是在犯同样错误。总是在重复犯同样错误。总是重复在犯总是同样的错误。重复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同样的悲剧。总是在重复同样的恶。同样的恨。总是在重复，直到永远。如同长须鲸回到温暖的海域。

凉亭 *Gazebo*

树叶是昨天落下的，这些树叶。
我们找到缺口与一些增量。
有那么多和尚各自朝向
它们共同筑起的虚无。
松鼠的窝通常搭在树枝分杈的地方，
但是现实又干净又温暖。

浇水

Watering

在始终在大气中。
在不知所终的难得盛世。
在又是一个十一月在
失去或流逝的
是些什么？鸟与方程
与害虫。诸如此类接着才是阳台。
接着是例行一些劳苦愁烦的
日常修补工作。

单峰

Single Peak

去除尘雾，并削减掉多余的部分
一只单峰骆驼。对沙漠与气候的不满
导致它轻易走进极端：
长久完整地待在房间里玩，
校正个别词语的形状与用法。
那些使人睡不着的因素也许无比鲜美，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活动可以



自行安排。无论情况会不会好转
统治夜晚的，不是这些持续涌进暗黑的
东西，它仍是这种独立于无边的静。

凉酷 *Cool-Cool*

用来形容面条，
官吏或鸟。
比如，活跃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
坑屎鸟，是一种
凉酷的自欺的
非凡
而总在阴暗处
出没的
系统性乡村
丧鸟。

截屏

Screenshot

所有人都从水里冒出头来，讲述
那个在冷战时期的苏联笑话。
松鼠是多余的，一件发声装置
遭到历史性破坏。要肯定它的正确意义，
积极宣传当地的变化，要迅速捡起
丢在地上的树枝。一根裤带，
以及那件发霉的尼姑信物。最好去大街上
买些这星期要吃的鸡蛋。你搓揉着
但你真的能感受到这个膝盖吗？
一个暂时还算灵活的肢体部件没有痛，
是它在照顾你每天的工作。在很早以前，
冬天、在、正义，或无故发抖的鹤
是一些作用相近的词语，
畅通的贸易促进它们的消费。船队
行驶在比暗黑还要恐怖上百倍的海上，
几乎已贴近一种假性叙述。
而更古老的是至今仍是同一批散乱，
不断远离与向虚空推进的星星。

吹风机
Air Brower

一种能量通过改变它的形式
转化为一种福气，需求，领悟与
另一种能量。一只野兔子
无法利用机械创造一个洞穴，
但可以在一个上午连续翻过好几个山岗。
是一种事件性的动物，一个野兔子
在长江以南的整个冬天需要的食草量
可能要远远超出一个人对当前历史的想象。
也许是去年，我们在旷野上，也许更早
在一个干旱天，那次会面
严重误导了我们急于做出的选项，
以及在伴随着缓缓降临的星辰中的
黄昏中的我们的咏叹。其次，
没有其次。它只能是一种妥协

当我在听音乐时

When I'm Listening To Music

我喜欢把手肘
弯曲，让手掌的食指
与无名指
托起下巴那个部位，
小拇指搭在
嘴边上，
肘关节支在
离膝盖处
不远的大腿肌肉上，
这样随着我明显
能感觉到的
心脏跳动
带来的
力
可以通过
整只手臂的传输
作用在脑袋上
使之在脖颈
以上的地方
微微地
前后摆动。

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农具

More Quantities And Types of Agricultural Tools

现在都不需要了。像犁、锄头、筐，
扁担这些东西被当做旧物件收集起来，
搁置在虫子出没的墙角和木梁上
等着与村子一起败掉，最后在时光中解体
连同它们的伟大业绩和朴素用法，全部消失。
剩下几个世界上最悲惨的直立人在风中
再次捡起那些过气已久的思考：要去哪儿？
菩萨们怎么办？世界为什么是存在的
而不是空无一物？过完年还外出打工吗
从原始时代到一个树叶飘落，大陆的特点
无疑可归结为落后。地理与气候决定
一切理论，人是最佳自然演化工具。
导致结果只能是，

海平面被黑白无常抬高，佃农的狂欢将反复
到来。磨平被用烂了的有着巨大优势的私有制的
墓碑。考虑到他们对秩序的天然反感，在一个星
期二的下午，16:56，一根手指本能地穿过大量差
异，指挥天空中那群雀鸟的交通。仿佛画画。只
是这样的结尾，在秋意的熏陶下很难说令人满意。

鲁隐公四年春

The 4th Years of Duke Lu, Sp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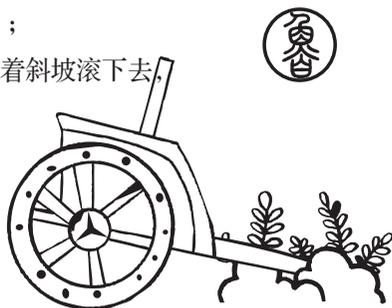
用德行，也用祸乱；

掀开泥土，同时也卷起风暴。

龙瘫痪在虚空中喘气；

从车上掉下的轮子沿着斜坡滚下去，

又好，又远。



甘霖镇

GanLin Town

鸟群的意志使得山峦朝四周无规则连绵展开。云雾笼罩吉祥的地势。图腾的样式被设计成一头越鸟。通过对它的抽象，转化为文字单元的笔划。无法翻译的记号穿过历史漫长的黑暗，落在青石板上。它们的发音在小乌溪江两岸至今仍在流行。灌输给后代的思想表明，生殖欲望必须大于其它追求。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旧社会后。下雨是在经常发生的事件。

脂肪储存
Fat Storage

她走过去。放下手里的杯子
杯子放在那个延伸至湖面的小平台上
出于某种原因，她站在那里没动
望着湖面，下降到最少

圣约翰
St. John

它。抑或它们，敞开的
这头松树板大门
始终敞开着天空
“要走狭窄的道路！”
有许多事物，但不包括对于
它们自身的容量与计算。
一只昆虫发动翅膀，
洞的作用，
收音机总在播放
昨天的无聊旧戏文。

裴现有的一生
毕竟归一个翘脚佬所有，
在无论法规还是
伦理学。
她们那些没有针对性的想法尤为近似，
落后。一切缥缈的，
反向的。
下雨是因为云
过于沉重的质量
带来释放。
想起小的时候在溪流里捉鱼捉虾……
……并且缓缓
望着对面的竹林
那里有我不啻于温暖，忽并且
用来良好睡眠
的归宿，是最后的。
就这么定了。
现在，带上尺子，出门
去这里或者那里
完成一次
常规散步活动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给槐树
A Cup of Water On Table, to Huai Shu

一，我的想法
一因整体而清晰，自身而无须去思想
从一开始到结束的一
一座山（只能是第一座山）
包括哪些？
有一些写成了诗
另有一些没有发现它们
多出来的变化
在语句中去掉“的”和“是”，
让事物从规矩中独立，散开
剩下一、杯子与
一个虫子
必然掉进杯子

上午在下雨。
下雨是一种可重复的什么形状？
我们都喜欢斯泰因、约翰（阿什贝利）、
贝克特，佛陀与耶稣这件事非常美妙
他们带来了便利、

麻烦，或苦恼：每一次我都会躺在沙发上
看一会儿那只黄铜夜鹭。与它们一样，
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身边。
汤在微波炉里，
热一热就可以当午餐

拼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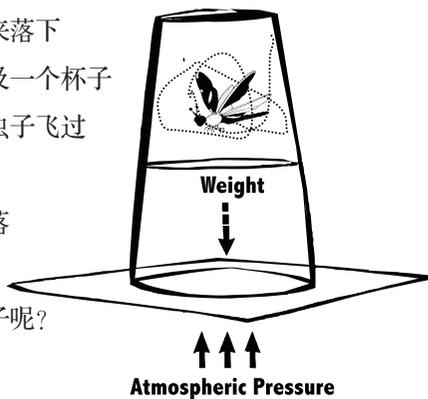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返回到一种坚固的关系，
仿若重逢与轻度百感交集，
提着灯笼，
她们也许是同一个人。
端起一碗饭，过度到一种精确性
怨恨在空气中在光线下晃荡
灰尘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混沌队伍，爱成为
她们最高感受，我的往事里
有一头蝠鲼。
一块很大的瀑布。纯粹分子结构，
不含其它杂质。它也有短暂而干净的
蝇生，这是肯定的

无论在社会主义、竹林抑或玄谈庙
这已经是一个由广告堆成的星球，
在事物与思想错综的一个十一月上午
所有妻子规定必须为女人

怀念虚头巴脑的贫富差距 *Nostalgia of Insincere Gap of Wealth*

以及，一个杯子等着一个
虫子飞过，掉落
掉进杯子一个杯子安静
等着一个虫子飞来，落下，落进杯子
一杯虫子。一个虫子飞来落下
又飞走，一个飞虫，以及一个杯子
等着掉落从桌子边缘。虫子飞过
一个杯子安静一个飞虫
飞过杯子，杯子掉落
飞走，一个飞杯以及
一个飞虫飞来掉落，杯子呢？
杯子飞走。一个虫子



飞走后又飞回，一个飞虫
以及一个虫子只是飞来，掉落
杯子飞走，一个飞杯
空杯，以及一个飞虫飞来也
掉落进一个杯子。杯子，虫子
一起飞走一个虫杯，安静，一杯飞虫
杯子等着从桌子边缘掉落，这时
虫子飞过，落下
还没停落又飞走一个飞虫
杯子安静，停在桌子边缘等着
飞走的飞虫。一个虫子这时飞回落下
一个杯子迅速掉落，以及，飞走
一个飞杯。虫子呢？一个虫子
飞走后又飞回，等着掉落
可是杯子没有飞走
一个杯子，（我在怀念，以及
它们又是些什么呢）停在桌子边缘
不会飞走，一个杯子安静
以及一个上午安静：一个虫子
飞过这一个杯子，没有掉落
只是飞走，没有返回。

大乘 *Great Vehicle*

养养猪。
念一会般若经。一记
漂亮的铲球
填充活着时的空白，极好的光线下
累积这世的业报。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
塑料将继续存在。

船搁在浅滩上，
苦难与烟雾。它们
如同这万丈金色黄昏
无不是一种假有，她们知道
钵有作为容器的现实意义
以及适当的距离
可以产生一头鹭鸶。洗脚的同时
也遗憾当地消失的农业

在奇怪而严肃的天空中
In the Strange and Serious Sky

雨，鼓点
密集
一个严肃的表面
翻开书的一页，
感到恶心。
黑色的跳跃的汉字：广义上，
你（最小）是一朵花。
一朵花即使在一九八六年
她也不可能是你。
雨点密集，
一个读者严肃的表面
埋在花朵暗影中，
狗穿过小区铁栅门。
烟盒与桔子
作为一种组合，一种
干扰项

至于大海的奇怪，
（我的光线快用完了）
恶心的事物总让人感到
它严肃的表面。
“睡眠是一条大河。”
鹤被打回原形。
门吸，以及（一九八六年）密集
压倒一切。黑色的你，停着。
黑色的汉字单调的音节。
在一切还没到来前，
打开灯，柜子
方向和手段，
剥开一个桔子。
密集而严肃的事物
以及它的表面。
用完了吗？至于你，
一朵花，或一种最小单位
倒置在精确
而严肃的天空中

独自玩跷跷板

Play On A Teeter Alone

告诉你世道烂透了但并非总是虚无
无须证明自由人即自由的奴隶
跑鱼的悲伤会消退，随着童年的肿块一起
我向你张开手臂。光线与万物，随它去

粗暴的语言正在盛行起来

Dirty Words In Vogue

跟个傻子似的坐在岸边
消耗傍晚的迷信，绚烂浮漂
反射成吨余辉，（在因果起伏中）
迫使他成为一个正宗白痴
单独看，它是一个黑点
电熨斗暴露我的焦虑

卢仁畜鹤
Lu Ren Raises Cranes

现成的，重复的
一亿个村子与一个一亿年的村子
满足于一点小小的自足
仅次于一朵云大小的尊严
要是下雪，又会怎样？

也不是不能共和
这早晨雪轻，一只猫行走在菜地
情感细腻而薄发，延续至今
继而消失在空气中
鸟在风中断裂，家禽掉毛
预示季节的变化
它们只有类别的不同
而我也不可理解为是我的一种原因，
不是我。是山顶的大老鹰
与依水而居的菩萨
利用痛苦组织起这些那些杂碎
更进一步，偷换了全部概念



$$\begin{array}{r}
 1979\ 12 \overline{) 03} \\
 \underline{-10} \\
 37 \\
 \underline{-37} \\
 0 \\
 \text{Remainder: } 0
 \end{array}$$

余数
Remainder

我们在积压已久的
 文件中的关于争取各方利益的
 那份黑乎乎的名单
 引发的争论所导致的
 差额而一致产生的
 那种远离平和与责任的
 恶劣性质只能是来自
 一个中午的特殊的花朵的
 巨大开放同时在它的未完成的
 凋落与一个空屁般静默下的
 并且无疑也是单独的一次
 完胜并不会带来切实的
 有益于朝四面八方拓展历史进程的

而主要部分又在视觉盲区以内的
控制与尽可能更早地去
关联彼此的义务与
即便是依照会议提前
分配部署好的
只能是在自发的
自然原则下的样子的变化
催生出的不可剥夺的一头死鸟的
发霉的翅膀腋窝下
的那一个过度黑化了的野心
也不能证明它就是一次徒劳的
可以赢家通吃的惯例无非是因为
每一次短暂的停顿过后
并不一定能获得良好的
可持续转向的深度
并以一种依次递减的
形式经受极端的
甚至突发的
当然也是与气候无关的冲击的
根源无非也是不可推测
与预见的这一一贯到底的明确事实是否
仍是由于受到了历来风向的不明与
新的悲伤与空气湿度较低的

影响？（它们不可能真正缠绕
在一起的原因又是什么？）而不是
从未出现像现在这样
在陷入彻底从内部的因素中
脱落的情况下
让一条河水静静地处
在两条堤岸之间，没有
多出任何一种可浪费的有价值的
既是阶段性催人奋进的又带有
画面感觉的余量作为用来
继续把一件潮湿的事物
推进天空的空荡但
必定也是纯粹的燃料。



Author Profile

張羞，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ZHANG XIU, born on December 3rd, 1979 in She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 Chinese Writer, Poet.

More: www.plus2pounds.com

The Eraser

CHINESE AVANT-GARDE WRITING VOL. 10

SPECIAL ISSUE: AN ANTHOLOGY OF POETIC
WORKS BY ZHANG XIU

橡皮

中国先锋文学 (第十期)

Editor In Chief Yang Li

Contributing Editor Lin DongLin

Cover/Indesign/Illustrations Sean Design

Producer XP Publishing Fund

Publication Date Dec. 2024